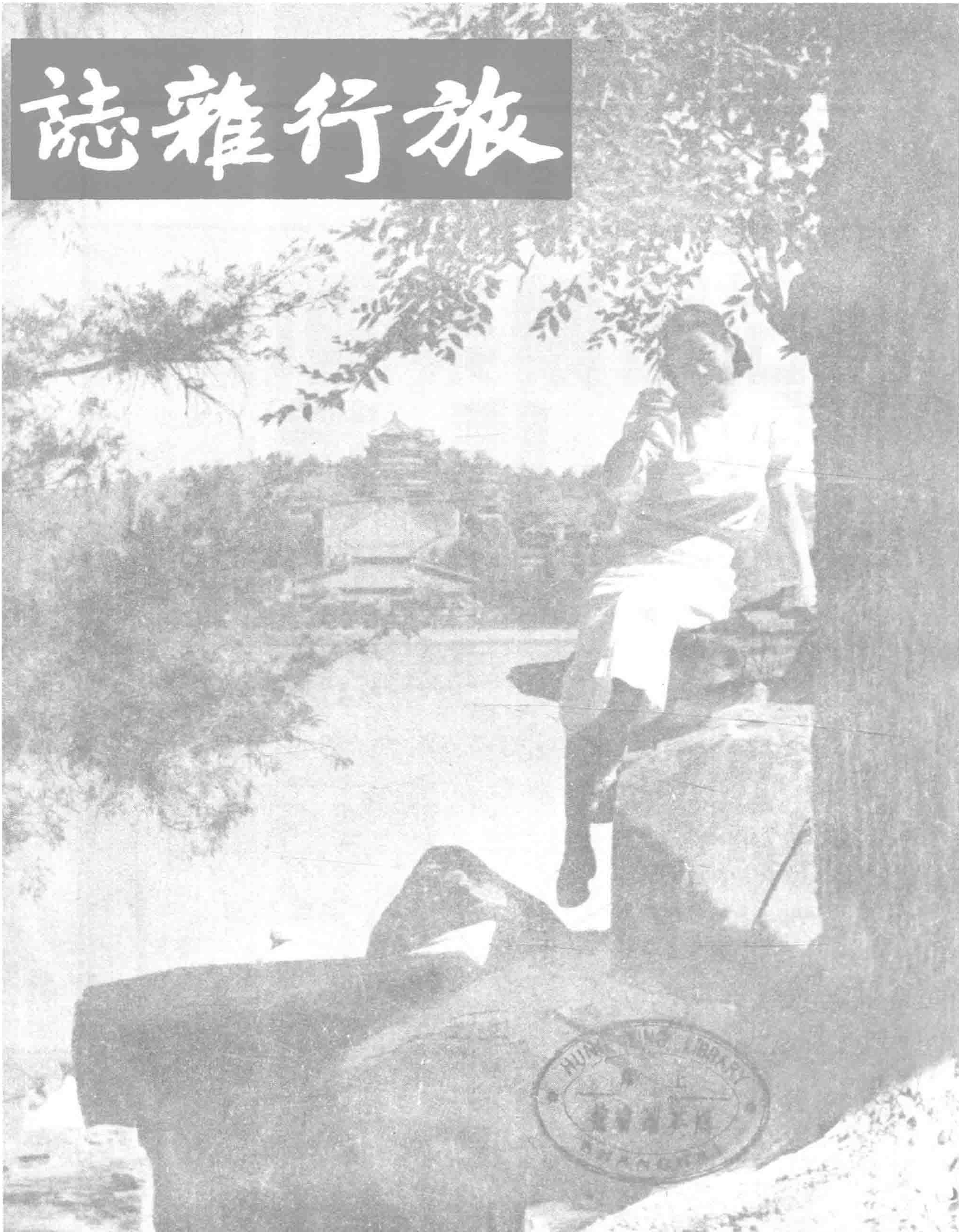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年六月

第十五卷 第六號

CHINA TRAVELER

Vol. 15, No. 6 · June 1941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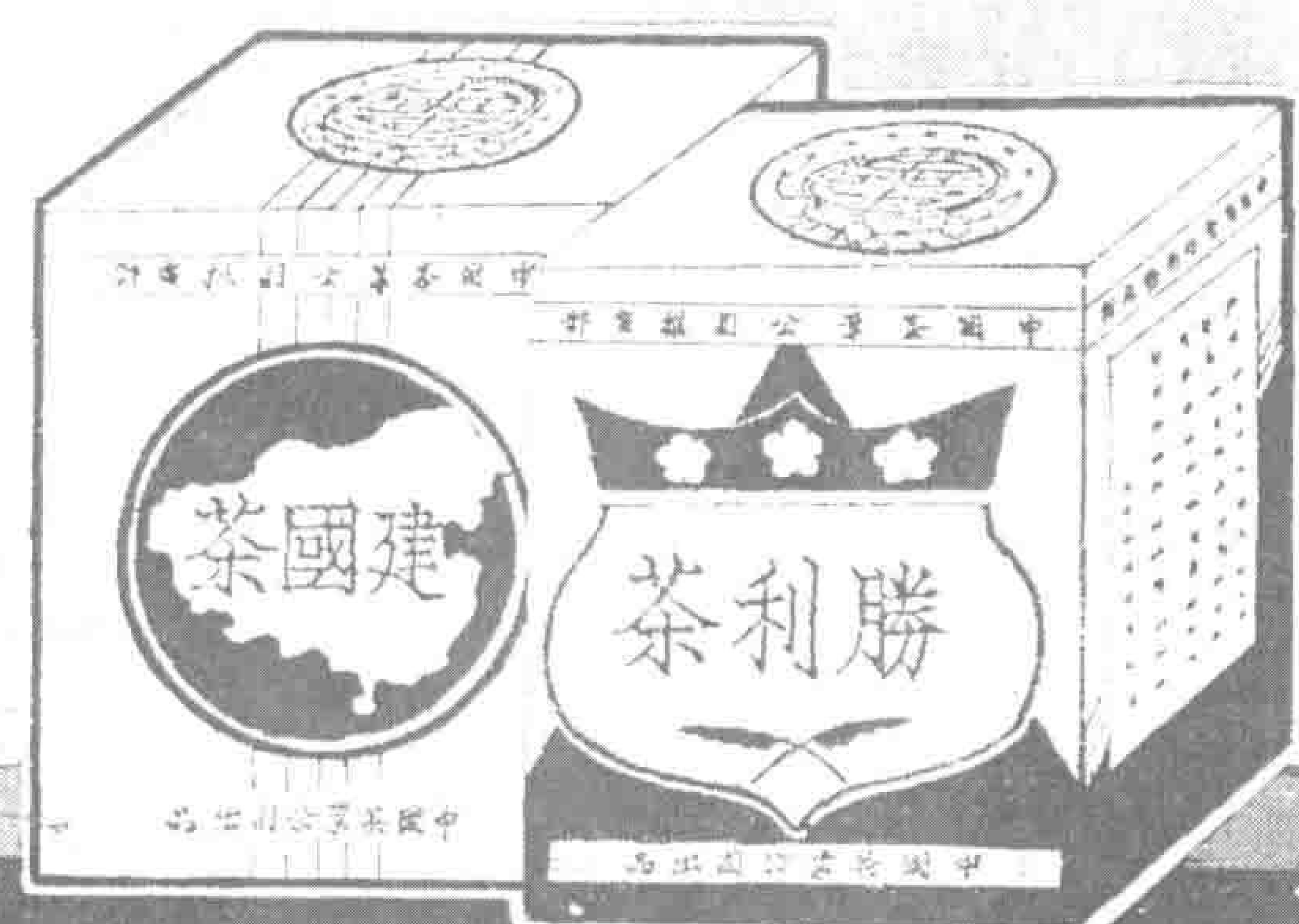
中國茶葉公司
推廣部

勝利紅茶　建國綠茶
復興沱茶　合作花茶

色香味俱佳

營業處

重慶　民權路(都郵街)十三號
西安　西安南院門街一三七號
成都　成都總府街第六十五號
貴陽　貴陽中華南路一四二號



YUJ

CHINA NATIONAL TEA CORPORATION
SALES DIVISION
"VICTORY" BRAND BLACK TEA
"UNION" BRAND GREEN TEA
ALL ARE HIGH QUALITY TEAS, PURE AND DELICIOUS

中央信託局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　三九一　三二三

電報　五　六　六　五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滙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　一　二　七　三

四二一—二五五

THE CHINA EVENING NEWS
(TA WAN PAO)

Publishers: TH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CO.,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CES OF HONGKONG)

大晚報

英商獨立出版公司發行

當日新聞　當晚可讀

言論公正

消息敏捷

編制新穎

紀載翔實

銷數廣大　廣告力宏

館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三樓

電話：一一六六〇號三線轉接各部

四二一—二五六

本期廣告索引 （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廣告戶名	地位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42頁
大東旅社	78頁
大美晚報	74頁
大晚報	2頁
五洲大藥房	72頁
中國旅行社各地招待所	版權頁後
久大精鹽公司	86頁
申報	6頁
百中堂	36頁
汪裕泰茶號	30頁
宏興大藥房	36頁
金門大酒店	73頁
韋廉士醫生藥局	10頁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底封面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102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	103頁
都錦生	103頁
渣華郵船公司	116頁
惠思道人	104頁
華成烟公司	9頁
新亞藥廠	底封裏

重慶

廣告戶名	地位
上海科學儀器館	64頁
中央儲蓄會	37頁
中國茶葉公司	封面裏
四川畜產公司	56頁
四川美豐銀行	31頁
冠生園重慶支店	122頁
華華公司	41頁
重慶旅行指南社	61頁
運通商行	31頁

天津

廣告戶名	地位
仁立公司	9頁

國外

香港

廣告戶名	地位
中央信託局	1頁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	63頁
太古洋行	32頁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63頁
渣甸洋行	32頁
廣東銀行	24頁

星加坡

廣告戶名	地位
和合溢建築工程公司	57頁
胡文釗建築師	38頁

檳榔嶼

廣告戶名	地位
乃裕公司	58頁

美國

廣告戶名	地位
Santa Fe	96頁
Southern Pacific	6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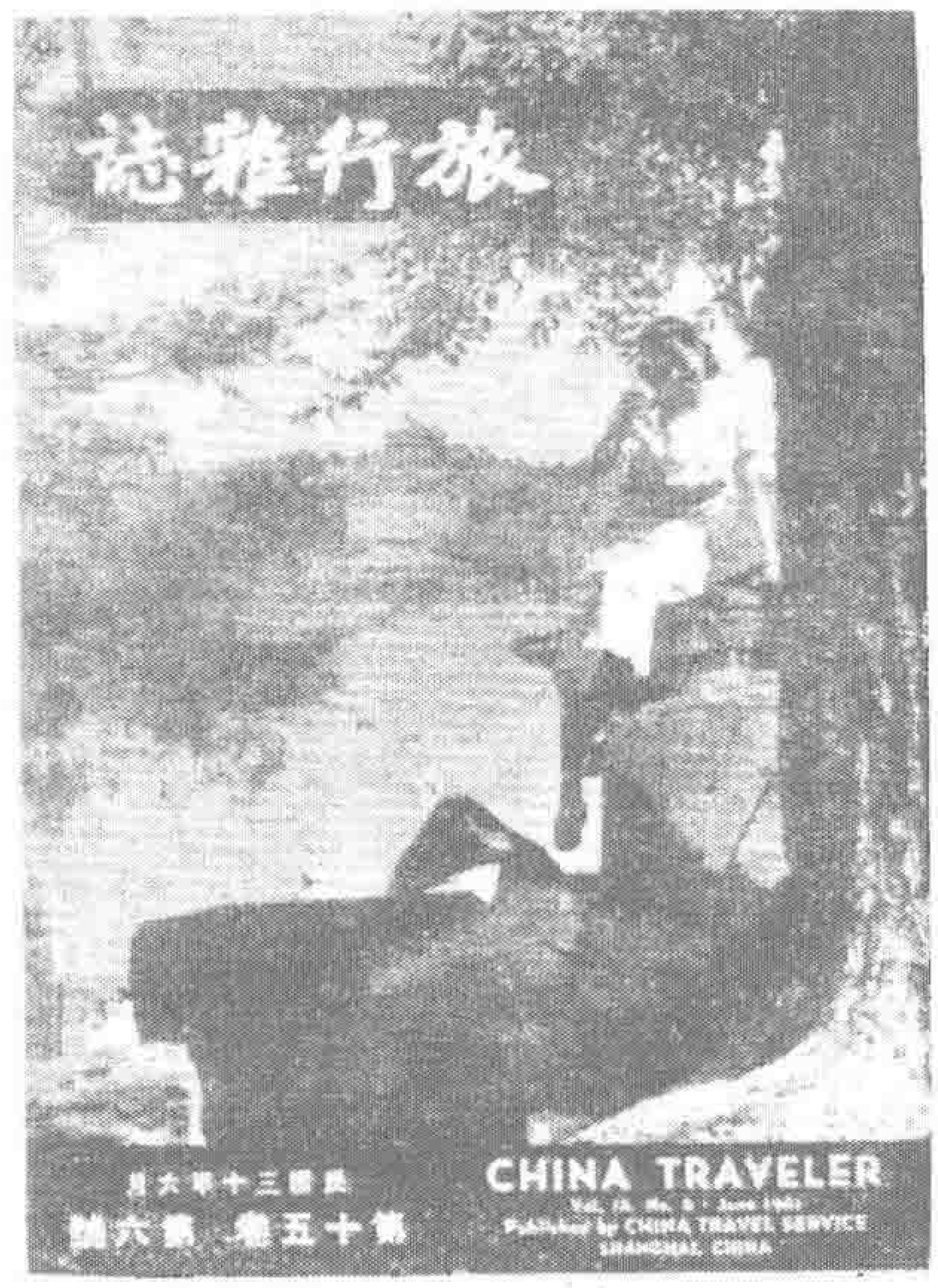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五卷　六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一日出版



本期封面　頤和園中排雲殿前遙望佛香閣

頤和園爲故都著名苑囿之一，在城西北，距西直門約二十餘里，原名好山園，清乾隆十五年，更名清漪園，咸豐庚申燬於火，光緒十四年重建，易今名。全園周長十六里又四八，卽公里八二四，分南北兩部，南昆明湖，北萬壽山，園內建築，設計精巧，構造典麗，洵足以代表東方之藝術美。排雲殿居萬壽山中麓，爲全園最勝處，本期封面係由排雲殿前遙望佛香閣，斯爲全園最高處，名攝影家丁虹博士攝。

旅行畫報

紐約兩女郎影城旅行記……琅玕……七

旅程記述

○南洋見聞錄［上篇］……程順元……一一

○西北之行(一)……田一鳴……二五

有史以來的最大建築物……平公……三〇

○從上海到重慶……屠柄恆……三三

○河內西貢鐵路旅行追記……沈弢……三九

人參果……始平……四一

四二一—二五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戰時英國

●戰時英國的日常生活……嚴安孚……四三

名勝風景

●大叻DALAT紀游……友直……五九

山水小品

●三蘇故里的眉山……商倩若……六五
武家坡……君始……七一
○山居雜記……司徒贇……七五

游蹤處處

○蓮谷求劍錄［上篇］……葉勁風……七九

海外游踪

○世外桃源的北極……葉朗星……八七
海上皇宮的厄運……林慕蓀……九〇

游覽名詞

○游覽名詞詮釋……佘貴棠……九一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三十五］……沁明女士……九七

長篇小說

蒙面人……秦瘦鷗……一〇五
負販列傳……張恨水……一一七


輿論界之權威
申報
銷數普遍廣大
讀者購買力量最强
Shun Pao
CHINA'S FOREMOST DAILY COVERS 100% OF THE BETTER HOMES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報掛號六〇七八）（電話九三二四五一八）

四二一一二六〇



⇦比佛萊山旅館德蕾台（左）與琴（右）在床鋪上進早餐怡然自得宋雅海妮初到好萊塢時就住過這房間

影城旅行記



⇦（上）琴裘羅吉絲與兩女郎合影（中）在玲達台妮爾家中（下）參加電影學院之盛大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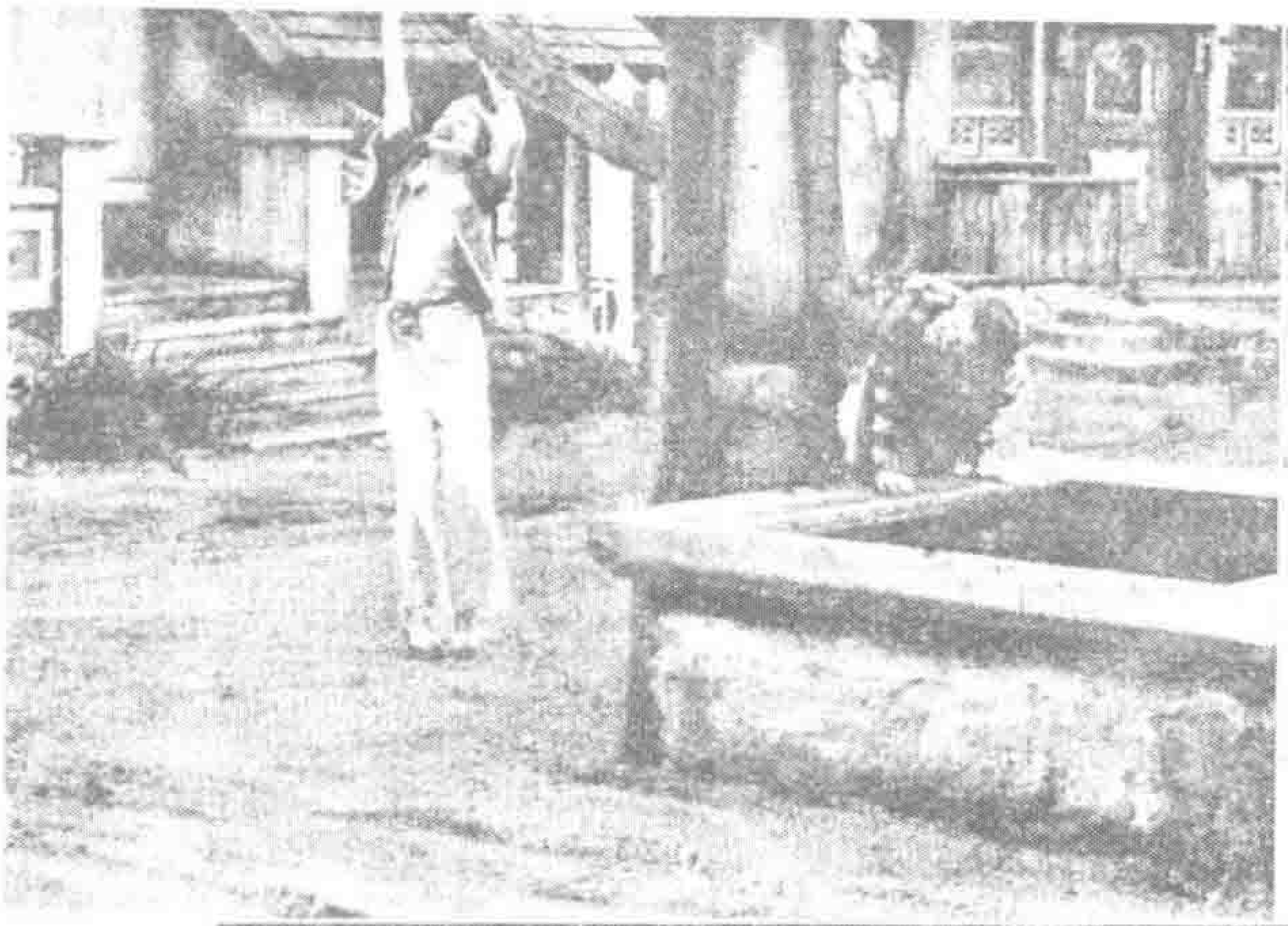




美國「展望」雜誌近邀紐約兩女郎德蕾台馬歇爾及琴普洛孟往遊好萊塢她們倆於星期二晚上搭乘聯美航空線飛機出發到達目的地後開始暢遊影城和四十位電影明星會晤在仙樂斯舞廳跳舞出席電影學院的盛大宴會參觀拍戲星期

和男明星泰隆鮑惠茶敘⇩







⇧二十世紀電影公司佈景場有各地風光兩女好奇心切遍覽甚詳

⇧兩女郎訪晤卡洛爾蘭迪斯時盛稱她的美躍出衆



⇨坐在試片室中的大沙發上參觀二十世紀的新片情狀甚閒適

她們在海中游泳取樂下水之前足部套上鰭形鞋⇩



在海邊煮食從海裏釣起來的大龍蝦和打碎的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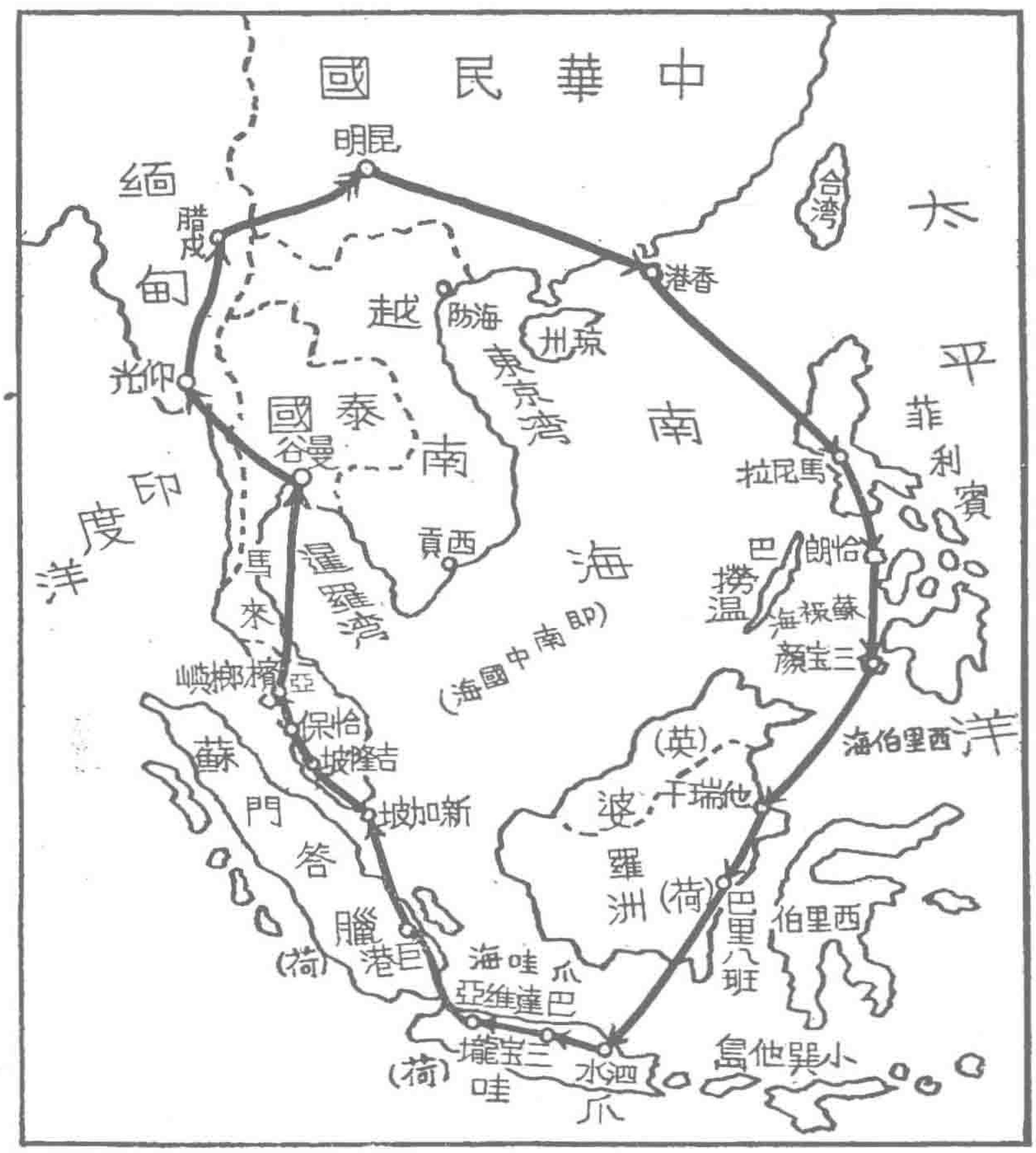


南洋見聞錄（上篇）

程順元

一　弁言

記者於本年一月十三日因事赴港，歸途取道南洋返滇，中經馬尼拉、荷屬婆羅洲、泗水、巴達維亞、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檳榔嶼、仰光各埠，承各方友好殷勤招待，並導觀當地工商金融組織，見聞所及，隨時筆之於冊，用備自身參攷。竊思南洋一帶，為我僑胞生息之地，政權統治，現雖屬諸外人，而我華僑在工商界，仍居重要地位，事變以還，僑胞之以物力人力貢獻祖國者，表現力量至為偉大。頃者太平洋上風雲日緊，舉凡英、美、荷、印、日本各國之一舉一動，莫不與我僑胞存亡利害，息息有關。於是謀國之士，咸以南洋問題，為其注意目標。關於南洋各地風土人情，以及政治經濟狀況，國內報章刊物，曾有不少介紹，惟以筆者各人之觀感點不同，且致察時間有先後，則今日之所記者，或有為當日筆者諸君之所未載或未及見知，爰不揣固陋，就日記中所載，略加整理，投之旅誌，儻亦留心國事，關懷僑胞者所不鄙棄乎。



南洋航程圖

四二一一二六五

四二一一二六六

二 由昆明到香港

記者於一月十三日搭中航機赴港，下午六時半由昆起飛，維時夕陽西下，暮靄蒼茫，翺翔天空，殊有羽化登仙之概。迫晚十時半，到達香港，則六街燈火，已近闌珊矣。按香港時計，較昆明早一小時，此時正交十一點半也。下機後，一切檢查手續照章施行，惟有二事與前此有異，（一）港埠自本月實施移民條例，外埠來港旅客須持有護照或入口證，方許入境，如無護照或入口證，則須繳納港幣一百元，作爲保證金，限兩天內補辦手續，然後發還，逾限如未辦妥，即將保證金沒收。（二）旅客下機，須經兩次檢查手續，一爲海關檢查，烟酒及化裝品一概不准攜帶，一爲特務檢查，凡與德義兩國來往文件，絕對禁止攜帶，即普通開口信件，亦必須事前呈驗，是亦赴港人士所應注意者也。

港埠近因遠東風雲日緊，當地政府正在雇工建築防空壕洞，各港口均已敷設水雷，作種種軍事準備，因之市面人心皇皇，大有山雨欲來之勢，米價日見高漲，且感缺乏，惟其他貨物價反低落，蓋商人惟恐一旦戰事爆發，遭受損失，故均不惜貶價出售，以免風險也。

余因事將有南洋之行，事先乃不得不稍作準備，聞馬尼拉近來對於入境旅客，身體檢查，極爲嚴厲，須經醫生證明確無肺病，瘀眼等症，並須注射防疫針及牛痘針。至欲前往新加坡，仰光諸埠，更須得當地移民局許可入境之復電，香港護照局方允簽發護照，手續頗爲繁重，爰將一切委託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代爲辦理，默計非有半月兼旬之久，不能辦妥，因趁閒赴滬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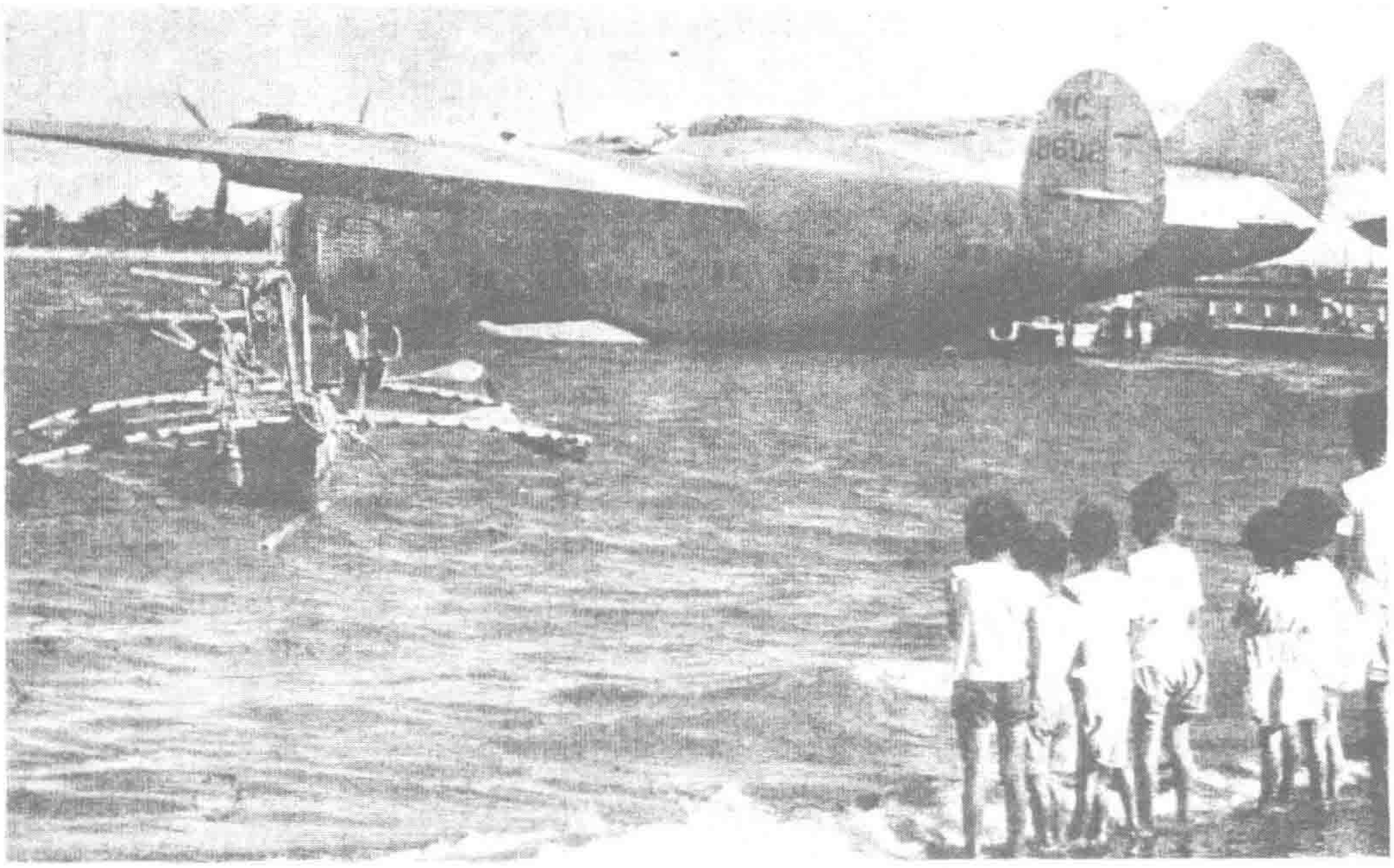
在滬兼旬，都無可述，除與諸親友班荆道故外，足跡未嘗逾戶閾。二月十四日，乘柯立芝總統號郵船返港，船中搭客寥若晨星，而抵港時見輪船碼頭擁擠不堪，適與來港者成一反比例，歸詢旅行社，知近來港埠人士，鑑於時局嚴重，紛紛赴滬避難，亦有遷往馬尼拉或國內重慶暫住者，因是該社受委代買飛機及郵船客票，頗爲忙碌。至余所託代領旅行護照諸事，則已承爲辦妥，社中諸君之辦事熱忱，極堪感佩，惟因等候飛機，尚有數日淹留，因得從容整理行裝，於二十三日方始啓程離港。

三 由香港到馬尼拉

甲 旅中瑣記

二月廿三日，由港乘美國飛剪號 California Clipper 飛機赴馬尼拉，該機係水上飛機，內部共分三層，可容搭客三十人，由舊金山至馬尼拉間，每週有此種飛剪號水上飛機飛行一次，乃美亞兩洲交通上唯一迅捷之工具。由港至馬尼拉，全程票價美金六十元，余與送行諸君，於上午八時到機場，經過海關檢查，即於八時半起飛。當起飛時，在水面盤旋半小時之久，方始騰空，一時岸上送行親友，咸會神凝視，惟恐發生意外，但飛機升到天空時，即覺平穩安適，毫無頭眩目暈之感，蓋由海洋氣候，原較陸地爲佳，而此時飛機復飛行極低，不致感受天空氣壓窒息。余生平乘坐飛機，業已多次，而論其機身之龐大，機式之新穎，與夫座位之舒暢，要以此次爲最矣。艙中設備，亦至完美，飯蔬水菓，另置一處，由乘客自由取用，並不舉行用膳形式，殊覺省便，又因沿途氣候不齊，將到一處，樓上侍者隨時預先通知客人更換衣服，在艙中而可以隨時更衣，此亦他機所無之事也。

下午一時，到達馬尼拉，頓覺天氣炎熱。余由港動身時，身着絨衫，猶嫌其冷，至此則非換單衣不可矣，幸在機上已經侍者通知更換，得免汗流浹背之



加州飛剪號(California Clipper)

苦。上岸後，經檢查護照及牛痘證，再留手印，此項留存指紋，想係以前因限制華人入境關係，而特創此例，是宜亟起交涉取消之也。經過驗照及留手印手續後，照規定須交納菲幣十六盾作爲保證金，余因係短期旅行，得免交納。檢查完畢，方許出機場，聞此項入境檢查手續，對於乘坐飛機旅客，尙較簡便，若搭輪船而行者，則更較麻煩矣。出機場，即有航空公司所備汽車，將客送至馬尼拉飯店 Manila Hotel 安歇。該旅舍房間共分兩種：一爲有冷氣設備者，每日房金連伙食在內，菲幣二十批索 Pesos （每批索約値美金半元）一爲無冷氣設備者每日菲幣十五批索，余當選擇一無冷氣設備之房間，因有介紹，得從優按每日十批索計算。

在港動身時，因海關檢查，不准攜帶報紙，頗以爲悶，但至馬尼拉，則各國報紙，均可看見。蓋菲爲美屬，美現處中立國地位，故於英德兩方面之消息，均許其宣傳也。取閱一過，因時間尙早，沐浴後，即僱車出遊，參觀輪船碼頭棧房華僑區及華人所設之大東旅社。該旅社爲粵僑所開設，高樓七層，內部設備之精美，不讓馬尼拉飯店，小房每日房金六批索，大房十批索，並不帶飯，故實際上較馬尼拉飯店爲貴，惟該社地點較爲適中，故華人旅客，仍多下榻於此。是日當地有賽馬會與花草展覽會之舉行，余以時値星期，不便訪友，乃往觀焉，規模並不如何宏大。又經過水族館，入內參觀，館中築有長二百七十五呎，寬二十五呎，嵌以一吋寬玻璃之水庫二十七個，豢養各種美麗魚類及海蛇，海豚，海盤車等，又有飼養鱷魚，大黿龜等之大池二處，搜集至爲完備，惜余非水產專家，不能舉其名稱，其中又有一種魚類，身小而喜互鬥，可供賞玩，好勇固屬可取，特惜其用之於同類耳。

二十四日往航空公司訂購赴巴達維亞飛機票，據告馬尼拉原無直航巴達維亞飛機，惟現適有客人包雇一機，可帶搭客人三數位，須廿七日起飛，乃託其前往商讓一座位。又據見告：余來時所乘之飛剪號飛機勉強飛至馬尼拉，機件已有損壞，尚在修理中，然則余前此之未遭受意外者，亦云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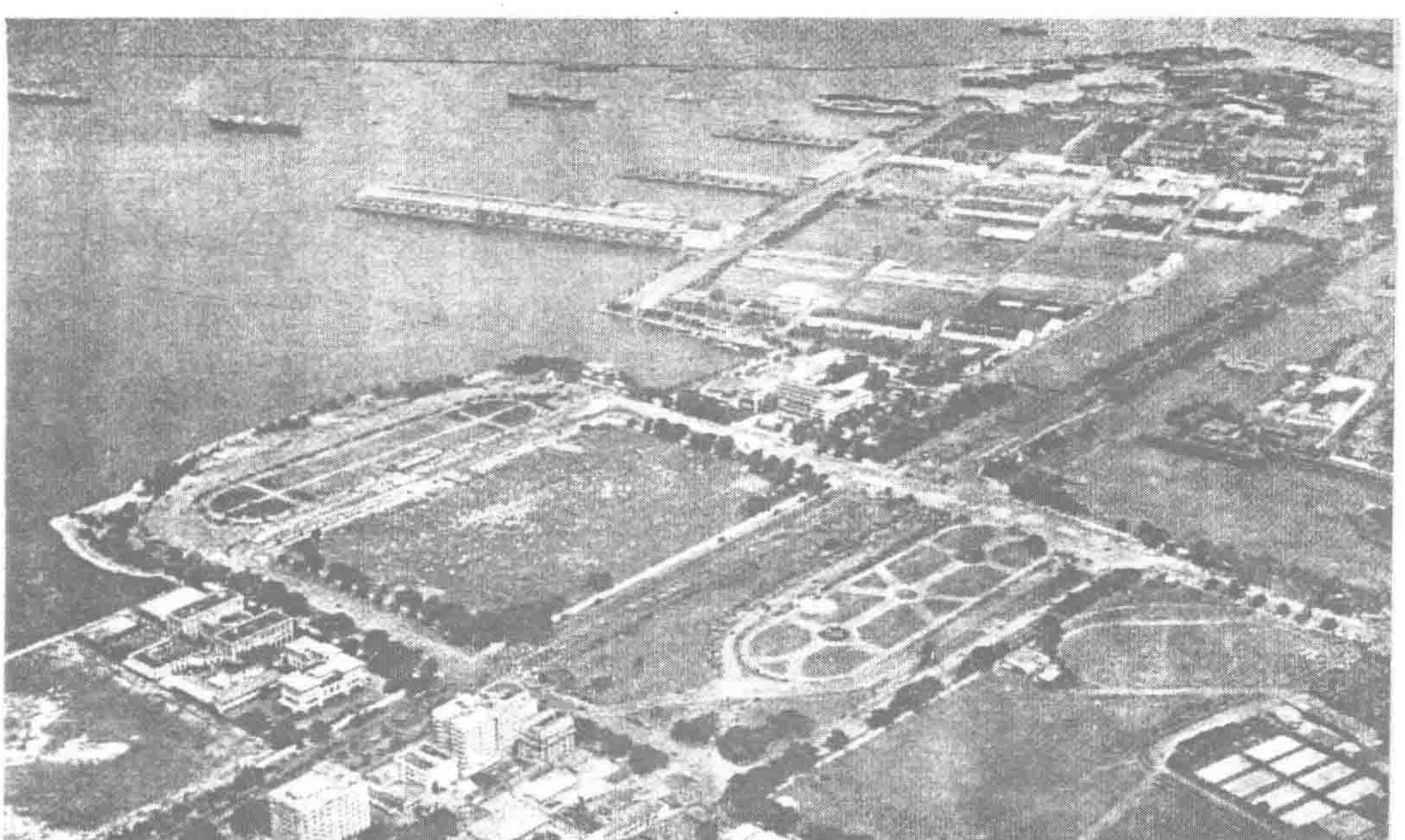
在馬尼拉因尚有數日之耽擱，乃連日往訪工商界領袖，攷詢當地經濟概況，並參觀各大工廠，承市商會主席薛士芬君，華僑入口商聯合委員會主席桂華山君，中興銀行總經理薛敏老君，秘書徐文彬君，益同仁保險公司董事長黃漢樑前輩，中國銀行陳庸孫君等殷勤招待，或招宴導遊，或介紹當地情形，盛情至爲可感，又留美老同學鄺壽康君，多年闊別，亦在此邂逅，甚快事也。

宿務 Cebu 爲非利賓羣島中第二要港，距馬尼拉三百六十八海里海行一晝夜可達，以出產蔗糖著名，薛士芬君曾約一往觀光，並邀陳庸孫君作陪，余因限於時間，未能前往，深覺悵惜！

廿五日上午，應薛敏老君之約，赴其宴會，菜肴甚多，同時齊到桌上，聽任客人自由取食。余見國人宴客，每上一菜，動逾片時，非惟虛耗時間，而所上之菜，雖非所嗜，不得不勉強舉箸，以敷衍主人情面，其已所深嗜者又不敢多食，以免在座者同時相形見笑，今如敏老君此法，將菜一齊擺上，既可免除等候上菜之煩，而各人亦可擇其所嗜，自由取食，殊爲兩便，吾人不妨效法之也。

乙　當地金融及實業概況

記者此行，因附帶奉有攷察各地經濟狀況之使命，故到達一處，即走訪當地工商界人士，參觀其組織，以求其對於各該地金融實業得有一明瞭之



馬尼拉海濱碼頭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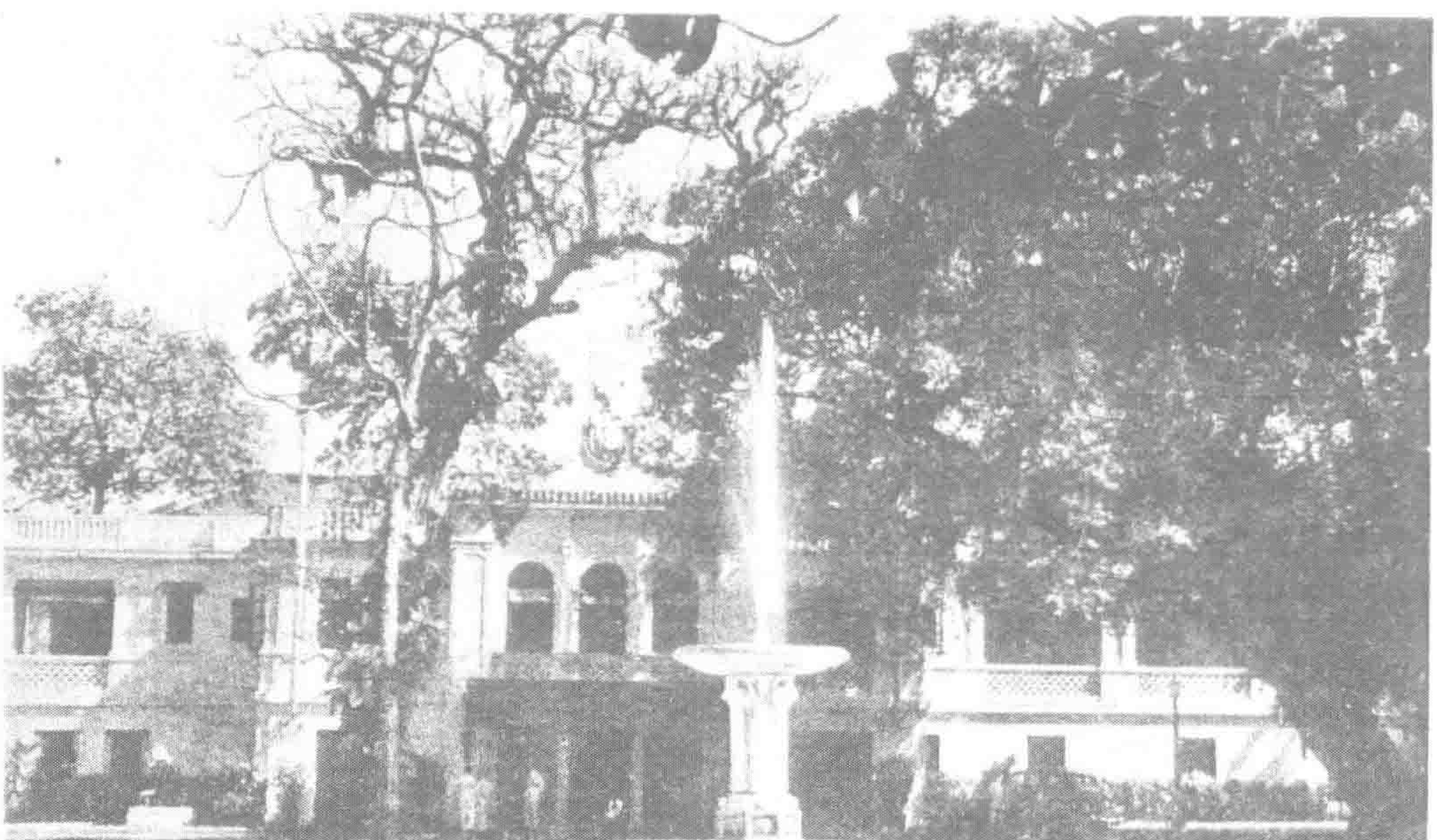
四二一二六八

概念。玆就在馬尼拉連日攷察所得，及諸友好見告，關於是項材料，分記於次。爲避免枯澀起見，記述僅撮大要，而指數表則在所從略，以免閱者感覺乏味，其中有涉及菲利賓全島者，玆亦仍其舊，不欲以意刪改，致失眞相也。

馬尼拉 Manila 爲菲利賓首都，我華僑簡稱爲岷埠，因地屬呂宋羣島，故又名小呂宋。港內風平浪靜，不受海流影響，沿港築有三大碼頭，長達六千呎，每年出入船舶，不下二三千艘，噸數約千餘萬，故其工商貿易之盛，稱爲世界市場，菲人自譽爲東方之明珠，誠有以也。

菲島以農立國，故其輸出貿易中百分之九十爲農產品，輕工業漸次興辦，而重工業則恒少覯見。農產主要出品，第一爲砂糖，每年輸出額約十萬萬仟克，(每仟克等於 1.6 2/3 Catties) 價值菲幣一萬萬批索，幾全部輸往美國。第二爲椰子，係用製高級肥皂植物性奶油及糕餅之原料，每年椰油輸出額約一萬萬六千萬仟克，價值四千萬批索，椰乾輸出額約二萬萬三千萬仟克，價值三千萬批索。第三爲烟草，全菲現有製造工廠一百餘所，每年雪茄烟製造額約三萬萬七千萬枝，輸出額約二萬萬枝。紙烟製造額約三十二萬萬七千萬枝，輸出額約二千萬枝，主要顧客爲美國，而輸入我國者亦不少。其他如米，白麻，玉蜀黍等，每年均有大量產額，蓋菲島地處熱帶，田原肥沃，原極適於各種農產物之生長，更以政府之積極提倡，如農產試驗場及各種農產學校之設立，皆有助其於農業之發達也。

除農產品外，佔菲島重要地位者，厥爲林業，森林地帶佔全島總面積百分之六十强，大規模之製材工場，不下四十餘所。每年木材輸出額，約值六百餘萬批索，以美國購入額爲最多，日本次之，英國及我國，又其次也。至於礦產，



菲總統官邸之外觀

四二一一二六九

如金、鐵、石炭、鉻、及錳、埋藏量雖富，但均在開發中，產量尚未臻於極盛。

菲島雖爲世界市場，但商業較之各大都市實覺瞠乎其後。主要商埠爲馬尼拉，宿務，怡朗 Iloils 三寶顏 Zamboanga 而以馬尼拉佔首要位置，輸入貿易之八成，輸出貿易之五成，經由該埠，因之主要之內外商店，均置總公司於此，蓋不僅爲政治之首府，亦且成商業之中心矣。主要輸出品爲椰乾，椰餅，馬尼拉蔴，（即白蔴）刺繡品，椰子，椰油，貢糖，精糖，雪茄烟，木材等。主要輸入品，爲小麥粉，汽車及零件，化學製品，藥品，棉製品，電氣機械器具，鐵製品，汽油，紙張，絲製品，香料，化裝品及食料品等，大都經由華商之手，爲之仲介，故我僑胞在該埠佔商業上之重要地位，惟近因受當地政府種種限制及日人前來競爭，亦稍見衰落矣。據中興銀行總經理薛敏老君見告：現下與美直接貿易，多在美國人手中，華人直接與美國貿易者，寥寥無幾。又菲政府因見我僑胞在滬採辦布疋，汗衫，紗襪，洋雜貨者日多，乃故將菲幣每批索按戰前匯率結成華幣九角，藉可多征進口稅，致我國貨成本提高，銷路疲滯，現經交涉，始允在滬發貨時，按英金結價，由美領簽字證明，照價收稅，是亦可見我華商所受痛苦之一般矣。又據華僑入口商聯合委員會前任主席柱華山君見告，菲島僑胞，對於滬上廠商，近多不滿：一、因滬上廠商當生意淸淡時，希望菲僑前去辦貨，生意好轉時，則不願承做，致使僑胞空勞往返，二、因廠方送來樣品甚好，迨與其做定交易，則所交貨物，却不相同，以致銷行不動，三、因廠方對於岷埠情形不熟，即如色布，國人大都歡喜淺底深花，而此地人恰與相反，既不能迎合顧客心理，銷路自無由推廣。又如此間海關規定，進口布疋每方寸中四分之一不能超過卅一支紗，如超過須加一級納稅，每碼收菲幣四元五角，滬上廠商，多不知此，往往被課重稅，而日人之來此兜售貨物者，均係富有推銷經驗之行家，非惟貨品質料及式樣與交貨日期，可以一一如承銷人意旨，即承銷人欲令廠方代出一特種式樣之貨品，或代改樣，亦可照爲辦到，且運輸工具完備，水脚既省，定價自較我國出品爲廉。因之菲人多樂與交易，而日商勢力駸駸有取華人而代之之趨勢焉。柱君曾返祖國攷察國內情形，甚爲熟習，言下不勝感慨，甚望我國廠商，能與僑商共同攜手，研究合作方法，以免國外市場被人攘奪也。

記者在岷曾參觀中央植油製廠（The Central Vegetable Oil Manufactured Co.）La Yebana 雪茄烟廠 La Joudena 酒精廠，茲分別撮要介紹如次：

甲、中央植油製造廠　該廠爲我華人所辦最大工廠，專以煉製椰油爲業，但較之美人所設者，仍不免有相形見絀之感。所製之油，計分兩種：一爲淨油，一爲菜油，菜油又分兩種：一爲流質，用洋聽裝，一爲固體質，用罐頭裝，每月出產量爲八百至一千噸，每噸合二千二百四十磅，淨油每噸價八十二至八十五美元，菜油比淨油價約高二十美元。據經理蔡孝忍君見告：菲利賓自一九三八年訂定新法律，凡在一九三八年所開油廠，准照本島全年椰油貿易額分攤銷美，該廠創辦，適在一九三八年以後，故不能享受此項權利，營業因之難以推廣，該廠原與某銀行訂有放款契約，近因該行不肯繼續幫助，業務無法維持，祗得暫時停工，言下似於某銀行略有不滿。余因思銀行對於其所投資事業，最好選派對該事業富有經驗之人員，前往監導，庶幾彼此情形，不致隔膜，否則始而幫助，繼而疑慮，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彼此均難獲益也。

乙、La Yebana 雪茄烟廠，該廠以製造黑美女雪茄烟著名於世，廠內規模甚大，其製烟之法，第一步用人工揀選烟葉並加香料，第二步用機將烟葉切碎，第三步將碎烟捲好，裝成廿支一包，並貼印花，用一部機器担任，第四步，將每小包用臘紙包好，裝成廿包一大盒，亦用機器，第五步用人工將大盒裝入板箱。

丙、La Joudena 酒精廠，該廠爲外人創辦，但工程師則係我華人，廠址在河濱，所用糖漿原料，由船上用 pomp 打入廠內，其製酒精之法，第一步，用糖漿攙合 Sulphuric acid Aruonia sulphate 二種化學原料，第二步發酵，第三步澄清，第四步精製成酒精。該廠除製酒精外，並利用所餘原料，製成香水生髮油等化裝品。

此外並承薛士芬先生約觀其所開設之益華貿易公司，該公司係以出口呂宋烟火酒化裝品爲大宗，薛君年逾六十，而精神矍鑠，談風甚健，渠對中國一般商業機關，利用廉資，雇用不甚得用之店員，深不以爲然，意以爲當選用有學識經驗之士，提高其待遇，俾得努力工作，不致分心外務，而公司自能於無形中獲受其益處。

菲島金融機關，計有（甲）菲利賓國立銀行，總行設於馬尼拉，分行設於碧瑤 Baguio 宿務，怡朗，拉牛板 Dagupan 羅申那 Lucena 黎牙實備 Legaspr 沓路拉 Tarlac 等處，（乙）菲利賓羣島銀行 Bank of the P. I. 總行設於馬尼拉，支行分設於怡朗宿務三寶顏，（丙）人民銀行 Peoples Bank and Trust Co. （丁）菲利賓信託公司 Philippine Trust Co. （戊）郵政儲金局，全島共有九百九十所。其外國銀行在馬尼拉設有



橫跨巴石河上的鍾思橋

四二—一二七一

分行者：（一）渣打銀行（二）匯豐銀行，二者均爲英國系之銀行，在菲島發動最早，嘗與國庫發生關係，在匯兌上具有偉大勢力，（三）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主要業務爲匯兌，及對日商作支票貼現及小範圍之短期借欵，至我華人所設者，則有（一）中興銀行 China Banking Corporation （二）菲利賓交通銀行 Philippin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中國銀行因有股本加入中興銀行，故未有在此設有分行。帆埠銀行，存欵利率，大都從一厘起至八厘止，匯兌因菲幣與美金之聯繫，故一切對外匯兌，概以美匯爲標準，此外尙有支票匯劃所，創辦於一九三〇年，加入之銀行，有菲利賓銀行菲利賓信託公司，及中興銀行。

中興銀行，爲我華僑在菲創設最早之唯一金融機關，記者曾承該行總經理薛敏老君，秘書徐文彬君導觀行內各部份，據談：該行創辦於一九二〇年，資本收足菲幣一千萬元，歷年盈餘及未分淨利，逾菲幣九百七十萬元，去年淨賺二百餘萬元。分行兩處，一設上海，一設廈門，現遷鼓浪嶼。主要業務爲承做美國進出口押匯，及閩粵兩省僑匯，僑匯之中，以泉州爲最多，匯泉匯水，中興每百元收十二批索，交通每百元則收十批索，而民信局則較交通尤廉，故僑匯大部份仍在民信局手中。又據交通銀行副理隗再民君見告，凡銀行在菲收進普通商業存欵，須繳百分之十八分立存欵稅，至儲蓄存欵則不在徵稅之列。

馬尼拉有一種華人所設之民信局，爲僑胞代理匯兌事業，組織非常普遍，且各具有悠久歷史。中興，交通兩行，雖先後設立，而僑胞匯欵，仍有三分之二委託民信局辦理。至民信局較銀行優點所在；一、則歷史悠久，信譽昭著，在中興銀行創設以前，民信局已開始營業三四十年，二、則手續簡便，三、則服務週到，國內福建各地，均有代理莊號，凡有匯欵，能直接送到收欵人家中，四、則匯率低廉，如由菲匯欵至潮州，中興及交通，每百元收費菲幣十元五角，而民信局則僅收九元八角。至其所以取費低廉之故，一、由保持低廉之消費，二、由於取欵人多有接到民信局匯票，經過數年之久，方去兌現；而民信局亦不將匯欵退回匯欵人，因而獲取存欵而不付息之利益，有此數種原因，故在現代金融組織逐日維新之秋，而民信局仍屹然有不可拔之勢力存在。

菲島僑胞，大多富於愛國心，據可靠報告，事變以還，菲僑捐助政府之欵，一九三八年，每月匯欵平均數，爲一千五百萬元，一九三九年，每月平均數，爲一千二百萬元，一九四〇年，因受椰子及其他產品市價低落關係，匯欵稍見低減，但在五月間第二星期之一星期內，由中興銀行匯出者，即有五十萬美金，我僑胞對於祖國財力上貢獻之偉大，誠足令人欽敬也。

三、社會印象一般

馬尼拉爲菲島政治文化經濟商業之中心，市街橫跨巴石河 Pasig 兩岸，在河之北岸爲北部，人烟稠密，商店咸萃於斯，總統府亦設在此處。在河之南岸爲南部，則多歐美富商及政界要人住宅，兼爲各大工廠廠址，全部面積，爲三十六公里，周圍二六八八公里。有市政府，管理全市行政，直轄於菲島政府。全市人口，據一九四〇年調查，共有八十萬，內中純粹華僑，佔百分之十二，但如追溯其家世，則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含有中國人血統。氣候中午甚熱，早晚較涼，最熱時爲九十四度，最涼時爲七十度。

市內街道整潔，交通工具至爲完備，公私汽車共有一萬七千餘輛，公共

四二—二七二

汽車取費特廉，由一角起碼，每行八百碼再加五分，東亞各邦汽車費之低廉，恐無過於此地也。

公共建築有非利賓博物館，馬尼剌水族館，羅馬純潔禮拜堂，聖奧古斯丁教堂，非利賓大學，仙道突馬大學，中央醫院，科學館，天文台，米漢動植物園 Meham Garden 等，而倫里查公園 Luneta Park 風景幽雅，尤足為遊憩勝地。又非人因謀生容易，羣趨於享受一途，故市內之餐館，咖啡室，各種娛樂場所，如電影院，跳舞場，跑馬場，鬥雞場，營業皆甚發達。

非利賓當宋元間，即與我通商，遠在西班牙及美人之前，故我華僑在非島除政治方面外，各項事業均佔據領袖和重要地位。大規模之工廠，及水火保險公司，均為我國人所經營。據一九三二年非農商部統計，華人在非投資額，已達五〇二〇〇〇〇三一三非元，故到岷埠一經棉倫洛區 Bluonds 華僑商業區，即恍覺此身未出國門，惟國人僑此年久，漸有數典忘祖之概。大部僑生純操英語，不諳祖國文化，頃者有識之士，雖極力提倡華僑教育，而不曉國語者仍比比皆是也。前晤薛敏老先生曾承提及此事，深為致慨！夫一民族之精神，寄之於其固有文化中，若於本國語言文字漠然無所了解，更何由激發其愛國思想，是誠不可不亟起糾正之也。


斐利濱風景區北山寒之大瀑布

岷埠生活程度，較之香港幾高三倍，攷其原因：一、由非島缺乏工業產品，各項衣食日用品，均須仰給於國外，而海關對於進口稅，至少征收百分之五十，故貨物在上海僅售國幣一元者，至岷至少征稅四十五個 Centavos 幾等於國幣四元五角。二、由於飲料與冷氣已成為不可少之消耗品，因而增重負担。

二　由馬尼拉經荷屬婆羅州及泗水到巴達維亞

一、婆羅洲雜寫

二月廿七日早由馬尼拉乘荷印航空公司 K. N. I. L. M.飛機，赴巴達維亞，全程票價，荷幣四百盾外加印花稅此爲他埠所無者。機於七時起飛，九時抵怡朗，停四十五分鐘，繼續南飛，是時赤日麗天，微雲舒捲，下瞰島嶼，爲日光所照耀，發爲奇光異彩，羅列海中，數以百千計，眩人眼目。海面波平如鏡，巨艦三四，航行其間，復有海鷗成羣，飛翔上下，風景之優美，非楮墨所能形容，顧盼良久，不覺心曠神怡也。下午二時，抵荷屬婆羅洲之他瑞干 Tarakan 地方小而整潔異常，下機後，經過海關驗照手續，即至一荷蘭館子進膳。二時五十八分復繼續起飛，五時抵巴里八板 Balik Papan 荷屬婆羅洲最大之產油區也。海關檢查手續，尚屬簡單，惟當地政府規定旅客進出口，祇准帶荷幣五十盾，而余所攜有五百盾，超過限額，幸已事先聲明，並再三商洽，始允放行，囑至巴城設法。今後有來荷屬遊歷者，幸加注意，如恐費用不够，則不妨多帶美金或旅行支票。檢查完畢，即由航空公司汽車將客人送至旅館安歇，旅館費歸該公司担負。



岷埠市中之馬車牛車

巴里八板，爲婆羅洲馬加撒 Macassar 海岸新興港大艦巨舶，碇泊穩便，每年石油輸出額甚鉅，荷蘭皇家石油公司 Bataafsche petroleum Mij. 之最大煉油廠，即設於此，余因時間尚早，乃驅車前往參觀。廠之近鄰，即爲油井，井有管直通廠內，廠復有管直通碼頭，碼頭建築偉大，荷人固夙以擅此著名也。據廠主告余，該廠資本，收足荷幣三萬萬盾，百分之六十屬荷蘭，百分之四十屬英國。每日製油量由二千噸至三千噸，現因外人覬覦，已作一切準備，如有意外，可於數小時內，將油井全部毀滅，修復時間，至少須得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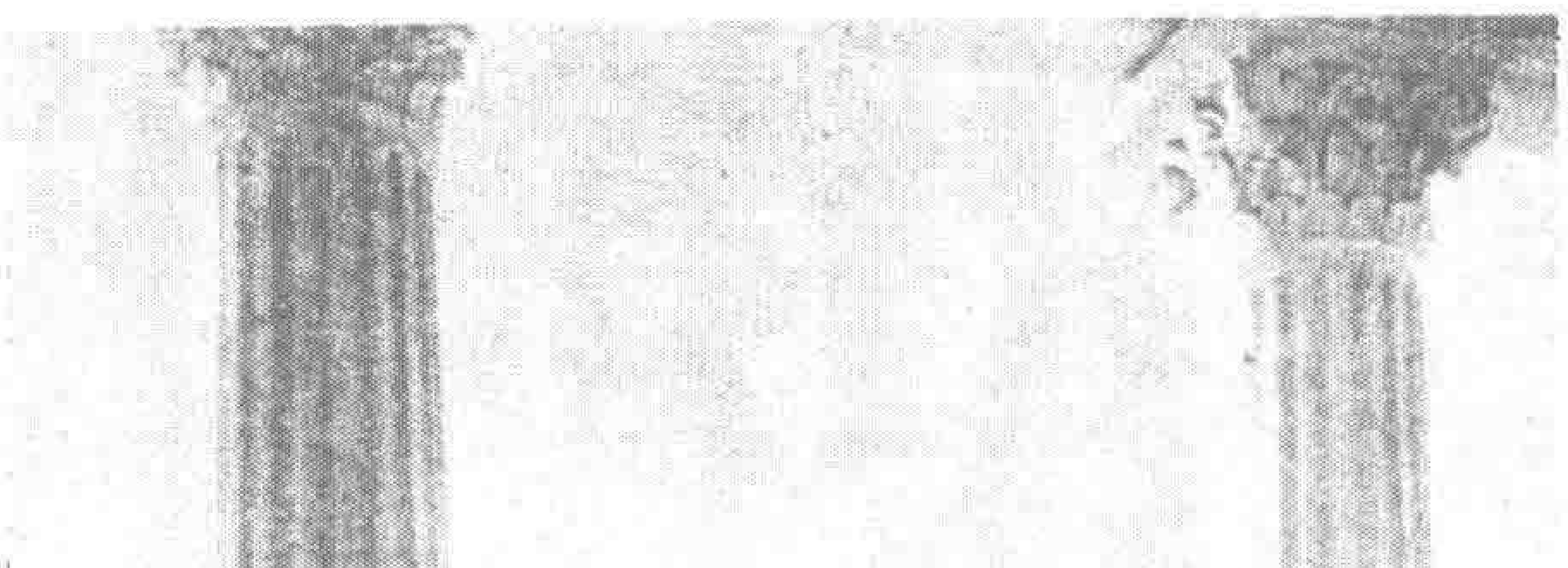
婆羅洲爲荷印產油最豐富之區，他瑞干地方所產出者，其油質含重油較多，可直接用作燈油。據一九三七年之調查，本洲全年產量計達六一〇一一五公噸。日人對於荷印之石油久已注意，思圖開採，在此設有婆羅洲石油公司，聞其資本爲荷幣二百萬盾，荷方出資二萬盾餘概爲日資。採掘權七十五年，近更計畫大量開採，謀進一步之發展。象有齒以焚其身，荷印之石油，其爲其本國之寶藏歟！抑爲象齒歟？是尚未可知也。

二、泗水一瞥

廿八日

早起續飛，十一時十五分，到達泗水 Sourabaya 海關檢查行李，移民局查驗護照，均甚簡捷。惟於攜帶信件，則絕對不許，須入私人室渾身摸驗。余幸未經此厄，僅問一過，即放予行。檢查畢，乘公司所備汽車至 Oranje 旅館安歇，每日房金連伙食在內荷幣十盾。

午後，華僑銀行經理羅錫田君來訪，蓋因接余來泗之電，前往機場迎迓，至則余已下機，展轉相尋至旅舍也。按余電發於昨日，而羅君今午方始收到，荷屬電報之遲慢，較之他埠，不可同日語矣。旋由羅君導遊市區及碼頭。泗水港分東西兩口，吃水較深之海



泗水市政大廈（自法院遠望）



泗水新式汽車行駛各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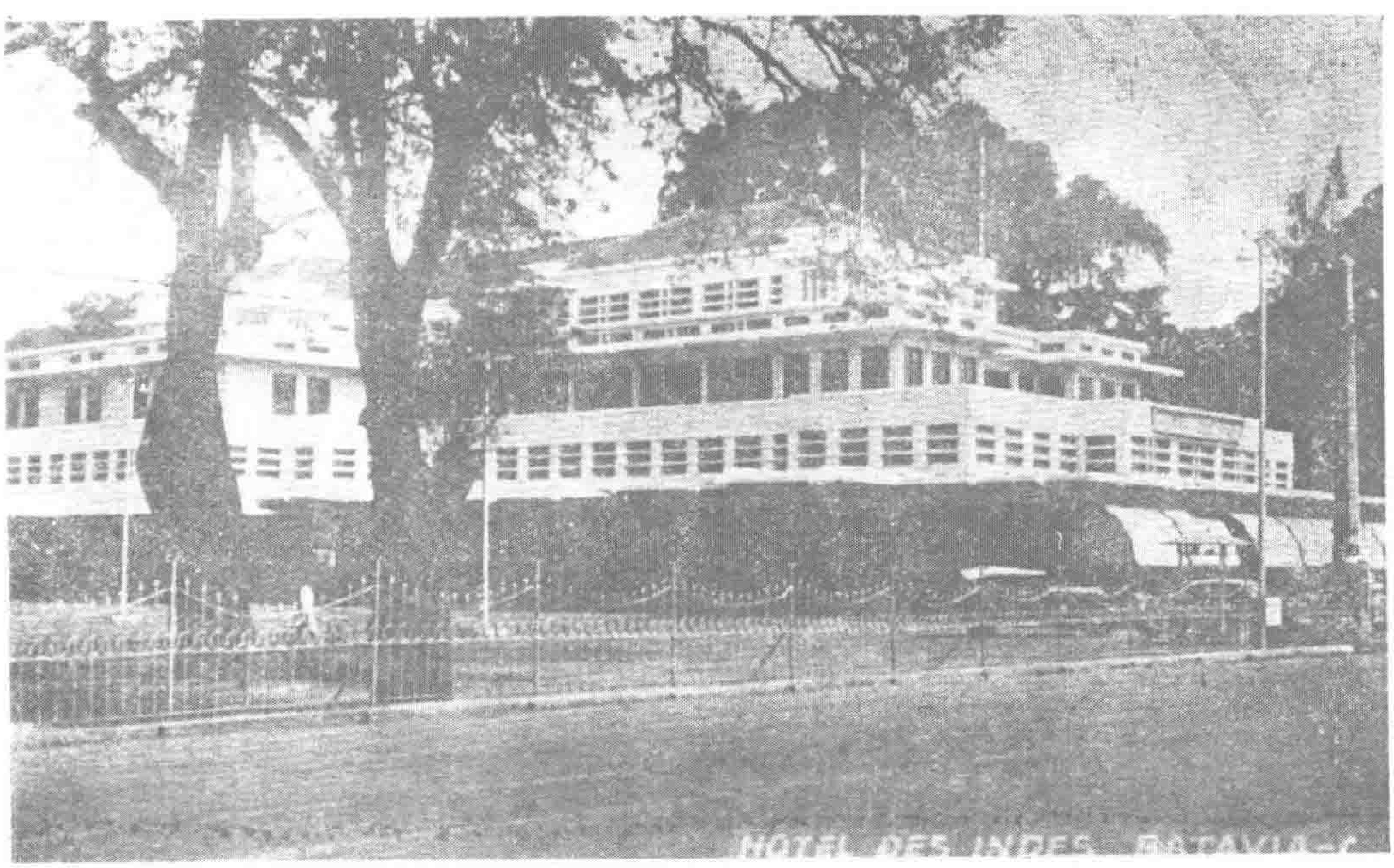
四二—二七五

船由東口進港，較淺者由西口進港，在河之西有二碼頭，並有一方形之停船處，每邊長九百米。在北方之碼頭，外堤長一千二百米，前堤長三百米，內堤長八百米。在西方之碼頭，堤長九百二十米，均能泊吃水九米之船，甘蔗碼頭，堤長七百五十米，能停靠吃水十二米之巨輪，內港之東北隅，有大小浮塢三，其沿岸爲倉庫，由大車與內地產業區連絡，荷人以擅建碼頭棧房，著名，此間所築，皆頗偉觀。市區以具士河 Kalimas 分爲兩區，南北延長，面積甚大。在北者爲舊區，乃華僑聚居之處，商業繁盛，大銀行商店土庫，大部均設於此。在南者爲新區，乃歐人住宅區，此間有一特點，即各項建築；除商店有樓外，其餘住宅，均係一層平屋。

三月一日，偕羅君往訪商會主席黃超龍君，並參觀其開設之整容店，係專代婦女修飾面部者。內部設備，極爲富麗，一種粉香脂氣，薰人欲醉。聞係美國技師，幫同佈置，故其精緻不亞巴黎。此種商店，在美國，法國極爲普遍，蔚成一大實業，蓋並可藉此以推銷其化裝品與裝飾品也。

泗水爲荷印第一大商港，商業貿易之大中心，東爪哇省之首府，即設於此。人口三十餘萬，內中華僑，約佔六萬。出口生意，超過巴城，以米、糖、可可、椰子爲大宗，有輕工業，而無重工業，此固屬地一般現象也。內地交通，有火車直達巴城，又有荷印航空公司經營之航空綫，每日有一次定期飛行，至三寶壠一小時半，至巴城二小時半，即可到達。其具士河之東，商港之反對側，即爲荷印海軍軍港。

華人在此開設商店甚多，最大工業，厥爲糖廠，已故糖大王黃仲涵氏所創大規模之糖廠，即設於此。惜以時間匆促，未暇參觀。金融方面，有華僑銀行



巴城首屈一指之南洋大旅社

人之對華僑，貌為寬和而內實嚴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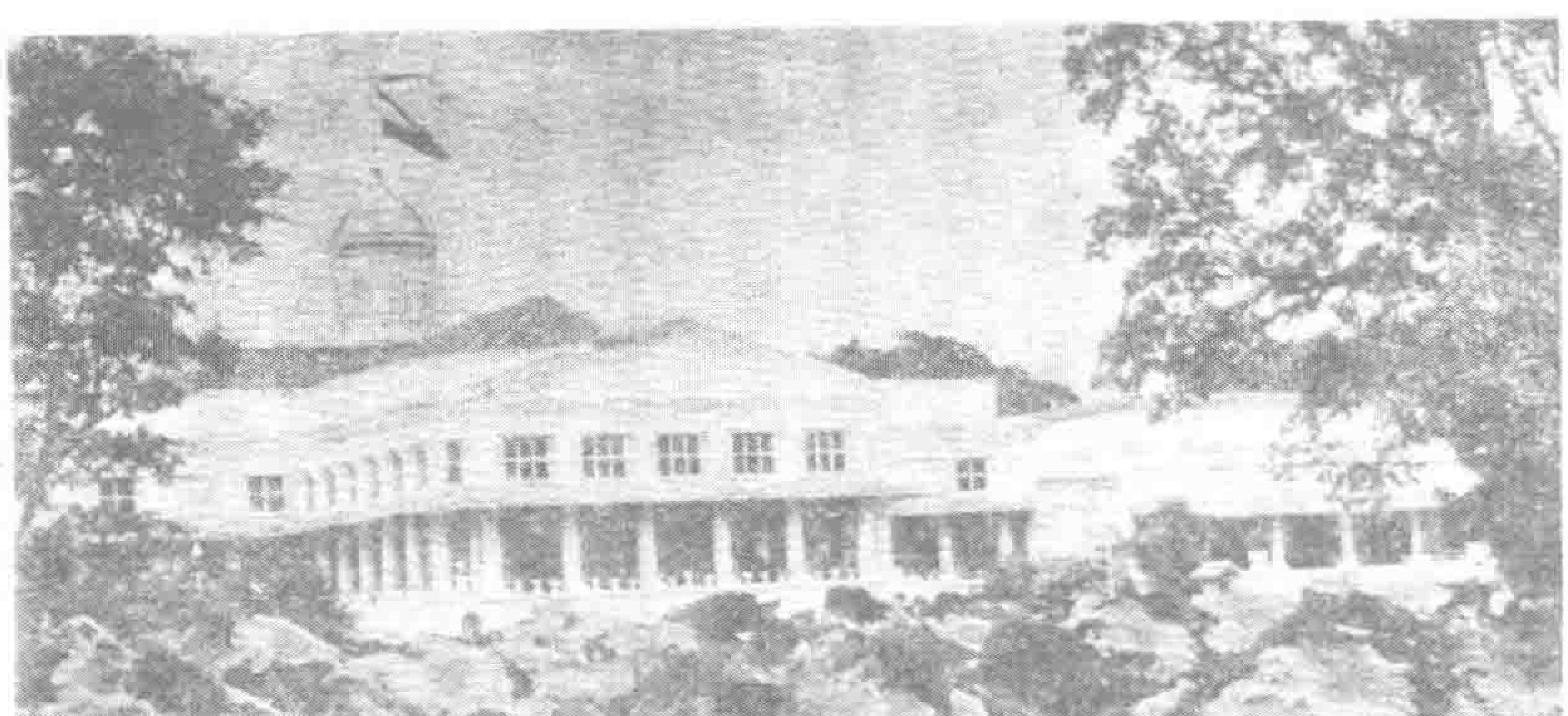
及中國，銀行代理處，均以押匯為主要業務。華僑以閩粵兩幫居大多數。至荷

三、經三寶壠至巴城

三月二日六時十五分，由泗水起飛，七時半抵三寶壠 Semarang 因事先經與友人預洽，下機後即同遊市區一匝。該埠為荷印第三商港，中爪哇省府在焉。人口十六萬，華僑約佔四分之一，因日惹 Jogjakarta 與梭羅 Soerakarta 為巨大之消費市場，入口貨多經由三寶壠，故商業極盛，沿岸碼頭倉庫林立，華僑巨商以此地為最多，設有商會學校等。

停機半小時，即續起飛，九時十五分抵達巴城，（由泗水至此，共計四百十六英里）華僑銀行出納王秉志君來接，下榻蔭洋大旅館 Hotel des Indies 因時間尚早，乃同訪我國駐巴總領事葛祖爌君，中國銀行經理郭鎮坤君，及華僑銀行經理林盛輝君，承囑改住歐洲旅館，並進土皇帝式膳，（荷名 Ryrttafel 英語 Rice Table）大都爪哇土菜，由數十着號衣侍者，每二人一班，各捧一菜盤，送至客人面前，聽其取用，於是連翩送進，此往彼來，所送之菜，不下八九十種。余初猶每盤略取一二件，後則因其太多，竟無從一一遍嘗矣。此種用膳法，殊覺有趣，惟當地土皇帝，是否如此用膳，則不得而知，然亦可見荷印人享受之奢侈矣。此項膳費，係併計在房金內，不另取資。

午後郭鎮坤君，暨中國保險公司王化南君夫婦，太平保險公司伍仲賢君夫婦，巴城商人丘一艾等，邀遊茂物 Buitenzorg 茂物係一自治都市，風物幽舊，氣候清涼，為避暑勝地，荷印總督行轅，即設於此，並有世界著名之最大植物園。余等乘汽車由巴城出發，車行柏油大道，平靜無塵，兩旁佳林葱蘢，森列成行，一種清爽之氣，撲人眉宇，此身真入畫圖中矣。約五十分鐘，即抵目的地，先至植物園遊覽，巨樹參天，濃陰覆地，奇花異卉，羅列滿前，時有各種香味，衝入鼻觀。南洋固宿有世界植物園之稱，而此園則舉凡熱帶中一切樹木花草，無不應有盡有，誠極洋洋大觀。中並有一種食蟲花，如蟲類飛落其花瓣上，即捲而食之，世僅聞有蟲蛀花者，此花竟能食蟲，洵可異也。園之內部及周圍，有動物標本博物館，天然產物博物館，蠟葉館等，以時間關係，未暇遍覽。出園後，即至山上村鎮及市區遊觀，沿途山色拖藍，水聲戛玉，令人應接不暇。市區街道亦頗整潔，荷蘭人字之為忘憂之地（荷語



巴城植物園茂物總督行轅

四二一—二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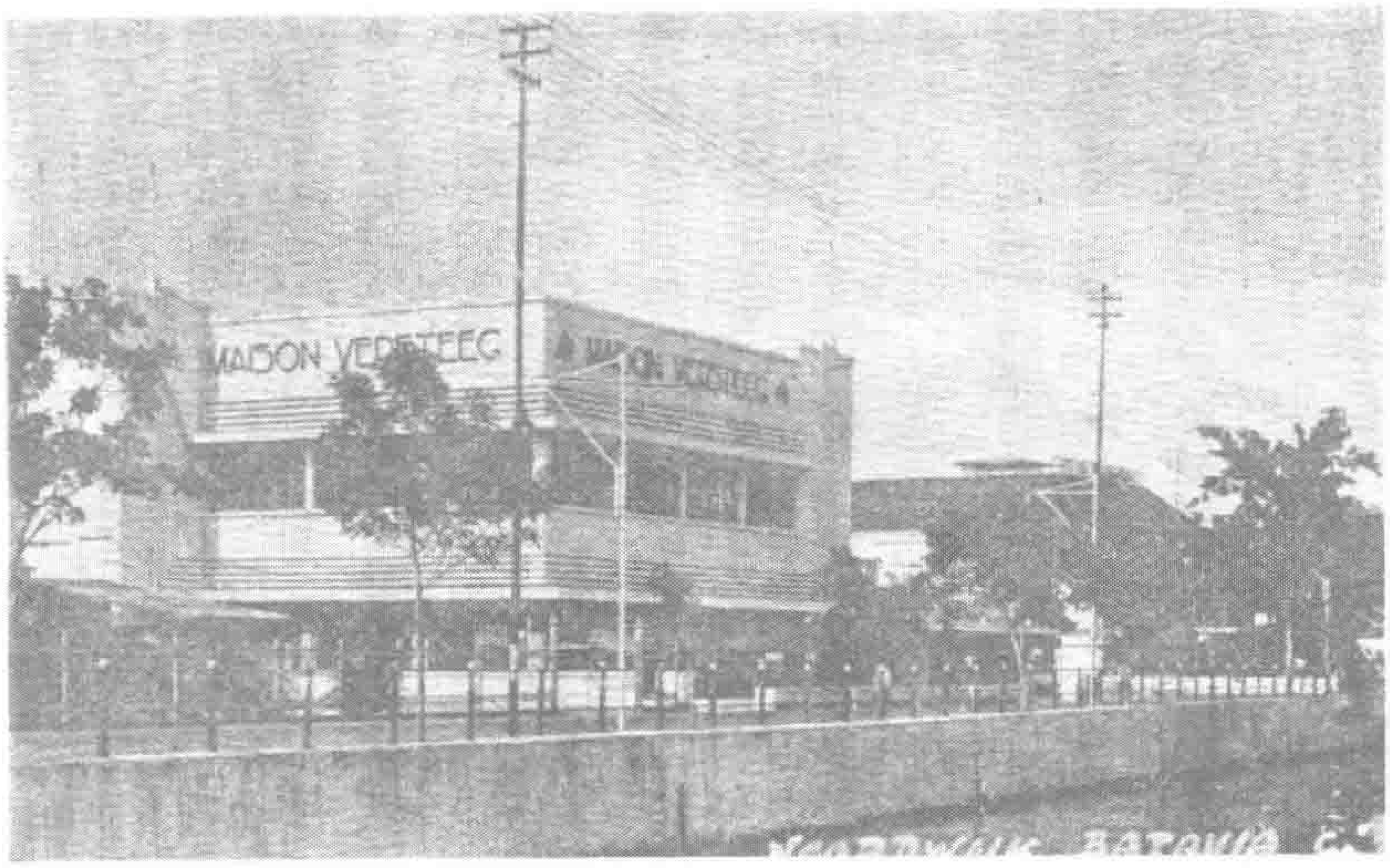
Buitengorg 即忘憂地之意）誠哉其足到此忘憂也。微惜市鎮溝渠不甚淸潔，蚊蚋頗多，是尙有待於改良耳。

在巴等候飛機，尙有兩日之淹留，因連日往訪商界人士，致詢荷印近年工商農業及金融狀况，並參觀當地工廠商店，俾資借鏡。

四日，承裴總領事夫婦招宴，同席有華僑各界重要人士，濟濟一堂，諸承指教，獲益良多。

四、巴城剪影

巴達維亞 Batavia 簡稱巴城，爲荷屬東印度之首都。其外港丹容不綠 Tanjong-priok 乃荷印之門戶，往來世界各地之船舶，均停泊於此，距巴城約九公里，



巴城新區之市街

有汽車、電車、火車可達，交通甚便，故巴城不僅爲荷印政治之中心地，亦且爲近代商業之中心地。全市人口約五十三萬餘，設有市政府管理市政。市分新舊兩區，舊區爲商業航業中心區，各大洋行銀行倉庫胥在焉，惟街道比較狹窄，建築比較古舊。新區離舊區約三公里，則道路廣闊，空氣新鮮，有公園及運動場之設備，總督官邸暨多數政府機關，各國領事館、學校、教會均在此區。美麗之住宅，比比皆是。市面交通有汽車、電車、馬車等，而脚踏車尤爲普遍，蓋荷蘭人士多善騎脚踏車，故其屬亦競效之也。

我華人之僑居巴城者，約有八萬餘，大都以經營商業及小工業爲生，辦大工業者，則竟寥寥矣。內中以梅縣幫最佔勢力。記者曾承榮興公司丘孟榮君之介紹，參觀我華人所開設之榮藝織布廠。該廠資本雖僅荷幣五萬盾，但生產量及交易額則甚大，所出汗衫襯衫內衣等品質優良，頗佔一部份銷場。又據丘君見告，巴城僑商對於滬上廠商，多不信任，寧自派人至滬辦貨。又此地僑生，多數讀荷蘭書，說馬來話，不自認爲中國人，是均亟宜改革之者。

廣東銀行
（香港政府註冊）
資本實收港幣七百七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元
公積金港幣二百八十萬元
總行：香港德輔道中六號
電報掛號四八六一
分行：上海　漢口　廣州　澳門
台山　暹羅　舊金山

西北之行（一）

田一鳴

一 向西北方向邁進

二月二十五日抵長沙。登天心公園，憑弔火後長沙，除東北一角及東南少許房舍與水陸州外，昔日繁華街市，可憐一炬，盡成焦土矣！

三月二日由益陽至常德。益常鄰近洞庭湖濱，時有空襲危險。淪陷各地區逃來難民甚多，飢寒交迫，狀殊可憫。

三月五日由澧縣至沙市。自常德至沙市，一望平原，茫無邊際。憶蕩婦秋思賦「登樓一望，但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途中雖無樓可登，而車上蹤目，亦同此觀感也。

是日為舊歷正月十五日，此間風俗，居民皆於黃昏後上坟祭掃，并於坟前點燈。舉目縱望，但見燈光四起，與滿天星斗交相輝映，亦奇觀也。

三月七日遊江陵。（荊州）江陵距沙市十五里，為昔時之重鎮，三國時，兵連禍結，幾無寧日，大都為爭此一塊土。入東門但見荒涼滿目，漆樹成林，鮑昭蕪城賦，不啻為此寫照也；近南門關帝廟在焉，廟已朽敗，中塑劉關張相，獨關相為銅鑄，頗魁梧，劉張有知，想亦忿忿不平矣！由關帝廟折回至承天寺，寺內羅漢，被人刮去金身十之八九，為飢寒所驅，恐人亦不復迷信土偶有靈矣。

三月十七日由沙市至樊城。

三月十九日，遊隆中訪武侯隱居遺址。隆中距襄陽三十里，（襄陽與樊城僅一水之隔）衆山綿亙，樹木成林，風景幽絕；武侯廟中有銅鼓一，相傳為武侯征蠻時所鑄，鼓面中央鑄有青天白日黨徽，亦奇事也。

關羽水淹七軍遺址，在樊城附近，詩人杜甫名醫王叔和墓，羊叔子墮淚碑在襄陽南門外，劉備馬跳檀溪在襄陽西門外，惜自抵此間，無日不在空襲中，未獲一一憑弔也。

三月二十五日由南陽至洛陽。洛陽附近，桃李芬芳，悅人心目，「洛陽三月花如錦」，時雖未至（時所指係舊歷）而花確已如錦矣，默誦此詩，怡然自得。

洛陽西南約五里為西工，有橫額一方，上書「九朝都會」。九朝之數，據所知者有：東周，東漢，魏，西晉，北魏，隋，後梁，後唐八朝，尚有一朝待查考。昔日虎視洛陽之吳子玉將軍，於西工附近建築大規

模之營房（約可容二三萬人）營房附近，幷植樹四萬萬株，蓋喻中國人口四萬萬云。此老胸襟畢竟超人一等。經林森橋往東南約十里爲關帝陵，再往東南約十里過中正橋爲龍門山，中夾伊水，兩岸依山鑿洞，洞中雕刻石佛甚多且甚工緻，惜爲人盜取不少。古代藝術，未能着意保存，任其摧殘，亦恨事也。

洛陽城北爲邙山，山中有溝甚深曰斜溝，溝底兩旁遍掘防空土洞，密若蜂房，亦大觀也。沿溝直上約三四里，爲阿里屋房，皆掘在地下，若預知有空襲而建築者然，城內居民至此躲避空襲者甚衆。

洛陽城東三十里爲白馬寺，寺初建於漢明帝時，爲中國有佛寺，有佛相，有佛經，有僧人之始。最後一層爲清涼台，有玉佛一尊，白如羊脂，頗堪珍貴。

洛陽防空設備甚佳，防空洞一般皆掘深二三丈，故空襲雖頻繁，而損傷實微少。

三月三十一日由洛陽乘隴海路特別快車向西安進發，經新安，澠池，陝縣，靈寶，函谷關，閿鄉，潼關，華陰，華縣，渭南，到達臨潼時，已四月一日上午八時矣。陝縣，靈寶，潼關等縣，緊靠黃河岸邊，對岸卽爲日軍，盈盈一水，相距靡遙，白晝行車，每遭砲擊，故通過者皆利用夜晤，卽車上燈光，亦均熄滅。

四月一日住臨潼華清池招待所。沐浴於貴妃池，溫泉水暖洗征塵，亦快事也。華清池背倚驪山，山半爲蔣委員長蒙難處，登臨觀覽之餘，對蔣委員長大無畏之精神，竊私淑焉。附近其他古蹟，有始皇陵，坑儒谷，幽王墓，烽火台，長生殿，及新豐之鴻門等。

四月三日由臨潼至西安。西安爲歷代建都之所，建築頗偉大，尤以各城門城樓及鼓樓鐘樓爲最佳，惟生活程度高於沿途所歷各處，「長安薪桂米珠，居大不易」，自古皆然矣。附近名勝古蹟，如南門外之終南山，大雁塔，小雁塔，城內之碑林，（以石刻十三經爲最偉大）下馬陵（卽董仲舒墓因漢帝每過此皆下馬以示尊敬，故名之曰下馬陵。）文廟古柏等，均爲遊人所樂道。

二　由西安至寧夏

四月二十二日由西安經咸陽，醴泉，乾縣，永壽，至邠縣，咸陽爲秦都會，據史籍所載，當時一切，卽班固舍兩都賦而賦咸陽，亦恐不足以形容其侈麗，今則斷瓦頹垣，冷落不堪矣。咸陽城北爲畢原，文武成康及周公陵墓在焉；城東北有漢武帝陵，卽所謂茂陵是也；城西爲馬嵬驛，楊妃卽葬於此。邠爲古豳國，周之祖先公劉所居也。

四月二十三日由邠縣經長武，涇川至平涼。出邠縣西門約三公里爲花果山，山中有水簾洞，再西約七公里爲大佛寺，佛爲坐姿，高八丈餘，肥瘦配置均勻，堪稱西陲大觀。距長武約六七公里，爲古戰場，李華弔古戰場卽指此，惟所謂「浩浩乎平沙無垠」者，今皆

禾黍離離矣。涇川西約三公里爲回中山，山麓爲古瑤池，杜工部「西望瑤池降王母，」穆天子傳「會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卽此地也。

兩日來沿途所見人民十九依山伴谷穴地而居，遙望之，頗與蜂房相彷彿。大抵此間因木材缺乏，且穴居夏涼冬暖，爲環境所驅使，不得不然矣。

平涼城北有柳湖書院，爲吾鄉魏光燾先生所重修，并有魏撰書之碑記，及左文襄所題柳湖書院四字與暖泉碑記。此地一屆冬季，水無不冰，惟暖泉則否。且泉中青草，經冬不凋，亦異事也，湖內植柳萬株，現皆合抱成陰矣。

平涼城西三十里爲崆峒山，樹木茂盛，風景絕佳。山中有玄鶴洞，鶴不易見，相傳爲黃帝時物，數千年來，僅三數見而已。

四月二十五日，由平涼經三關口至固原。三關口鄰近六盤山，兩山對峙，中夾溪流，形勢甚爲險峻，相傳爲宋將楊延昭駐守之處。自平涼至此，一望荒涼，獨三關口附近各山，紅豔山花，迎人欲笑，車行至此，令人悅目賞心，留連而不忍去也。

四月二十七日，由中寧經青銅峽及金積至靈武之吳忠堡。自三關口至青銅峽，沿途五六百里，人烟稀少，滿目荒涼，氣候少雨多風，（諺云十日天晴九日風）風過處，黃埃散飛，中人欲醉，南人至此，幾無法睜眼矣。靈武爲唐肅宗卽帝位之地點。（當安史之亂，明皇奔蜀，唐室動搖，肅宗乃卽帝位於此。）

青銅峽爲黃河水面最狹小之處，（最狹處僅約百餘公尺）兩岸石山高峙，逶迤約五六里，形勢異常險要，峽口之左岸有塔百八，據稱爲穆桂英破天門陣時陣亡百八將之葬地，妄言妄聽，未足徵也。出峽口兩岸引渠灌田，由此至寧夏一帶，河渠縱橫，堪稱沃野，蓋所謂「塞北江南」者也。

沿途所見民房，多用土築成，屋爲平頂，（少數如舟形）上敷以土，幾與地面無異，人畜可以在上行走，天熱時則相率抱衾與裯睡眠於其上。因平時少見汽車，故汽車到處，居民羣聚以觀，或竟臥倒路旁，注視輪轉，犬亦驚吠相逐，少見多怪，此之謂也。

吳忠堡爲寧夏最繁華之市鎮，有戲院，有浴池，商業發達，稱寧夏經濟重心。

五月五日至寧夏。登寧夏圖書館（昔之鐘樓）縱望，全城在目，城之面積約與洛陽相等，而街道整齊則過之，惟市面之繁榮則不及也。

寧夏城之西北角有中山公園一所，規模頗宏大，內中以博物院葡萄園兩處爲最佳。惜地址偏僻，遊人稀少，園中蔓草叢生，頗有幾分荒蕪景象也。

賀蘭山橫亙寧夏西北，逶迤如帶，雄壯無比，「駕長車踏破賀

蘭山缺」武穆夙志未酬，三字獄竟爾寃死，對景生情，恨未能起九原而鞭檜屍，以洩吾心頭之忿恨耳。

寧夏全省人口，據省府統計，爲六十五萬，出產有紅（枸杞）黃（甘草）藍（藍靛）白（羊皮）黑（髮菜）之稱，但其最繁榮之地區，僅爲黃河兩岸，其他如額濟納，阿納善等旗，大都爲沙漠地帶，地廣人稀，一片荒涼而已。

三　由寧夏至綏遠

六月二十七日由寧夏沿賀蘭山脈，經平羅至石咀子，渡黃河入綏遠境之伊克昭盟境至磴口對岸，是晚復渡河宿磴口。

石咀子爲寧北門戶，西倚賀蘭，東帶黃河，形勢甚險，蓋所謂兵家必爭之地也，商業亦頗繁榮，爲寧夏不可多得之市鎮。

磴口屬寧夏省轄，無城垣，東倚黃河，西南北一片黃沙，別無所有；縣城人口約二百家（全縣人口約七八百家，合計四千餘人）有小學一及成年識字班，成年婦女由强迫而變爲自動上課者甚多，（每日清晨上課二小時）且多天足而舉止大方，沙漠中有此，可謂空谷足音矣。

據磴口居民云，蒙古地（按係指伊克昭盟等地）有道不拾遺之風，觀其馬羣羊羣無人看管，任其嚼草翹足於沙窩中，而不虞其爲人所盜竊，所言似有徵也。

六月二十八日，由磴口渡黃河至渡口堂對岸，復渡河宿補隆堖。（蒙古語譯音）

自石咀子起，黃河西岸爲大塊黃沙，連綿不斷，河東岸（綏遠伊克昭盟境）亦爲人烟絕跡之沙窩，數百里長途，除遇三數人家，及一二蒙古包與少數牧羊蒙古同胞外，惟見無數羊羣馬羣而已。

是日欣賞所謂蒙古包，（形勢略同軍用之圓頂帳幕，外以厚氈圍之，如須變換畜牧地方，卽拆卸馱載於駱駝身上，至所欲停止之地點，再重新架設之）並學會三數句蒙古語，（如坐爲「梭」，吃飯爲「不達以地」，那裏去爲「欺哈亞不拉」，十爲「阿拉伯」等是。）旅途雖苦，亦自樂其所樂也。

車行沙窩中，如迷途羔羊，莫知所適，時而坐車，時而下車推車，時而分頭探路，大地茫茫，置身其間，眞如渺蒼海之一粟，不禁百感交集矣。

由渡口堂東岸渡河後，陰山與狼山在望，「不教胡馬渡陰山，」我守土部隊，想能肩此重責，而不負國人之所期望也。

磴口三盛公，渡口堂，補隆堖一帶，教會力量極大，人民對彼之信仰亦極深，我所鞭長莫及之處，而人輒利用之以越俎代庖，焉此關心邊疆者所宜特別注意者也。

六月二十九日，由補隆堖經黃楊木頭至臨河。臨河爲綏西大

縣，全縣人口約十一萬人，縣城亦頗寬大，惟未見十分繁榮也。

七月八日由臨河乘牛車（汽車找不到汽油，馬車亦因時間倉卒未曾僱到）向五原進發，是晚宿天吉泰橋。臨河距五原百八十里，汽車三四小時可到，而牛車則非三日行程不可，兩相比較，懸殊太甚，令人不得不崇拜科學萬能也。

臨河東行二十里為紫金寺（譯音）建築頗莊嚴雄偉，惟附近房舍及牆垣漸次頹毀，頗呈衰落景象。廟中六七喇嘛，在大殿右側誦經，隨誦隨吹喇叭，喇叭長者約丈餘，「闍闍嗚嗚」之聲，似帶幾分悲慘音調。蒙族同胞，迷於宗教，以致種族衰弱不振，國事如此，猶不覺省，亦可悲矣。

七月十日抵五原。自渡口堂起至五原止，沿途宜牧宜耕，因地廣人稀，百分之九十以上土地皆荒蕪無人過問。據云欲至此間墾荒者，可至所屬縣府請求登記，每畝僅值法幣一元左右，如戰事結束，西北交通幹線完成，移東南過剩人口來此開墾，則國計民生，受益誠靡淺矣。

五原東距安北百二十里，東北距百靈廟三百餘里，東南距包頭亦三百餘里。自百靈廟安北包頭相繼淪陷，五原已成為西北國防最前線之指揮重心。

西北甘寧青一帶，回民較其他各處為多，然據調查所得，寧夏回民最多之縣，亦不過全人口十之四，且此數目中，大都為漢族同胞，不過信仰回教，如其他信仰佛教耶穌教者然，真正所謂回族同胞很少。馬少雲主席云「西北祗有回教，并無回族，不應有回漢界限之分而互存敵意」所見甚韙也。

寧夏綏遠各地之地名，有因某人開始佔有此地而得名者，如寧夏之吳忠堡，王洪堡，楊和堡，綏遠之郝六圪旦，王洋圪旦，（圪旦者蒙古語稱在此平地上較高之點也）等是。有因商店招牌而得名者，如寧夏之三盛公，綏遠之天吉泰橋，及隆興長（卽五原新城）等是。有因瓜分此地面時之順序而得名者，如頭分子，二分子，三分子，四分子等是。有因譯蒙古語之音而得名者，如補隆埳蠻各素等是。甚有達三四字為名者，如黃楊木頭是，形形色色，難以枚舉，此僅述其大概而已。

八月二十二日。塞下秋來，風景頓異，覩北雁之南飛，覺離情別緒，一齊湧上心頭，塡滿江紅一闋如左：

遠樹含烟，極目處，平原無際，人意懶，西風乍起，新秋天氣；一部離騷消永晝，幾杯濁酒排愁緒，嘆年年作客在他鄉，身如寄。 堂上親，髮似雪，閨中婦，思如結，看初圓塞月，倘傷離別；破碎河山須補綴，燎原烽火期撲滅，費思量家國兩關情，其先國！

八月三十一日乘馬至陰山山麓遊覽（五原至陰山山麓約

三十里）道經折桂鄉時馬騰蛟留用中餐馬現年六十四歲精神矍鑠，且喜健談，殆所謂老當益壯者也。

綏西月餘所見小學教育民衆組織以及政治設施等均較沿途所歷各處爲佳，傅主席埋頭苦幹之精神誠有足多者。

四　由綏遠至青海

九月十三日由五原出發經百川舖，陝壩，黃楊木頭，補隆淖至渡口堂。百川舖爲綏西新興之市鎮，用以紀念閻百川氏者。街道整潔，市面亦頗繁華，爲塞北不可多得之市鎮。陝壩屬臨河轄，爲現綏遠省府所在地，市面與五原臨河約相等而繁榮似過之。

九月十四日汽車由渡口堂渡河，將上岸時，因繩斷渡船破壞，車身三分之二落水，經數十人用力牽曳始獲登陸，由此可知集中力量與協同一致可以制勝一切矣。

有史以來的最大建築物

平公

中國古文阿房宮賦這篇文章可謂寫得巧妙無比，第一是誇大得相當驚人，把阿房宮寫成世界上自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大建築物，卽古希臘鬥獸場或貝邦城 Pompeii 的宮殿也應低首於阿房宮，第二是文章寫到末末了來一個「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弄個死無對證。現時陝西隴海鐵路站的興平縣還有阿房宮遺跡的一個木牌樹着，遺跡却是一絲不遺了。根據這篇賦看來「……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應該阿房宮的東門至少在潼關，北門在咸陽，西門在興平，南門在華淸池，否則涇渭二川，不得流入宮牆也。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四二一二八四

美豐信託存款

有固定的保息進款
有意外的紅利收穫
保息：月息壹分
紅利：由本行每十五日牌告一次

隨時可存　手續簡便
外埠存款　通訊辦理
備有詳章　索閱即寄

四川美豐銀行信託部

地址：重慶中正路總行內

運通商行重慶總行

業務

以忠誠的態度　服務社會
以迅速的方法　運送貨物

承辦水陸運輸
代保兵火水險
代客報關完稅
信託買賣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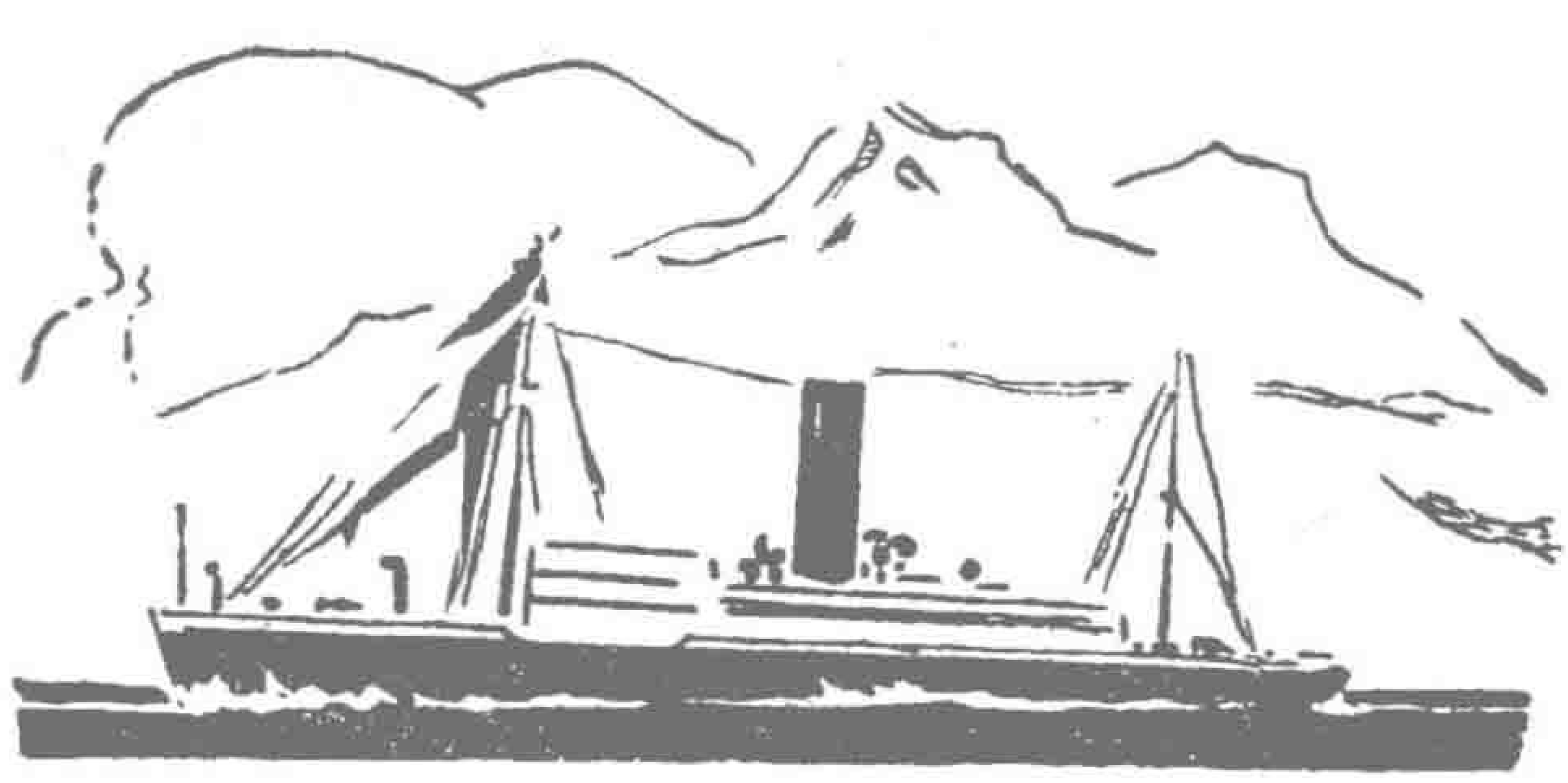
穩妥・迅速・
簡便・省費・

總行：重慶白象街一三一号　分行：成都東安里三号

重要市鎮均設有办事处

搭太古輪船貴客請注意

敬啓者本行特備堅固快捷輪船船位廣闊伙食美備招呼妥善
常川載客來往上列各埠



香港　上海
天津　汕頭
廈門　福州
青島　威海衛
烟台　海口
北海　海防
暹羅　石叻

貴客搭船及欲知船期價目請
移玉至

南泰恆記 香港德輔道中一百二十七號 電話二〇一二五及二七五六七

南泰恆記支行 廣州灣西營丹社街三十號 海防華人街十三號

本行船期每日均有登載在循環工商華字華僑等日報
貴客搭船必須向本行華客總代理南泰恆記先購妥船票然後落
船此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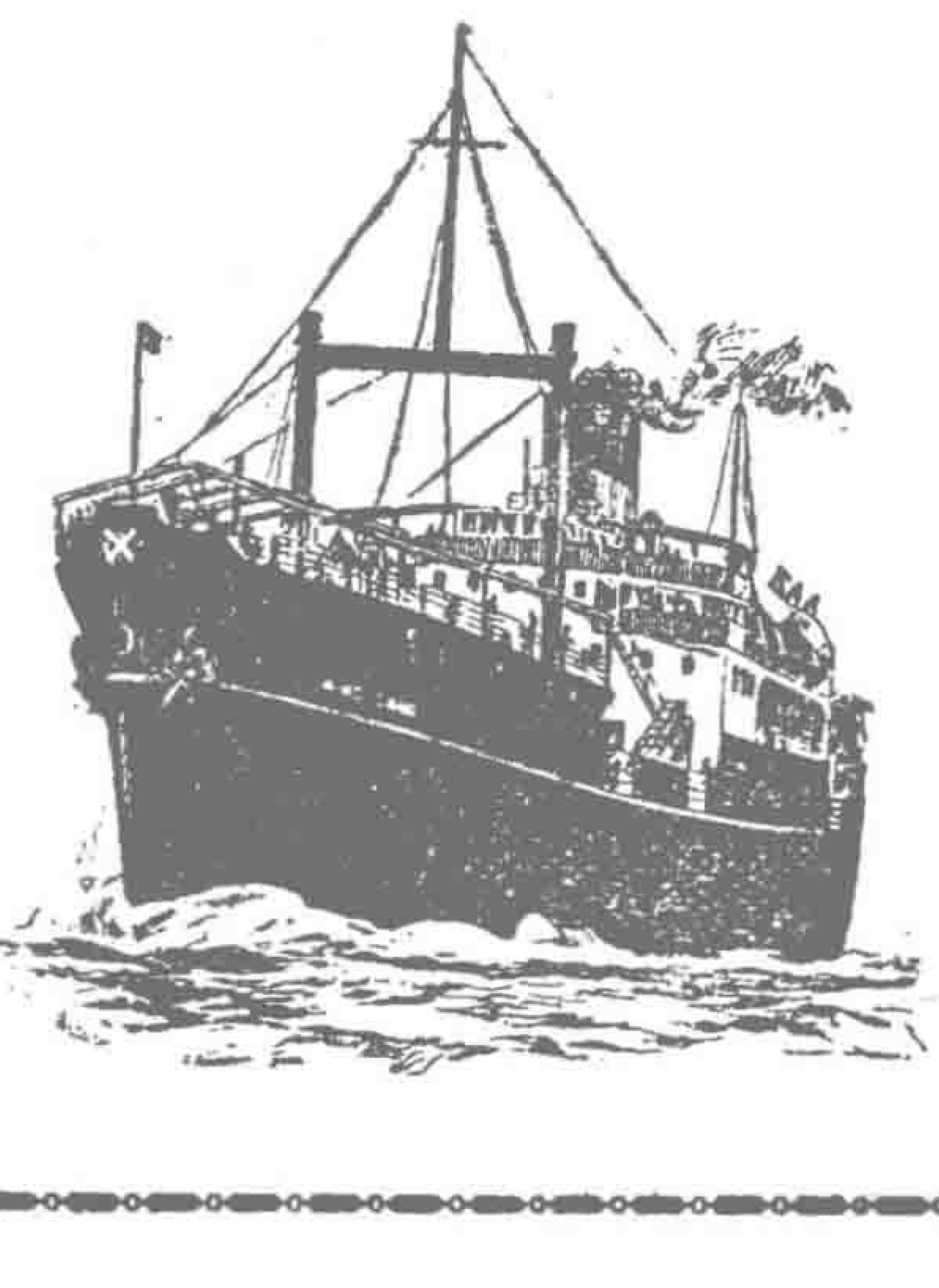
香港 **太古洋行謹啓**

香港渣甸洋行

總經理印華輪船有限公司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CENERAL MANAGERS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HONGKONG.

本公司備有堅固快捷輪船，常川行走南北洋各埠，垂百十載，近更刷新改良，無美不臻，南洋航線，專走石叻庇能吉打等埠，及接駁澄州貨物，由吉打同頭，經庇能，同香港，轉廈門日本，北洋航線，則分而為二，一走廣州香港，汕頭福州烟台天津等埠，每星期一次，一走廣州上海青島，順經



汕頭，幷接駁長江沿岸各埠貨客，每三日一次，海防航線，由香港往海防，順經海口北海，每星期一次，所有食用豐富，客位安適，兼設無線電機，消息靈通，貴客光顧，無任歡迎。

香港（代理客位處）永茂生記 干諾道中五十號三樓 電話二一零五三號
（問事處）中環必打街本行辦房 電話二一四七七號

香港渣甸洋行啓

四二一一二八六

從上海到重慶

——給母親的信——

屠柄恆

下面二封信是金陵大學學生屠柄恆君寫給他的母親的。他於去年年底從上海動身到重慶去，信中報告沿途經過情形甚詳，特爲發表於此，或可作爲旅行者的參考。

一

親愛的母親：離家後在香港寫了二封信，沿途在北流、及梧州各發一電，諒已轉到。我走了這少有人走的路，想母親一定天天爲我擔心，現在可以放心了，因爲我們已經走過難關，後天可到柳州了。這條路，不但上海人不大知道，連香港的人也不很明瞭。這次承王翰伯先生的指示，說有人剛從廣州灣，到了內地，他有三位朋友，也想走這條路。我原定的計劃，爲了節省旅費及好奇心的衝動，便決計跟他們三個人一路走。我這次祇知道可以走，的確未免冒險，現在已經到了內地而且一帆風順，機遇特好。我們從香港乘大寶石船至廣州灣，因艙位未能預定，化了十二元港幣買到了統艙位子。那天清早蔣紫東姻丈陪我上船，和我說了不少的話，贈給我一個「忍」字，叫我不要年少氣盛，處事過火，能忍耐，終是便宜。我現在常常記着，因爲我已覺得「忍」的效果了。的確他是一個好人，對小輩好像朋友一樣，使我們對他同情。統艙的床位眞擠極了，全艙有一百多人，每人帆布床一只，除了上床外，沒有地方給你活動。那晚風浪又大，人氣又熱，飯也吃不下，和衣坐了一夜。次晨到廣州灣，有店家來接，我們同到寶石酒店，行李交給酒家，擺渡上岸，坐了接客汽車，約半小時至赤坎。天氣和暖，我祇穿一件絨線背心。赤坎是法租界，他們幣制極繁雜，租屋用港幣，買物用國幣或毫洋（一元國幣換三角二分毫洋）烟賭娼妓公開，歌女樂器中西合璧，眞眞好笑。在旅店二天，我們就預備雇轎子。可是同行三人，忽發覺路費不足。他們三人只有六百多元，當然不能到重慶，所以他們一定要至梧州中央銀行的周經理處設法，因同他很熟，可以借錢。但目前六百多元也不夠到梧州。結果把我所有的錢也拼入，共一千零些，剛可到梧州，但覺太危險。於是大家預備四人雇三頂轎，一人輪流的走，可省一百多元。可是天不絕人，我們去拜訪赤坎中央銀行主任，却不甚熟識。剛巧他有朋友，要匯錢至上海，匯水大須吃虧，他就答應供給我們四百元，我們打電報至上海還給他

家裏。那天眞是說不出的開心，一個哈哈三個笑，那晚就大吃一頓。第二天一早乘轎向北流進發，預計五天可到北流。轎價每乘一百四十元，行李每斤七角。第一天晚上到廉江，住長江酒店，那面沒有電燈，言語不通，食物很貴。一宿後，繼續坐轎。聞當地人云，由廉江到石角，要過七星嶺，其中過雞籠山有土匪，要請他保護，每名大約十五元，還要給他吃飯，人數又不能預計，算起來錢又要不夠。到了北流，如何到梧州，還不知道。在地圖上看，大約有河道可繞。不料剛有陸川餉捐局，押餉隊長一個，士兵八名，要從廉江回去，對我們出門人，很表同情，願義務護送過山。我們有了兵隊保護，一路上威風得極。聽說上月，共出了七次事，我們眞運氣，不能不感謝我們武裝同志。那天正是聖誕節前夕，天下雨，天氣就轉寒。聖誕節便是我的生日，不免又想起家來，不知家裏如何過着聖誕。因爲天雨，在良田躭擱了二天，轎夫挑夫隨路敲竹槓，天雨不肯走，他們照樣要伙食。（一天要八十元）他們說的話，我們有懂的，有不懂的，有許多地方，祇好忍耐一些，究竟他們是苦力，也怪可憐的。從赤坎到北流，一共走了七天路，經過廉江石角樂川米場等處。最苦惱的，我們沒有多帶乾糧，因爲一路上村莊極少，每天祇吃一餐，沿途沒有食物可買。到北流，旅館內有一大鏡子，我好久沒有照鏡子，看看自己竟不認識，亂亂的頭髮，根本沒有時候去料理頭臉，更瘦了不少。在北流雇了一只小船到梧州，計桂幣三百元，（合國幣一百五十元）本來可至藤縣，直上柳州，因錢不夠，非到梧州借錢不可。因從北流容江上流進發，河水淺得一望可以見底。今天正是二十九年除夕，想起上海外祖家裏，正是過年。我們在北流買了二只雞，出四元大洋，在船上吃白雞，眞是別有風味。第一天到容縣，柚子是出名的，出一元錢，買了三只。再前進，風景幽美，我們順流而去，水勢湍急，曲折不定，看去好像已是山窮水盡，而一轉灣，又是一片大江。我們一面賞覽風景，一面吹着喇叭。還有一個同伴，吟着古詩，高興得簡直不肯回艙去睡。我們若走別條路，也許看不到這般好風景，算是值得的。容縣之後到自良，自良是小鎭，我們上岸走了一趟。第二天到五竹，第三天到藤縣，那面有電船，到梧州四小時可達，若坐民船需一天半。船夫同我們買好了票，到梧州天已晚了，住在大南酒店。梧州街道寬闊，市面繁盛，能看見電燈。第二天剛有船至石龍，如待下班，又要四天。早晨至中央銀行借錢，我肚子不舒服，沒有去，結果他們借得千元，如願而回。買四人同住一間艙位，每人二十五元，當晚上船，我們眞是高興，想到梧州的時候，四個人只有幾元的零錢，如再有開支，祇好賣東西了。那電船極慢，又震動得不得了，在船上三天，經過桂平，武宣，都不能上去。到石龍，先由小舟渡岸，岸邊都是岩石，要爬上去，行李由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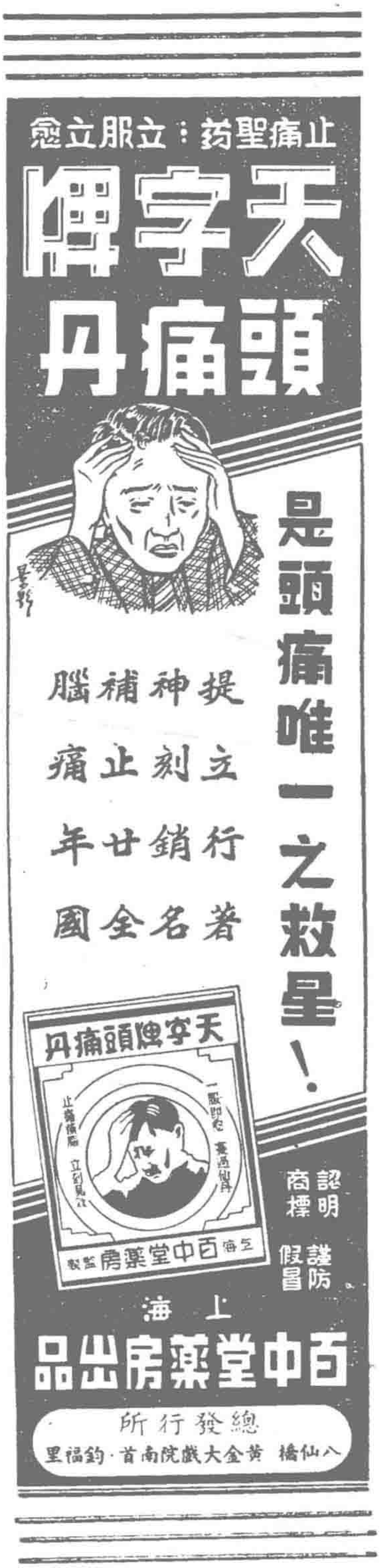
夫挑至酒店，沿路一片荒山，走了好幾里路，才到石龍。旅館好像雞棚，舖板上舖着稻草短蓆，要二元國幣一天。我想現在牢監，或許比牠好些。次晨向汽車站買票天還沒亮，已有人等着。我們自己動手，把行李搬上，佔好了坐位，分一個人去買票，一小時半就到了柳州。柳州充滿了一片雄壯之氣，看起來，都欣欣向榮，我們眞有希望呢。柳州分南北二部，中隔柳江，有大橋通兩岸，過橋須買過橋票，一角有四張。我們住在柳南樂羣社，是該地最好的旅館。我們竟吃西餐，理了一次髮。從柳州到貴陽一條路，眞是大問題。柳州雖有商辦汽車，但要到宜山去等車，先要登記，車期也沒有一定。離開學的日期，祇有二十天，想想還是照香港定的計劃，決定到桂林，去坐飛機，化了四百五十元國幣，當天可到。我便把行李搬到了柳北車站，買到了次晨六時開的車票，二等八元三角。次早四時就起身去北站，路邊都是荒野，一個人到覺得有些寒凛凛。火車上非常的舒適，我便把這封寫了又擱，擱了又寫的信繼繼續續，方將這次行程寫完，覺得一些不苦，反而快樂。不過希望早到成都，一路上常常想起家來，並且夢裏還家，現在才覺得家庭的甜蜜，使我常常留戀，正不知幾年後才得重聚。在容江民船上，我看完一本陳有善送我的一本「浪子，」我深深地被感動流淚。母親的愛我們，正好似書中的基督愛萬民一樣，眞是無微不至，而我不能領會母親的慈愛，常有不應當的地方，而言語又常使母親難過。聖靈充滿了我，更感到過去的不是，我求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更請求母親原諒我。離別了慈母，眞好比迷途的羔羊，希望上帝能指示我，走上正當的大道。更渴望母親能時時賜給我訓言，使數千里外的遊子，得着上帝和慈母的領導，從迷途中囘來。母親生日將到，我常常記着，我曾托人送上蛋糕一只，連同這封信都包含了我一顆敬心請母親接受了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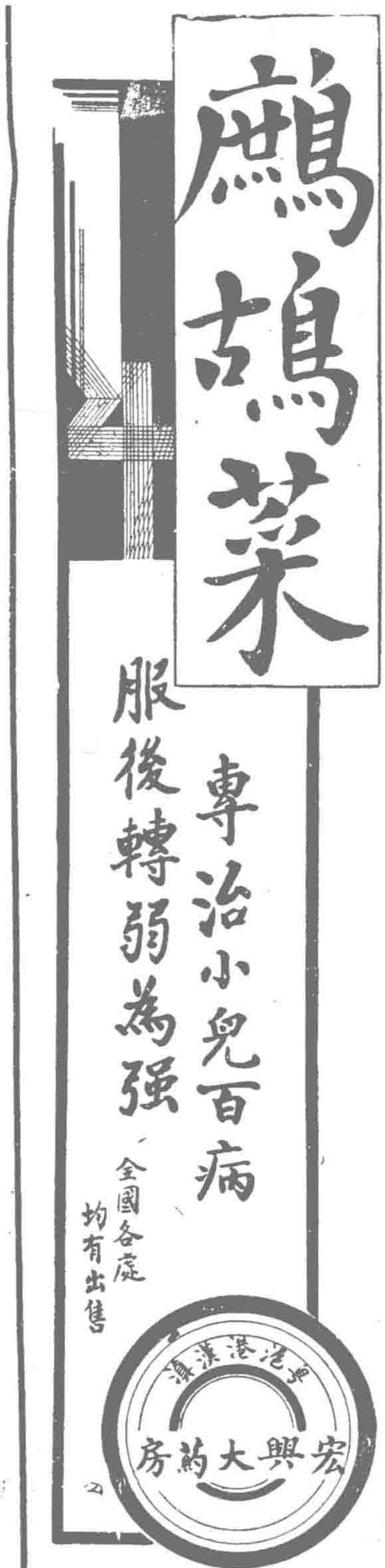
二

親愛的母親，桂林發的航函，諒可收到。這封信到的時候，母親可以放心了，因爲我已經平安地到達了陪都。十日早由柳州搭車，下午到桂林，次晨去看中央銀行的吳經理。他說飛機票不易購，而且由桂飛渝要五百四十元港幣，未免太不值得，不如仍囘柳州，他代我設法買車票。那天夜裏，我乘車囘柳州，在車中我很覺懊喪白走了一趟，恐又失却了三個同伴。到了柳州，連忙到從前的旅館，幸而三個同伴還沒有走，於是我又加入了他們的隊伍。我們等不到客車，乃托旅館探詢去筑的貨車，結果尋到了一輛裝鎢沙的車子，每人要一百七十元，但行李可不必化錢。路上經過宜山、河池、南丹、獨山、都勻等處，晝行夜宿，三日後到貴陽。到經濟部運輸站的站長處，問車子，說是四五天後，才有

運貨的車子。我們便在貴陽住了五天，搭上經濟部的車子，我們坐在車尾沒有蔽蓋，一路上風吹雨打冷得不得了。車子是用酒精，木炭代汽油，所以上山的時候酒氣難當。沿途山路崎嶇，壁崖深淵，可怕亦可觀。經過花秋坪一段，在高山上共有七十二個灣，足足走了四天，到重慶南岸的海棠溪，即過江至重慶，一片瓦礫，悲慘感人。尋到四舅父處，適值農曆過年，正在吃年夜飯，他鄉見親人，倍覺親熱。舅氏允有車，即為代定大約開學前終可趕到，一切請母親勿念，到蓉再稟。

四二一一二九〇







中央儲蓄會
CENTRAL SAVINGS SOCIETY
分期繳款儲蓄
一本萬利
月月抽籤給彩
還本加給紅利
全會 十二元
半會 六元
四分之一會 三元
月儲
特種有獎儲蓄券
一舉兩得
既可節約儲蓄
又有中獎希望
全張五十元
每條五元
重慶：五四路五十七號
57 Wu Sze Road, Chung-king
上海：天津路二號
2 Tientsin Road, Shanghai

四二一—二九一

胡文釗有限公司

承接高等建築工程兼營石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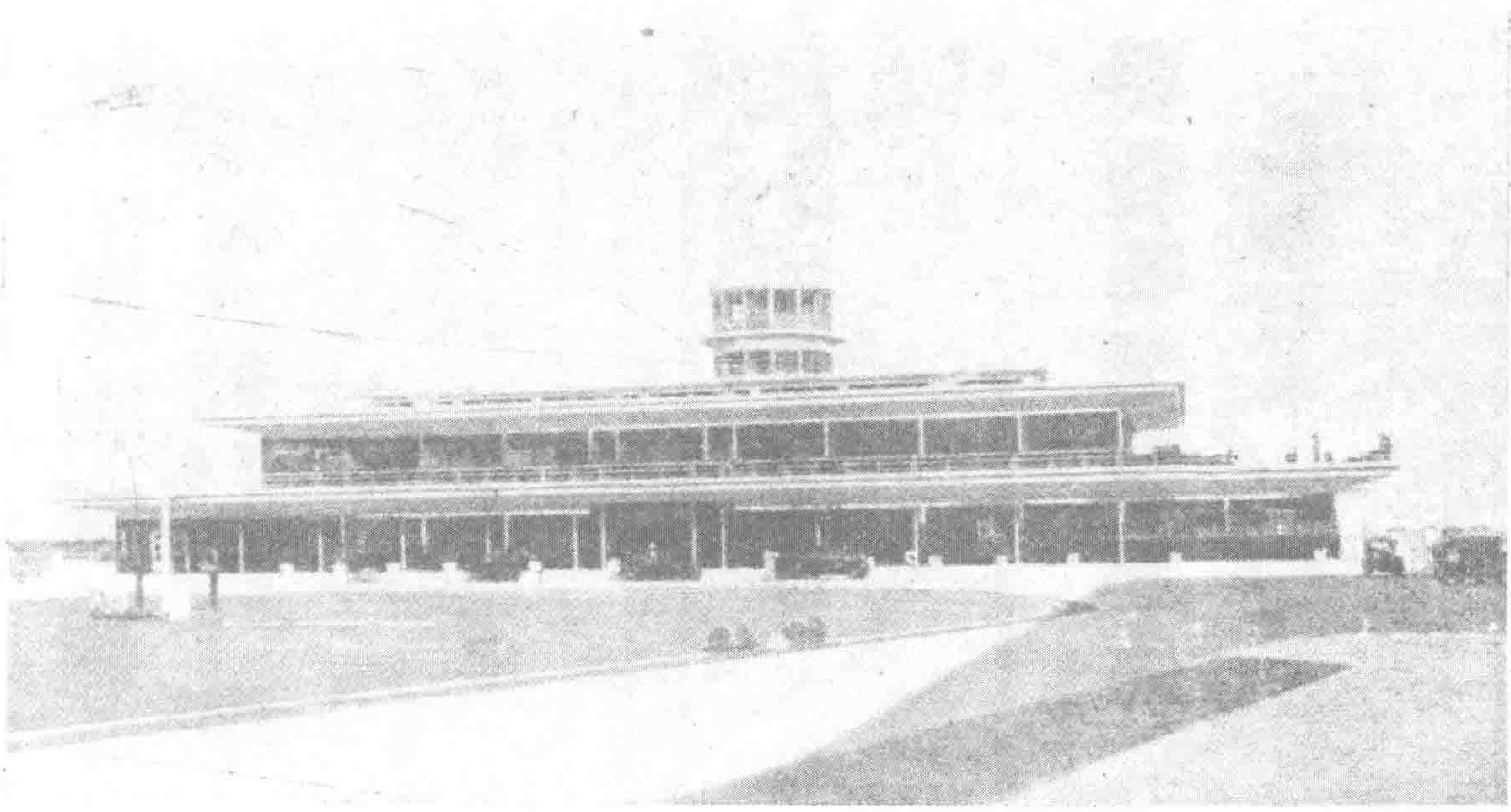
星加坡勞明拉街門牌六十三號電話四三八六

WOO MON CHEW, LTD.,

CIVIL ENG. CONTRACTORS, & GRANITE SUPPLIERS.

Head Office: No. 63 Lavender Street, SINGAPORE. Telephnoe No. 4386

Branch Office: No. 47 Phee Choon Road, PENANG. Telephone No. 2508



上圖民用飛機場總站乃本公司承建

TERMINAL BUILDING—SINGAPORE CIVIL AERODROME.

本公司承接高等建築工程經驗豐富忠誠服務口碑載道本公司內設有機器及木器兩部俱採用最新式機械化生產并有設計製造三噸至四噸重油屎轆地車及木器出筍機鑿吼機砂紙床等機器尤爲經濟實用其效率之優良誠爲歐美化本公司兼營芙蘆緬埠大小白石仔發售諸君惠顧無任歡迎

總經理：胡文釗

四二一一二九二

河內西貢鐵路旅行追記

沈弢

昨夜一夜的「熱」又加車身的顛簸甚烈，醒來車僮來問吃什麽點心，我祇要了瓶檸檬水。同車有三個同胞因為言語不通，都來拖我做舌人，我祇覺頭昏腦漲，祇恨那車子怎不還到河內！

清晨七時許車子進了河內車站，旅行社的招待上車來招呼，一羣言語不通的同胞像嬰孩找到了乳母，大家就圍着講話。同行的鄧先生同鄧夫人把我領到了四川旅行社的招待所（那時中國旅行社的尚在建築中）房間的佈置尚不壞，會客室用的幾件簡單傢俱就放在床的前面，室內風扇和燈光的裝置也尚調和；每日房金越幣三元，在這裏也還算便宜；可惜 Boy 的訓練尚不夠，雖然不像上海有種旅館裏的茶房那種流氓氣，但總不能使旅客感覺滿意；這 Boy 時常來嚕嗦，又對於我的行李很感「好奇」，我不在的時候，他常去翻看，這眞使我覺得麻煩。叫他去買的東西總略貴一些，這原是旅館伙計的習慣，可也易給人一個極不好的印象。

我到河內的時候，因為天熱，大家要午睡，我沒事也就學會了；午後搭了一輛自由人力車（這是越南通用的一種人力車，法人名之 Cyclo）上動物植物園去一遊。這裏的道路建築甚寬平，兩旁樹木成蔭。園之附近為住宅區，各色各樣的立體式的新建築，看來使人悅目異常。園中道路，禁止「摩托車輛」行駛，故行人特多。動物如虎豹熊鹿蛇等均有，植物則以亞熱帶樹木較多。園中尚有越人之「祠堂」一，其中佈置，一如我國舊制，文字亦係漢文，白種人常來此一遊。

傍晚劍湖邊上一咖啡館中閒坐，萬家燈火，映在水面上，湖中有人在划舟唱着法國的流行曲子。二年來老在警報聲和爆炸聲中過活的我，處此也不就覺越幣的匯率是如何高了！

在河內的一家打字機公司內遇見了一位姓阮的安南大學生。他除了法文安南文外，又懂得講德語和英語。他告訴我許多關於近代的安南故事。晚上，阮君請我在他家裏吃一頓純粹的安南夜飯；其實他們的菜和我們所吃的差不了多少，不過多一種臭而鮮的調味醬油而已。他們愛吃生的蔬菜，在我吃來也覺得很可以。

他們有一種酒，據說是米做的，外表味兒也同高粱差不多。飯後，他的表兄同我一起下中國象棋，又寫了許多中國的文言文來和我筆談，他們談吐之間，很覺得我國文化的偉大。他的中文書法，比我美麗，還能做幾首五言七言的詩，我國文化，迄今尚有人喜歡研究，自己可不要看不起它，免得將來在外國人前塌臺！我自己這樣的想着。大概因爲華僑那裏的文化水準低，所以當我們談到歐洲歷史和地理的時候，他們似乎很驚奇，接着就問「我許多中國的大學教育的情形，我說得連他的女兒也羨慕想去中國讀書了！

第三天的午後，我搭上了河內西貢的通車，阮君來車站送我，給法國探目詢問了幾句。

二等車廂裏共有四個座位，（白日是坐位，夜間則改爲臥舖）除我以外，另有二個做濬浦工程的法國人，和一個從新加坡來旅行的英國人，英國人名叫 John Cooney 人很健談，他自六十歲告老休退以後，因爲上次歐戰中受了刺激，迄未結婚。老家在新西蘭，他則到處作他的「旅行。」他給我看他的護照，在這四年中他遊遍了全美洲和歐洲，英屬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這一年，他去過上海，香港，廣東，越南和印度，他說美國和中國的Boy最使他喜歡，最不好的是馬來人和安南人。有次在車上，他發現車僮躺在他床上的時候，他很客氣地同車僮講，「不要緊，你睡好了，要不要一杯茶？」我聽了忍不住的笑，可惜車僮聽不懂他的話，一溜地逃走了！Cooney 先生聽我說是從重慶來的，他問我那一帶的風景，我告訴他川滇公路的偉大，和揚子三峽的壯麗。他說他的妹妹曾遊過揚子三峽，據說的確十分壯麗。可惜他怕嗅火藥氣，他說一定要戰爭停止了他才敢去那裏，歐戰的殘酷已駭夠他了！

車過 Tourane 二個法國人下去了，大家叫了一聲 Bon Voyage。第二天的夜晚，Cooney 先生因爲半夜就要下車的，所以沒定臥舖，他同我分居了半夜，車到了 Nhatrang 他打了一下我的房門，講了許多笑話纔去。他說他喜歡海濱，所以預備在那裏住上幾星期。後來他來信還說那裏好玩，勸我也去玩一次，可惜我不像他那樣自由，迄今還不知那裏是怎樣的好玩！

車過了 Tourane 因爲已是上山路了，後面又另加上一個車頭，速率也減低了不少；到第三天的中午，我們才進入了西貢車站。

河內西貢的國有路，全線都是沿海而築的，所以時常可以看見美麗碧綠的海灘。在滇越路上，一個法國人就告訴我這段路程上有美麗風景，可惜我是因公旅行，不能在 Baie. D'Along, Hue, Tournae, Nhatrang 等地遊一下，美麗的風景也祇能待將來的欣賞吧！

國有路也是狹軌的鐵道，可是車內的設備遠在滇越鐵路之上，Wagon Restaurant 裏的菜也比較好，車身也不像滇越路的顛簸得厲害，這一段的旅行就夠得上說一聲 Bon Voyage。

人參果

始平

天津有句俚語說：「豬八戒吃人參果」，意思是「不識貨」，適用於嘲笑寡聞寡見的人，也有用爲自己謙遜的談笑，大概和粵省俚語的「牛嚼牡丹，不知花共草」是同樣意義。從西遊記小說上看來，人參果之爲物，一定是好得了不得的大補品，吃了可以延年益壽，或者甚至於長生不老，總之是極珍貴極珍貴的東西也無疑。據屈文六先生和故朱子橋將軍說：其物即今之蕨蔴。蕨蔴可就不難找了，甘肅岷縣，新疆哈密一帶都有出產，狀如人形，質如土豆，清甜可口，皮色似紅薯，可以熬汁，煮粥，當地人似乎不甚以爲太貴重的東西，雖然產量不多，市上也沒有行情。大概從前唐三藏僧從長安奉旨赴西天取經，他的路線是經過今日之西蘭公路，在平涼附近的花果山水簾洞收孫悟空，流沙八百，弱水三千，全是新甘一帶的沙漠地，全程即是今日中國通蘇聯的國際交通大道，從前交通困難，因此西北特產的蕨蔴，便視爲稀世之珍了。

華華公司

綢緞 布疋 呢羢 服裝 禮券

重慶分店民權路
二樓百貨商場

電報 〇一八六
電話 一二六二

支店
重慶民族路
江津五福街

四二一一二九五

戰時英國的日常生活（譯）

Harvey Klemmer 原著

嚴安孚

不知怎樣，在戰爭的緊張情形之下，我們往往忘却了一切日常生活的事業仍繼續在進行着而且進行得與和平時期初無二致。

這在今日的英國更加是確實的。英國處於戰爭的狀態中，已有十八個月了。在此時期內，數千百人受到死傷；數萬萬元價值的財產被毀滅；國內幾乎每晚受到轟炸，並常常遭遇着被敵人侵入的威脅。然而英國的人民仍舊過他們的日子。政府和工業繼續履行它們的工作，生活繼續進行着。

在戰時，英國中使我得到最深刻的印象的，是英國人民的態度。（本文原作者哈維·克萊墨是倫敦美國大使館的參贊，在職三年，曾遍遊英倫三島，因此他有特別的機會，觀察到英國從和平時期到戰爭時期的轉變。）他們的民氣是莊嚴的。在法國與荷比兩國淪陷之後，尤其在洛特丹（Rotterdam）被炸後，我們中有幾個人擔憂英國人民或許不能忍受了。那時他們處於猛烈的轟炸之下，已有六個月左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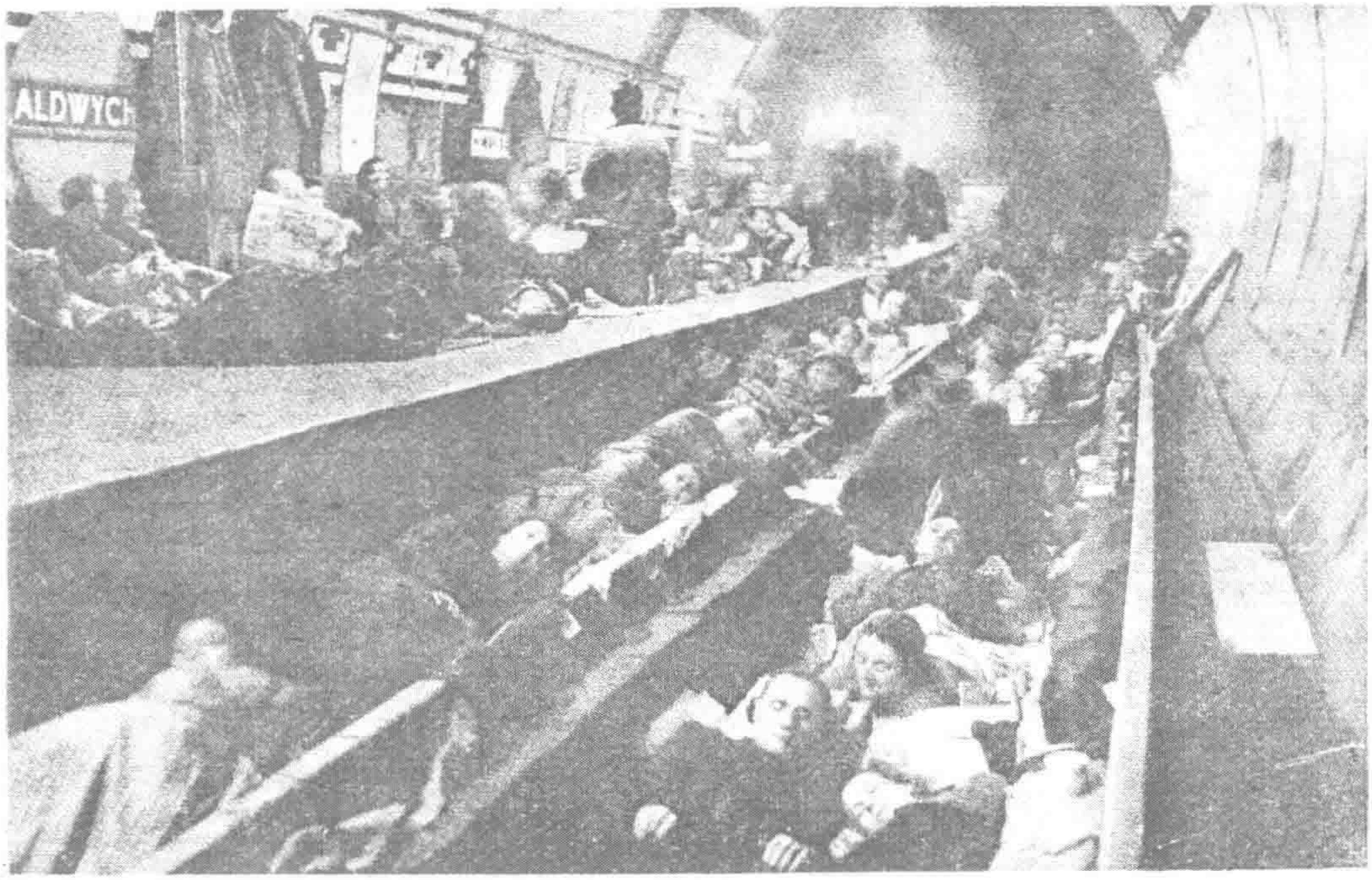
除非德國人有一種比較現在所有的更厲害的東西，否則英國的平民能無限期的維持下去。

我想當德軍對英國最初實施閃電戰的時候，在一個簡短的時期內，英國人民或許要受不住了。我很清楚地記得第一個可怕的晚上（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有三百多人被炸死，一千四百人左右受重傷。倫敦的東端變成了一個廣大的地獄。我們心中想，這種刑罰，一定不是人類所能忍受的。

又一晚過去了。又有五百個人死去。人民忍受着飢餓。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到了那個時候，據我看來危機已過去了。

人民各自準備着每晚來自天空的襲擊。他們不願逃跑。他們遵守着政府「堅持到底」的命令。在九月間可怕的晚上，倫敦一般人民這種堅毅的精神或許足以預卜不列顛帝國的最後勝利。

「前線壕溝」中的平民



倫敦 Aldwych 至 Holborn 一段之地下鐵道及月台，均作為避彈室。每夜就臥於此者凡十五萬人，火車已暫行停駛。

四二一二九八

•「日倫敦的市民——以及英國其他城市中的市民——都已把自己配合一種新的生活方法，這種生活和上次大戰中前線兵士所過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每天晚上，數百萬人走入地下室，藉以避免炸彈碎片的危險。但在白天，一切生活多少和平常一樣地進行着。

一九四一年正月下旬，在我尚未離開倫敦之前的一個晚上，我們遇到一次極厲害的空襲。發出尖聲的炸彈，差不多每一分鐘落下一顆。有幾處地方起了火，城中一部份——倫敦的金融區——被炸成一片瓦礫場。

炸彈的爆裂聲和融融的火光，使我們覺得猶似處身中古時代的一種夢魘的境界中。那天晚上很少有人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懷着一顆恐懼的心去揭啓我的窗簾。其實那時候已沒有恐懼的理由。太陽照耀得很明亮。培克萊方場（Berkeley Square）上的交通進行如常。我看見有一個我所認識的清道夫正在工作着。公寓中的侍役穿着輝煌的制服站在門口街沿上。模特兒和女裁縫直向着街道那邊的服裝店進去。一家旅行社的大玻璃窗上，貼着幾張大的招貼，佈告往澳洲去的船隻。

在我自己所住的大廈內，那些僕役跑來跑去，忙着準備

早膳和摺疊衣服。當我經過門廊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出店正在很細心地揩擦大門四周的銅質器具。

這天早上的情形和隔晚的經過，這中間的差別，在我看來足以象徵着英國目下所有的兩種生活。



尼翁茶室女侍者，凌晨必須起身爲地下臥客準備晨餐。故若輩即就茶室之避彈室中就寢，將制服懸掛壁間。

橋樑依舊列車無阻

在閃電戰爭中最令人驚異的一件事就是各種公用事業仍舊能繼續進行。當我在正月下旬離開倫敦的時候，每一個火車站都在進行着工作，差不多像和平的時候一樣。倫敦泰晤士河上二十座橋樑都開放着。數千輛雙層公共汽車在曲折的街道上往來行駛，一如過去三十年來的情形。雖然每晚有十五萬人擁入地下鐵道上去睡覺，但在日間各個路線上的公共汽車都照常行駛。

古色古香的倫敦汽車以及和它們同樣古式的汽車夫繼續履行工作。它們在最猛烈的空襲中，仍停留在街上。

在閃電戰初起的時候，這些老式的出差汽車多少有一些乘機抬價的情形。後來經倫敦警務處的干涉，纔恢復了平時的車費。但大多數乘客自願多出一些酒錢，這樣一來，彼此都覺得很快樂，而使這些重要的交通工具繼續它們日夜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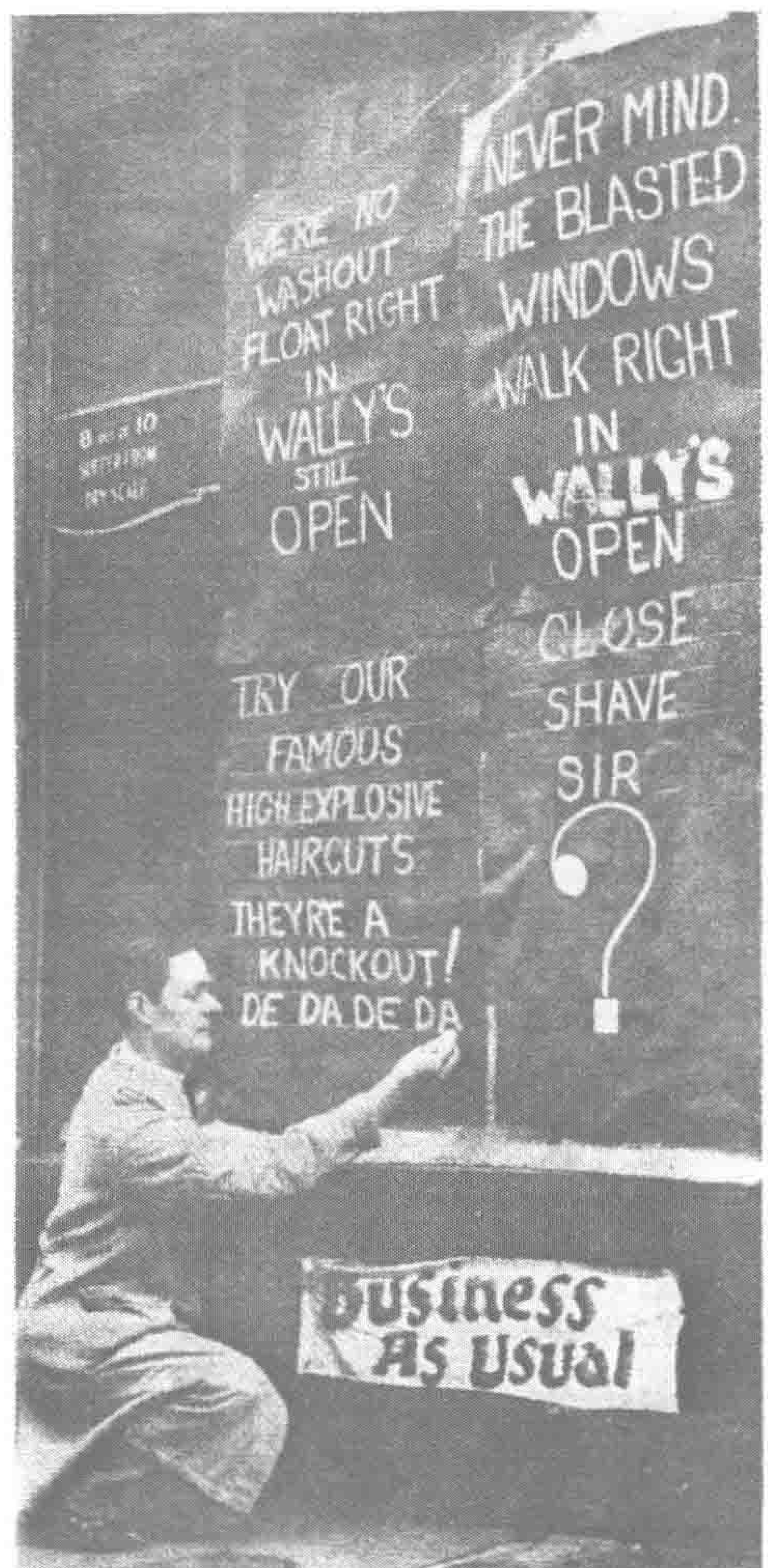
倫敦的煤氣供給，有時發生偶然的阻斷，這種阻斷，往往是限

於局部的。有時自來水也發生中斷，但是這種情形也是難得的。就大體而論，倫敦區內的自來水，煤氣和電氣的供給，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

例如在美國大使館中，我記得電氣供給的阻斷，祇發生過一次。那是由於附近一處電氣分廠被炸彈擊中的結果。但電流斷了半分鐘之後，就恢復光明了。

電話的服務，在閃電戰開始的時候，確受到很大的阻礙，但現在差不多已完全恢復常態了。長途電話的交通，有時受到一些限制，但本埠的電話交通則一些也沒有阻滯。英國的電話服務向來是緩慢的，自從戰事發生以來，也不過如此，並沒有格外的緩慢之事。

在英國，電報事業都是由郵政局兼辦的，自歐戰發生以來，一切電報，仍能照常收發。出門在外的丈夫仍能打電報給他們的妻子，關照她們接候來自維多利亞的五點四十八分的一班火車。你仍舊可以拍發各種應時的通電——至少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當我離開倫敦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做的。



倫敦店舖櫥窗為彈片震碎後，均覆以黑布。上寫廣告詞句，而「照常營業」一語，幾為倫敦市上之口頭禪矣。

「照常營業」

英國政府已採取一種「照常營業」的政策。大多數商店都開門應市，它們所有的貨物都很充足，它們的營業也很發達，因為有些人深恐戰爭時期內或有物品恐慌之虞，所以把衣食等日用物品都預先購備好。

你仍舊可以走進一家倫敦的商店，購下你所需要的東西，然後吩咐店員把貨款記在你的賬上。如果你所購的不是龐大的物件，那末他們將請你自己帶去；恕不派人送到府上。在可能範圍內，他們也不替你用包皮紙包起來。除了這一點以外，其他購物時候的情形，和戰前並沒有多大的不同。

四二一一二〇〇

批評政府的人說英國的「照常營業」政策太過分了，如果要在這一次戰爭中獲取勝利，將使人民受到更大的犧牲。現在，奢侈品的貿易已減少了。無疑的，有許多以前向來被認為是日用品而不是奢侈品的營業將來也要受到政府的限制。

「照常營業」的政策雖然有它顯明的弱點，其實也不能說是完全不智的。它已展緩了戰時經濟的震驚。這對於將來的士氣，一定有很好的影響。

德國人已有好幾年得不到東西了。英國人不過正在開始受到戰爭的剝削。如果戰爭延長下去，這裏面的相差，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糧食的情形仍舊很好（在我寫本文的時候），但在戰爭結束以後，或許要受到重大的犧牲。現在計口授糧的主要物品是乳油，白糖，茶葉和肉類。

從民氣的觀點上說起來，茶葉的短少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英國的人民差不多什麼東西都肯放棄，但他們的茶葉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的話，他們一定要急得跳脚了。橘子，檸檬，洋葱和其他幾種不是計口授糧的物品，都漸漸地少了，但大多數種類的食糧，仍可以大量購得。

物品二千種計口授糧者僅五種

有一家雜貨舖子貼了一種廣告，上面寫着：「本店備有食品



倫敦天主教堂中之一對男女，在瓦礫場上，由神父主持結婚禮。

四二一—三〇一

二千種；計口授糧之物品僅五種。」

大多數人在目下戰爭的時期中比較平時更吃得多，這是實在的情形，我自己也如此而看看我幾個朋友也無不如此。當你走進一家餐館內而見了烘炙器上一塊美味的猪排時候，你立刻會有一種反應：「我想我吃一塊猪排罷。不久以後我們無處可以購得猪排了；我們還是趁現在的時候多吃一些罷。」

在旅館和餐館內吃東西的人可以不受計口授糧的限制。夜總會裏仍舊很熱鬧。它們有各種野味，各種酒和汽水——差不多凡是顧客所歡喜的，應有盡有。有一家倫敦報紙對於這種情形很不滿意而發表攻擊的文字。政府正在採取步驟，設法使食物得到平等的支配。

一般農夫繼續着耕種他們的田。當德國轟炸機在頭頂上盤旋的時候，他們仍舊好整以暇地進行着他們的工作，這種情形，我見過已非一次。

每一畝可耕的田，必須使它有所出產。現在僅倫敦一地，差不多有九百萬人都依靠外國輸入的食物來生存——這種情形實在太危險了。

任何田主，如果他所出產的食物量額不能使政府滿意，那末他所有的田，或將被政府沒收而給與另一個出產較多的人。

需要青菜不要楊梅

這裏有一條最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剪下來的新聞：

「有亞塞羅者，植園爲業，住沙墨薩脫郡斧橋摩蘭路，因不遵關於種植之法令，昨日在斧橋地方法院被處罰金十鎊，並訟費三鎊五先令。據稱渠未得當局之許可，擅自種植楊梅約四分之一畝，並藐視沙墨薩脫戰時農業執行委員會之訓令。該委員會因楊梅非日用必需之食物，故命其改植青菜，但渠置之不理云。當時亞塞羅聞判後，聲稱渠寧願坐牢。庭上許以一個月之限期，繳付罰金。」

英國的田仍和以前一樣肥沃，但近來的外表情形，已有些不同了。每一塊田凡被認爲足供敵機降落的，都滿佈着障礙物。有時候他們把一根的木柱插在田中；有時候他們把鐵絲繫在木柱上。有時他們把樹幹，耕田機和舊的汽車堆放在田中。

有許多地方的田，現在都已掘了溝，用以阻止敵人的坦克車。有時候除了溝以外，還有一排一排的三和土做成的柱子。在每一塊田中，從天明到黃昏，埋伏着武裝人員，守候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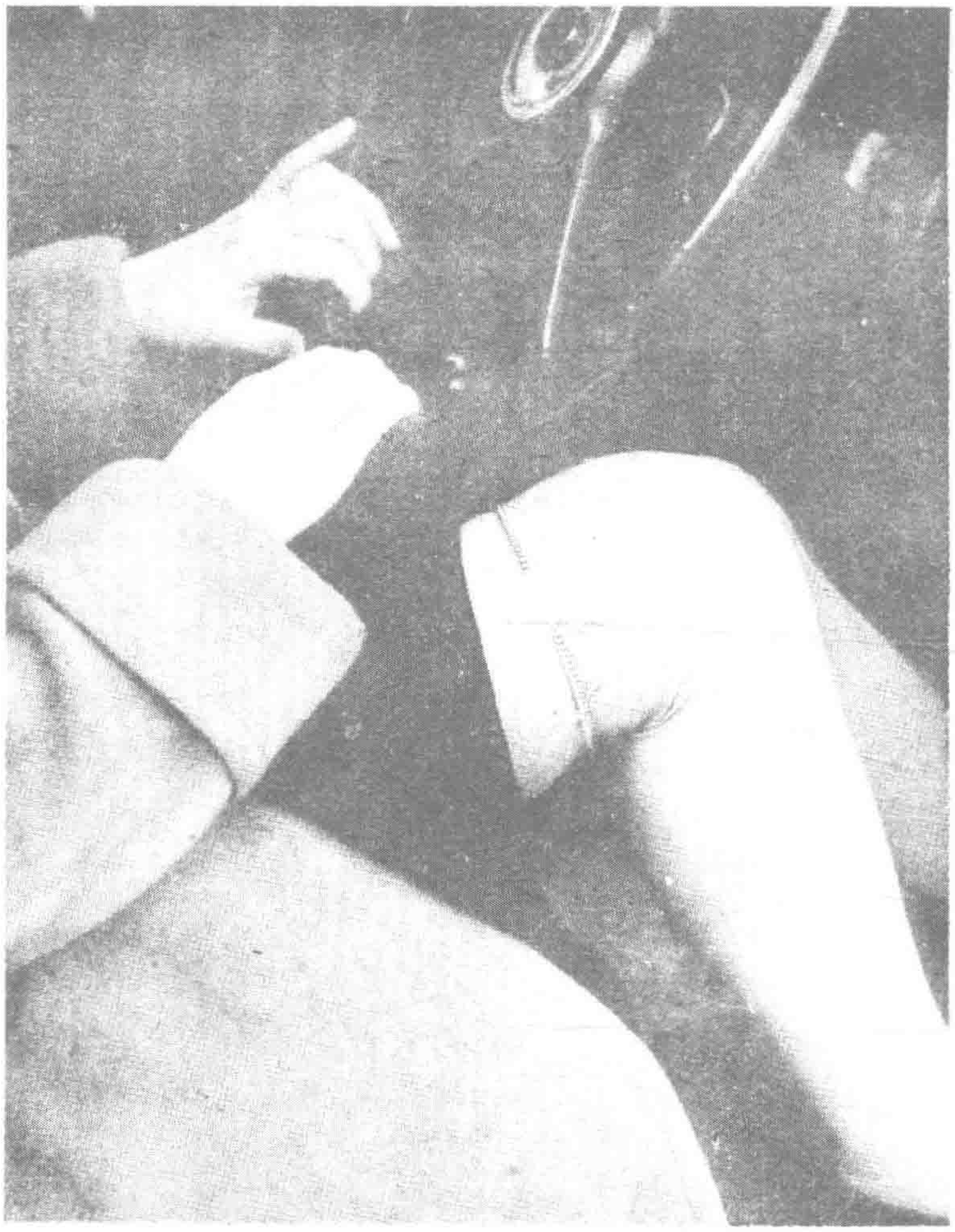
風行一時的「護身衣」

在戰時的英國，仍舊很講究時式的服裝。在戰爭初起的時候，最流行的是軍式的服裝。後來時裝專家又改變作風，換了一種使婦女們忘却戰爭的式樣。

最近時裝專家已發明了一種科學化的服裝叫做「護身衣」。在地下防空壕中過宿的婦女們大多數總喜歡穿鬆弛的衣服。

那些經濟力量夠得上的人多穿着一種柔軟而溫暖的「護身衣，」其式樣和美國的「聯衫袴」相彷彿。這種衣服極適合於坐在輪船甲板上的椅子中或鉛皮搭成的小屋內睡眠時穿著之用，尤其是在鉛皮屋中往往有冷風吹入，和潮濕的水點從天花板上滴下來。

在英國，民治主義是否已死去，這一個問題曾引起不少人的討論。依我看來，各人見解的差異大半由於對民治主義的解釋不同。



婦女用之吊襪帶下附有金屬之姓名標幟片，不幸空襲遭難時，救護者即能知其人之姓氏。

如果民治主義的意思包括營業完全自由，那末民治主義在英國一定已不完全了。在另一方面如果民治主義專指政治的形式而言，那末這種形式幾乎一些也沒有改變。

英國政府實際上對於人民和財產，擁有無限的權力。政府能下令徵發船隻，徵用旅社，工廠，馬匹和汽車，並把數萬難民安置在家庭中。直到現在，政府的權力從來沒有干涉到人民的自由。國會繼續着進行工作，從報紙上看來，它仍舊是一個辯論的集團。

輿論自由一仍其舊

據我所能看到的英國的司法，並沒有爲了戰爭而受到多大的影響。英國的法院仍舊是靜穆而公正的。在我未離英國之前，英國法院中有許多案子都是關於救火員在救火時乘機私竊剃刀片的事情，他們的代表律師請求依小竊罪從輕發落。但庭上則認爲平時的小竊罪在戰時就成爲掠奪罪，因此這些救火員都依掠奪罪被起訴。

英國的報紙仍舊不受妨礙。報紙當然不准刊載任何有利於敵人的軍事消息，但它們批評政府的權利並不受到限制。有幾張報紙對於政府批評得很厲害，有時竟使我疑心到它們或許濫用它們的權利。一個國家的內部意見決不能太過於分裂，尤其在外敵臨境的時候。英國人的報紙，似乎太過於放縱自由了。

在戰爭初起的時候，英國法西斯工會的會員都受捕，當時約有一千名被拘在集中營。據當局方面稱這一種措施並不是爲了這些人的傾向於法西斯主義，而是爲了他們的組織和德國



地下鐵道車站中之避難婦孺，晨間向小販購買餅餌，作爲早餐。

四二一—三〇四

有勾結的嫌疑。共產黨人並沒有受到多大的干涉，但他們的報紙最近已被禁止了。

在閃電戰中兒童的敎育是主要的問題之一。政府正在竭力設法供給兒童讀書的機會。據一般估計，大多數英國的兒童現在仍在學校中。大約有十三萬五千兒童仍在倫敦砲火之下。在杜佛，那裏的人民雖然受到炸彈和來自法國沿海岸之砲彈的威脅，但學校仍舊在上課。

英國青年的前途，無疑的，將受到戰爭的影響。

「打到英國去，」一個倫敦的小學敎員用特殊的音調說道。「你們中間有誰能告訴我這句話是那一個人說的？」

「希特勒！」一個幼小的倫敦孩子喊着。

敎堂之鐘寂然無聲

英國國內人民對於宗敎生活，並不忽略。幾百所敎堂已被摧毀，但一般牧師仍設法使信徒們聚會。顯然他們所受到的苦難，已使英國人對於宗敎的信仰更虔誠了。到敎堂裏去的人，事前均接獲書面或口頭的通知，因爲敎堂裏的鐘已因軍事關係而寂然無聲。打鐘的人，接獲不許打鐘的命令，除非在敵人侵入的時候。

康德培里的大主敎請求特許在聖誕節的那天得以打鐘。軍部方面說他們不能冒這一個險。當英國敎堂裏的鐘下一次打鐘的時候，它們並不是召集人民去禮拜上帝，而是動員他們到海灘上和田野中去驅逐進犯的敵人。

在戰事中，英國人民的健康並未受到多大的影響。死亡率當然是很高，但並沒有嚴重的傳染病。感冒很流行，在過去的冬季內，幾乎每一個人多少有些傷風。在擁擠的防空壕中各種咳嗽的病症很多，那裏在一個小小的區域內擁擠着六千或八千人之多。

那些醫生一天到晚忙着醫治一種新發現的病症，叫做「地下室病。」一個美國報人去參觀一處在倫敦隧道中的車站，那裏有六千五百個人睡在月台上，他就提議說這一個隧道今後應稱爲「發炎的氣管。」

英國所以沒有嚴重的傳染病之原因，無疑的，是由於英國人對於寒冷和潮濕有較强的天然抵抗力。我相信再也沒有別的民族能夠像英國人那樣過度這一個冬季，而在健康上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

犯罪在英國已大見減少，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發展。在一般的看起來，在燈火管制之下的黑暗中是犯罪者的大好機會，尤其是因爲倫敦之商店約有四分之一的玻璃櫥窗是被震碎了的。商店中偶然也有失竊的事情，但就一般而論，當局對於此事處理得很不差。



空襲時，羣衆避入地下鐵道，以站台為戲台，奏樂唱歌，盡情歡笑。

四二一—三〇六

在戰時英國中，道德非但並無退化，且較平時更佳。

那些官吏解釋着道：「在一個公共的防空壕中委實沒有談戀愛的餘地。」

上館子吃夜飯已不再有了

戰爭使英國的社會生活發生許多變遷。上館子去吃夜飯的事情，幾乎已完全看不到了。人民在晚上，除非不得已，並不出外。在黑暗的街道上跑來跑去是很不方便的，並且常常有炸彈的危險，而同樣危險的是高射砲彈的碎片。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請你吃夜飯，你可以期望到他一定也請你在他家中留宿。所以請客吃夜飯的事情差不多絕跡了。

有許多在晚上的娛樂，現在都已改在白天舉行了。戲館和大多數電影院在下午七時，就打烊了。當我離開倫敦的時候，那些戲院都在中午表演莎士比亞的戲劇。在上次歐戰時期內流行一時的茶舞，這一次也復興了。有幾家旅館正在打算舉行晨舞。

運動一事也沒有放棄。賽馬一項，不得不取消，主要的原因是許多馬匹已被軍部徵發去了，而餘下來的少數馬匹，則因缺乏馬料而難以餵養。但其他各種運動則幾乎和戰前一樣熱烈地進行着。

高爾夫球和定期炸彈

數千人民仍舊聚集在跑狗場和足球場參觀比賽。有幾處運動場被機關槍掃射，有的被炸彈轟炸，但英人喜歡運動的天性更強於德國飛機的威脅。

有兩位美國的朋友在星期六那天到海該特（Highgate）去打高爾夫球。他們在高爾夫球總會內看見一張通告上面寫着：「定期炸彈在第三號洞，第八號洞和第十三號洞。」

老年人照常打球，毫不放在心上。有人向酒排間裏的一個老婦人問她對於那些定時炸彈作何感想。「喔！」她說道：「我已把它們遮蓋起來，因為恐怕我的一隻狗也許把它們誤認為兔子洞呢！」



一倫敦某輪船公司中彈起火後烈燄飛騰，此為消防員冒險澆救之情狀，此役消防員喪生者甚衆，然公司職員則獲救者百人。

英國人對於任何事情都保持鎮靜的態度，甚至對於戰爭也如此。有一個傳說，說從前（十六世紀）英國海軍上將德賴克正在普利馬斯玩九柱球，當時有一個信差帶來一個消息，說西班牙艦隊已開到了。據說德賴克接到了這個消息，並不慌忙，仍舊繼續着玩他的球戲，等到球戲玩畢，然後去把西班牙的艦隊擊退。

今日的英國人也都有一些像德賴克那樣的態度。在德機轟炸聲中，一個無線電報告員鎮靜地向聽衆報告棒球比賽的分數。

說到這班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的報告員，他們簡直是世界上最鎮靜的人物；無論什麼事情似乎都不在他們的心上。我在英國三年時期內，只有一次曾遇到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的播音發生中斷。那是因爲報告員正在下午九點鐘報告消息的時候，有一顆炸彈落在電台上。

那時候我在收音機中聽到一個轟然的巨聲。報告員稍爲停頓了一下；有人輕輕地在說：「不妨事，不妨事；」於是報告員繼續報告消息，直到完畢，然後由音樂隊接着播音。第二天我們才知道有一個炸彈落在電台旁，炸毀了一間存放留聲機唱片的房間，並炸死了好幾個人。

英國勞工在戰時的努力中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有許多工廠的職工，每天做到十小時或十二小時的工作。在戰爭時期內，政府對於工人，要求更大的犧牲，但迄今爲止，工人的地位並沒有受到嚴重的戰爭之影響。

婦女代替男子工作

在戰時，英國婦女也有她們專任的工作。在市民國防機關中服務的婦女，有數千人之多。她們在最猛烈的空襲中跑出去和捍衛國家的兵士站在一起。

在工業制度中也有不少婦女參加在內。她們在兵工廠中學



倫敦公共汽車之女賣票員。

四二一—三〇八

習製造砲彈；她們駕駛着運貨的卡車，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充任售票員；她們清掃烟囪，播種農作物，救火，在汽車修理廠中工作。

英國預備從三千萬成年的英國人中抽出四百萬人來入伍，如果這一個計劃獲得成功，那末國內大部份的工作，將由婦女來接替了。

自從回到了美國以後，我時常覺到美國一般人對於英國所受到炸彈的損害，都有一種誇大的觀念。

新聞報告和新聞影片所發表的，當然祇限於破壞的一面；未受到損壞的建築物，如同安分守己的人一樣，在新聞中是不漏臉的。有許多人顯然以爲倫敦已被炸成一片瓦礫場，而一切日常的事業都已消失了。但這是不確實的。

你固然見到倫敦有許多被炸毀的房屋，但你須知道，這些不過是當地全市



空襲警報解除後，兒童自防空壕中陸續外出，列隊小步，舒散筋骨。

房屋中的百分之一二，尚有其餘的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完好的。

英國人從來沒有發表過受德國轟炸機之損失的數字。據我的猜度——僅是一種猜度——倫敦所受的損失不過七萬五千萬元，全國所受的損失也不過十萬萬元。

死傷的人數雖然不少，但並沒有像預料的那樣多。政府早已替空襲下受傷的人備下三十萬以上隻數的病床。此外，棺材和墳墓也備下數千具。當局準備每天處理死傷的發生三萬起。

幸運的，死傷的人數，實際上祇及預料的數字之一小部份。平均每星期被炸死的祇一千人，受重傷的也不過一千五百人。

關於人的死傷和財產的損失，有一點須記着，就是這些死傷和損失雖然嚴重，但就全國的人口和全國的資源而言，它們不過是微小的一部份而已。

這就說明了英國的人民，和英國的工業制度，何以能抵得住在過去的六個月中所受到的打擊。

關於戰時的英國，最確實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照常進行。」婦女撫養她們的孩子，並照顧她們的丈夫。男子繼續着他們的工作，並幫助着保衛他們的國家。社會生活的制度仍在邁進中。

至少截至現在為止，在英國日常生活的堅靭力，已證明更大於炸彈的威脅。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設在重慶
總經理 古耕餘

四二一一三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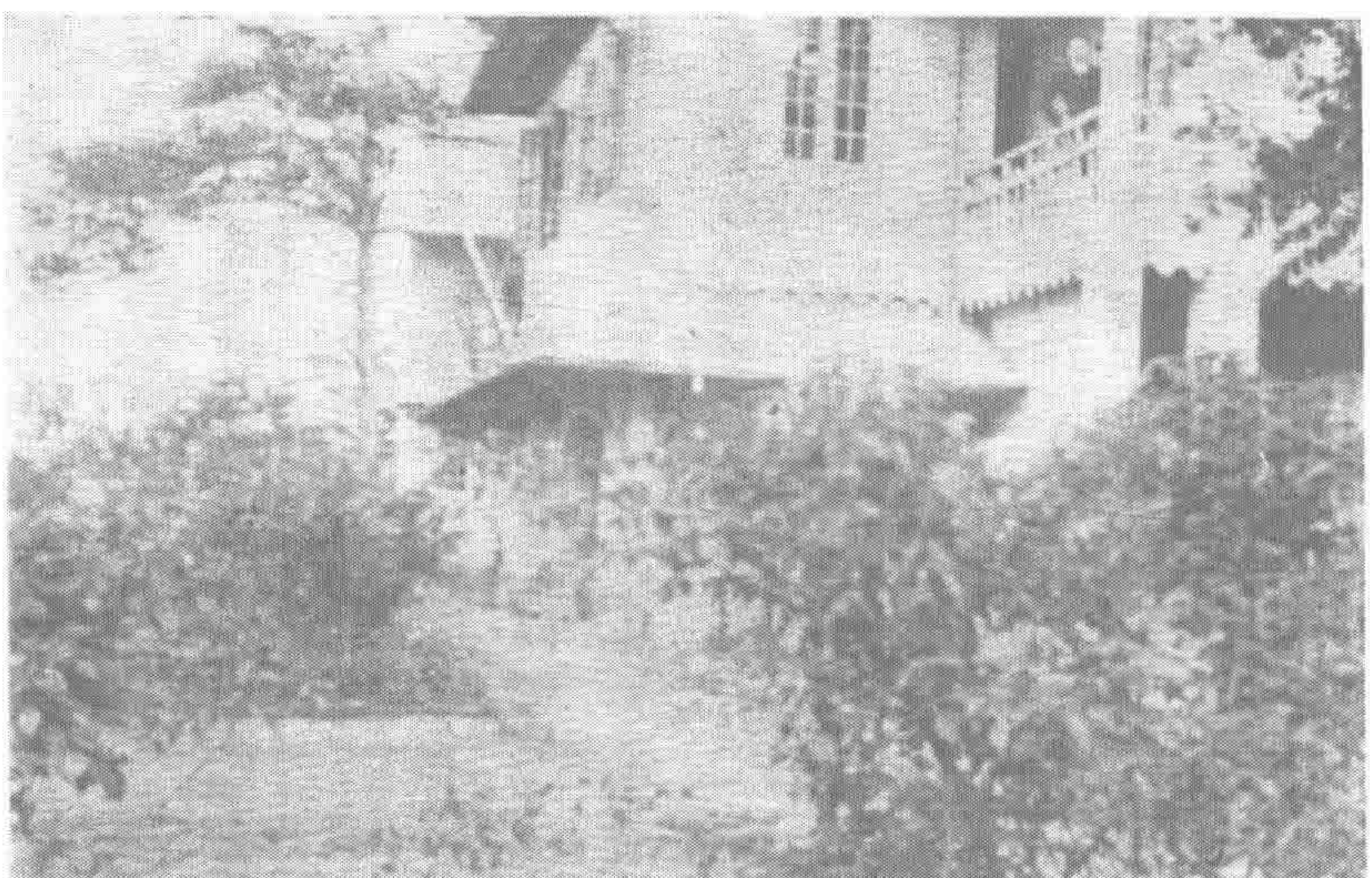
大叻(DALAT)記遊

友直

到過西貢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離西貢約三百公里，有個避暑勝地的大叻（Dalat）這是在Langbian高原中央的一個「山市」因爲地勢的高聳（拔海約一千五百公尺）和法人的竭力經營所以就成爲越南最好的一個避暑和休養的地方了。

從西貢到大叻，有一條專爲遊客築的鐵道，並且在節期假日，遊客多的時候，鐵路公司有發售打折扣的優待票的習慣，可是我們這次去游，正好是六個人，算來還是乘小汽車便宜，並且在大叻又可省去遊覽的車費所以還是走公路。

三百公里的路程本來要不了四五個鐘點工夫，不料行至半途，在Djiring附近的山道上，我們的車因爲橡皮管爆裂而拋起錨來了！在這荒山裏，那來汽車行同我們修理呢！大家就此東奔西跑；結果，擱到了一位法國人的車子，他把我帶到了Djiring在那裏，在一個木屋的旅館裏，我找到了汽車公司的老闆娘（她同時也是這旅館的老闆娘）我告訴了她車子的毛病和拋錨的地點，她乃四處的去找她的伙計（因爲這是假期的緣故）最後乃派了部汽車去「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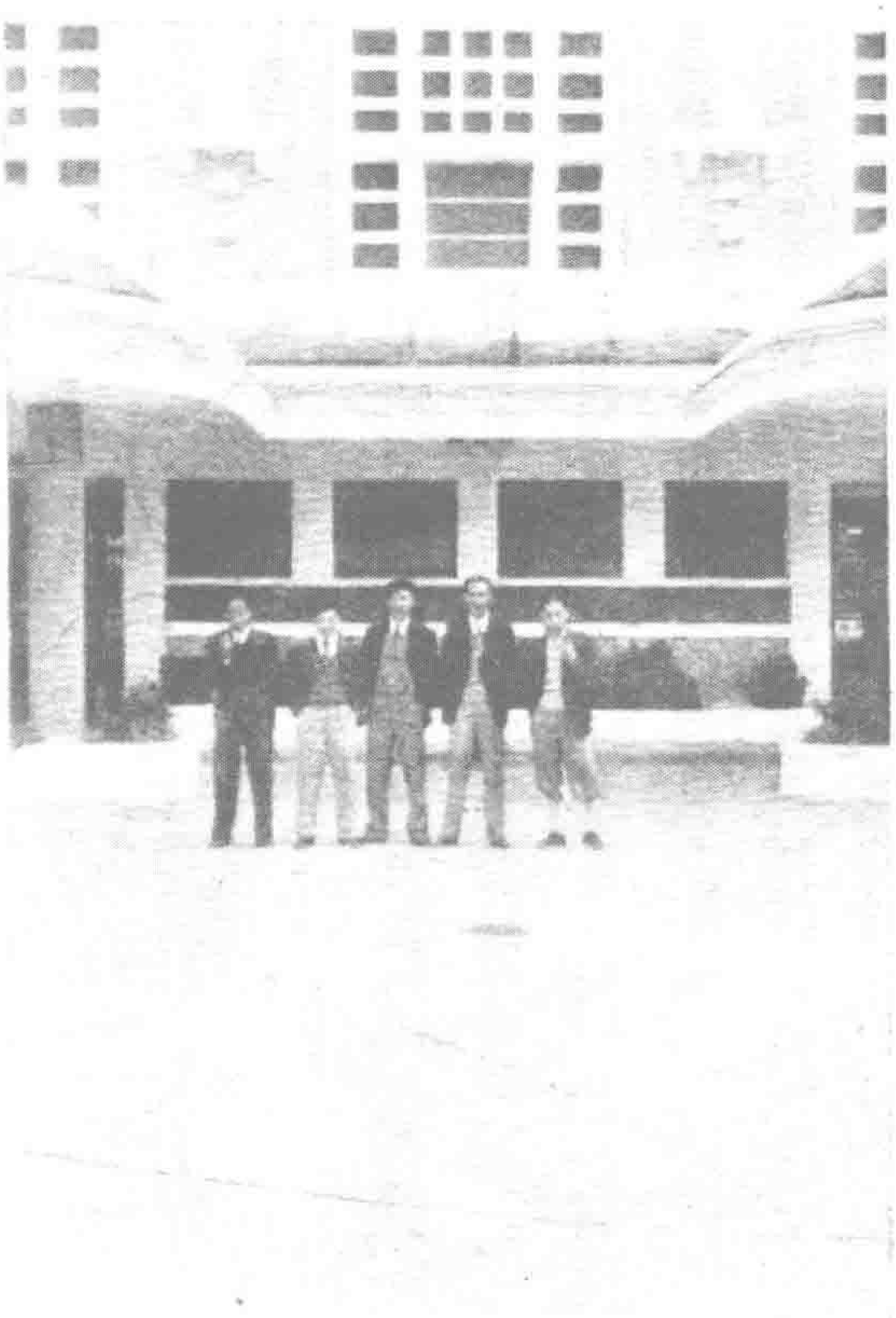
我們在大叻住的 Hotel d' Annam (Annexe)

因爲我們車子這場「病」的緣故，我們到大叻的時候，已是萬家燈火了。朋友預先爲我們定了一個小客棧，一看就不舒服，兼之可恨那老闆娘心又狠，橫要敲我們「竹槓，

四二一三一三

」我們不得不又往別處去尋，但是在這假期中大的旅館個個客滿，最後終算在一個中等旅館的Annexe裏找到了一個房，每天每人膳宿費是五元，在這裏也不能算貴。

越南的路政大致都很不差，在這貴族化的遊覽區大叻山道是築得寬廣而平穩，山道的坡度也不大，所以在山頂的市區裏，反覺不到自己在山上了！這裏有許多很美麗的Villa，在一區裏，你不容易遇見二幢同式的Villa。山頂上利用了許多水閘，築成了一條繞市的大湖，在湖裏，可以划船，游水，開小汽艇，旅館中有專門的嚮導告訴你騎馬，打考爾夫，足球，網球，籃球和幾個足以遊覽的所在地。據嚮導說，在大叻的附近，很容易打到虎豹鹿等動物，所以來大叻玩的，有很多請了嚮導伴他們夜裏去獵狩。還有一個拔海二千二百公尺的Langbien最高峯，有許多人組織了團體爬上去看日出。



大叻車站為越南最清潔美麗者

大叻附近，有許多瀑布，最著名的有Pongour, Camly, Lien-Go等幾個，我們去的時候，是冬天，水勢較小，來玩的人也很少，靜寂的山壑裏，祇聽得澎湃的水聲而已，風景的壯偉也比貴州黃菓樹的瀑布差得多！

在大叻鄉下時常可以遇見許多半開化的苗人（法人叫他們Moï）他們不論男的女的，都祇有一條布遮住了下身。他們住高架着的小茅屋，皮膚黧黑色，女的耳朵上頭頸上，時常掛着大而粗的金屬環或籐環，這大概也是她們的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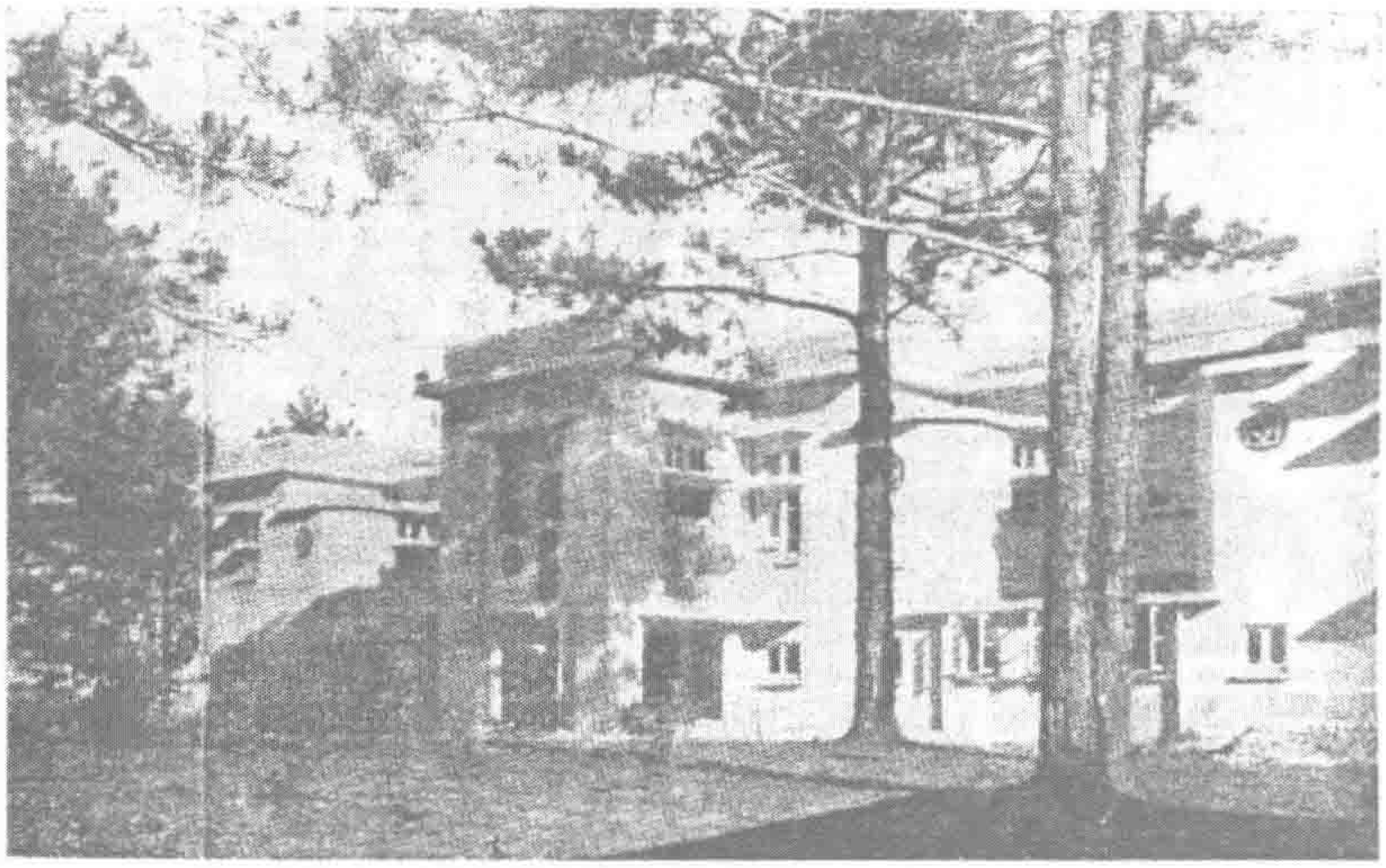
大叻的氣候很好，全年的平均溫度約在攝氏18°33C之間，我們去的時候祇有14°C左右，比西貢涼快得多。入夜全市很靜，所以很宜於休養。近來有法國醫生在這裏開了個貴族化的療養院。巴士德學院（Institut Pasteur）也在這裏建設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所。

有幾個很大的法國學校建設在這山上，南圻州政府(Gouvernement de Cochinchine)在這裏也蓋了很

四二—三一四

漂亮的房子，每年夏天有許多高級官員就搬到這裏來辦公，這大概也都是因爲氣候和環境優良的關係。

在第三天的中午我們順着原路返來，不料車至中途，又因電瓶走電而拋在山道上，大家相幫推，拖，結果還是無辦法；月亮漸漸升空，一直弄至滿天星斗，還是幾個人一輛車停在那裏。大家餓得很，渴得很，可是那裏有人家好買東西呢？遠處森林裏又聽見土人在打獵的擊鼓聲，在祇有月和星照着我們的眼前，大家在恐怕不要遇着了野獸！



大叻巴士德學院

大約已經是十點以後了，車夫設法租得一輛汽車，可是沒有我們的那輛大，大家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在月光下，我們趕還了西貢。

深夜了，我們還在西貢河邊上的一家OCAMPO的露天菜館裏裝滿我們空空的肚子。

三版

重慶旅行指南

唐幼峯編著　重慶旅行指南社印行

本書爲重慶首創之旅行指導專書，內分總說、經濟狀況、文化事業、公用事業、生活狀況、醫藥衛生、交通、服務救濟、遊藝場所、名勝古跡、習俗等十一章。卷首附有銅版風景圖四幀，最新重慶街道圖一大幅，尤便應用。旅渝人士，洵不可不人手一編。龍章白報紙印，每本國幣二元。各旅行社、各大書店均有經售。外埠函購，請寄交重慶青年會唐幼峯收。

刊登旅行雜誌廣告效力大

刊費廉請向各地分社接洽

四二｜三二五

三蘇故里的眉山

商倩若

朋友！你們有多少人知道這一個小縣——眉山？是的，眉山；並不是峨眉山，我想能回答我的人，一定不多吧！但是無論如何，關於大詩人蘇東坡的文名，你們總很淸楚的，尤其是他父親的故事，——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開蒙小孩常常讀的這裏！——眉山便是他們的故鄉，是中國文壇火燃的誕生地。

所謂三蘇，是指的蘇老泉、蘇東坡和蘇子由而言，一門三傑，不是江山靈秀所鍾，怎麽會如此呢！

二月八號，學校大考結束，我很高興能得着這個出遊的機會。幾月來苦讀的代價，是二十天自由，一離開課室，便快活得要飛了。回到寢室，哥哥的朋友楊先生已把車票送來，我們這臨時的小小旅行團，一共有三人，是玉蟬、淑媛和我。

第二天黎明時，我們就起來了，忙着洗臉漱口；平滌和雲代我檢東西，他們今天不走，預備後天去成都。大家非常的亂，嘻嘻哈哈的，暫時的離別，在我們不算什麽，流浪生涯已使我們慣於離別了。

六點鐘，我們才去土橋街汽車站；這是一輛私人大卡車，燒酒精的，比公路局的木炭汽車走得快些，所以人們寧願吹風吃土乘卡車，爲的可以早到目的地。

擠啊！擠啊！兩部大卡車，塞滿了行李，再加上一百多人，就像罐頭沙丁魚一樣，壓得呼吸都不能自由。時代的動盪，使得人事更加頻繁，往來蓉樂的旅客，日以百計，因爲人太多的緣故，雖然是商車，票也不容易買到呢！後來者只好望洋興歎，無可奈何。

多麽長的等待啊！九點鐘，車子開了。送我們走的同學，拼命揮手巾，我爬到行李堆上，把橘子丟給他們，我們笑，我們亂嚷着再會和bye, bye，有一些朋友還跟着車子跑，大家很快活，像過狂歡節一樣。

走了五分鐘，車到嘉樂門外公路局站，重新換公路局票，有一些投機份子，便向上擠，已經是無立錐之地，後上的人，只得架在人堆上。原來的乘客，自然很不願意，爭端一起，吵得不休息，頓時全車都蠕動起來。男人的拳頭，女人的嗓子，小孩子的哭聲，鬧得一塲糊塗。我心裏想，這是幅逃難圖吧！還是什麽表演呢？

忽然站長來了，一聲查票，解決了一切的問題。但是有一位例外的先生，誓不下車，被大家推來挽去，跌下爬起，比不倒翁還倫

四二—三—九

俐。你看他漲紅着臉，滿頭大汗，挨了無數次擠，瓜皮帽飛了，衣服扣散了，像個肉皮球似的，到處亂滾，滾得一瓶香油翻了，塗了他一身；一缸金魚倒了，滿車是水，然而大家竟無可奈何他。淑媛笑着對我說，「這是甘地的不抵抗主義啊！」我說，「是的，但士可殺，不可辱，這種勝利是不光榮的」向來沉默的玉蟬忽插着嘴道，「中國的禮義廉恥何等明白！他偏要學甘地的不抵抗主義，眞是人心不古，世道淪亡啊！」一句話引得我們全大笑了。

好不容易換完了票，十點五分，車復前進，樹枝茅屋，一叢叢電光似的向後飛去，原野蓋滿了淺綠嫩黃，這是豆莢，那是菜花，遠處點綴着幾株桃樹，天邊還盪漾着兩三朶白雲，正是初春的早晨啊！

夾江到了，夾江是西川紙業中心，事變發生以後，四川的報紙大部份仰給於此，他有一件特產——豆腐乳，馳名遠近，和敘府的榨菜，並稱雙絕的。過夾江，山路漸高，汽車盤山而上，回看原路，彎彎曲曲，好像一條蜿蜒長蛇。兩旁梯田林立，一片綠蕪。剛好昨夜大雨，溝渠充滿了水，水聲潺潺，非常清脆悅耳。我忽然想起兩年前在重慶所寫的二首詩：

輕寒料峭霧烟濃，坐對巴山聽曉鐘；春雨如膏青覆隴，預知歲好樂耕農。

霏微雨意養花天，宛轉溪流綠滿田；岸柳乍舒鶯不語，巴山春鎖白雲巔。

車子載重雖多，速度却很快，下午一點二十分，便到眉山了。我們暫時住在南門大街父親朋友家，那裏極爲僻靜，門外一棵桃花，幾灣流水，大有鄉村風味。啊！這不是二十年前南京的縮影嗎？滿城菜圃，處處花香，如果成都是北平的話，這裏爲什麽不可以稱爲小南京呢？

我匆匆午餐，開始出遊，從南門北行，約四分之一里，經過一個公共體育場，便到三蘇祠了。祠在公園以內，門口有林主席親筆眉山公園四字，粉底黑書，使人有一種純潔的感覺。進門只見古木參差，羣花怒放，綠林深處，三三兩兩，散佈着幾張茶桌。沿曲徑向東，是一個小池，池水澄碧，青萍雜生，有石級數層，可達池邊，傳說是東坡洗硯池。後人爲保存古跡起見，用石欄圍護，現在已不能再下去了。我們徘徊欄外，發生無限感慨。古人讀書，是何等刻苦有恆！如今政府每年花費幾百萬元養着我們這一批學生，然而我們究竟學着了些什麽呢？

從東坡池北去，清溪環繞，綠竹迎風，中間一小島，栽着許多松樹，這邊是一座木橋，木橋的東面矗立着陣亡將士紀念塔，一切配合得如此嚴肅，在這樣境界裏，不容許你有曲水流觴的思想，我們默默的走着，心中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情緒。

但是孩子們是快活的天使，三蘇祠後幼稚園的歌聲，擊破了這寂靜的空氣。在紀

念堵西邊，還有架小竹橋，橋畔的垂楊依依拂人。這不是玄武湖上的風光嗎？江南草長，紫燕空歸，不知是何景況了。雖然我是南方人，金陵却是我的第二故鄉呢！因此寫了兩首詩——憶金陵。

金陵景物夢前塵，三月桃花能笑人；
更有婆娑隄畔柳，煙籠常帶六朝春。

樂西風雨歎勞人，觸眼韶光感溷茵；
忍說江南佳麗地，樓台灰燼不成春。

小溪盡頭，排列着一些孩子們玩的蹺板木梯，穿過一座紀念亭，繞到前面便是三蘇祠了。祠正中是蘇老泉的塑像，左邊有子由，右邊有東坡，三像都慈祥可親，對聯滿壁，但是好的很少。祠前一個院子，約四丈見方，有老泉手植的柏樹，枝葉蒼蒼，蟠若虬龍，像一把傘似的遮着整個屋宇。我們仰頭可以看見那密集的綠蔭一叢叢，一堆堆，團成各式各樣的形狀。從那叢叢堆堆的空隙中透露出淡薄的日光，反映成許多特別的影子。如果准許比喻的話，就是峨眉山上的白雲，珊瑚島裏的礁石，一陣風吹過，葉子都快活得呼嘯起來，使得那些白雲礁石變化莫測。是獅吧！是鳥吧！是天使吧！是野薔薇吧！啊！我們的眼睛開始眩暈了。玉蟬說，「這眞是棵古樹呀！你看地面處處蔓延着蒼褐色的老根，那雄拔的枝幹像紫銅鑄成似的，恐怕五六個人還抱不攏呢？」這使我憶起西湖岳墳的石柏，草木何幸？竟依靠了烈士詩人的餘澤，流傳千古！但當我想到辛棄疾的金陵懷古說，「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我不覺又為老泉深幸了。東坡題北寺悟空禪師塔前古檜說，「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兩蒼龍。」眞是一彈指間，千百浩刼啊！轉瞬七百餘年，當時弔古者餘澤今日又被人憑弔。所以陸游說，「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及想到這裏，我就覺得人生是太短促了，若不及年少之時，成名立業，庸庸碌碌過了一生，不是連這古檜老柏都不如了嗎？

在三蘇祠後面，又有木假山，形大如牛，一共三個山峯，參差不齊的排着。左邊山峯略矮，而有一山洞，幽深奧妙，頑皮的孩子，把燃着的紙團放在山後，青煙嫋嫋，從洞口噴出，像一條游龍；緩緩飛騰，像霧中垂楊，輕輕搖曳，使人很容易連想到西湖的煙霞洞。山腰小徑曲折，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神態。這原是一棵老樹根，沉於水底，不知幾年幾月，一天被潮水冲出，東坡看見，認為奇寶，拿回去陳列在案頭，朝夕相對，和老泉手植的柏樹，同樣的被人重視。但傳說眞木假山早已遺失，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後人仿造的，不管這話眞實性如何，在這木山旁邊，多少總激起我們一點懷古的情緒。

從三蘇祠出來，便是花圃，這時海棠新放，一片嫣紅，任你左顧右盼，找不出第二種

花來。淑媛說「多麼奇怪呀！怎麼這公園中只有一種花呢？」我不覺笑道「你沒有讀過東坡的海棠詩嗎？——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他原是一位海棠的知己，在他的祠畔，怎麼會有第二種花呢？」淑媛也笑道「這眞所謂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了。」於是我們便低低地念着陸游的「爲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詩，等到我們走出公園時，已經夕陽西下了。

× × ×

清晨的薄霧，還籠罩着大地，我就醒了。窗外剛剛透進一點曙光，屋內靜靜地，只有玉蟬勻稱的呼吸聲，輕輕振動着空氣，這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呀？我心裏這樣想着，那知淑媛已經起來了。他要我到城外去吸點新鮮空氣。我悄悄坐起，悄悄穿衣，悄悄開門，像兩隻燕子似的便飛出去了。

到了城外，就另是一番風景了。一層層的水田像鏡子似的閃耀着，遙遠的天邊染着鮮明的彩霞。那彩霞又和山頂的白雲相接，溶成一片，飄忽東西，宛如長裙美人，楚腰輕折，盈盈慢舞。怪不得東坡要說「輕煙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了。

我們順着田岸走去，看見幾個農夫挑着木柴往城裏來，淑媛說「今天恐怕是趕場吧！（四川各縣還留有古風，每三天趕場一次，四鄉的人皆集於城內。）這樣早便有人進城了。」我說「可惜這些人是挑柴，不是斫柴，否則詩經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倒可爲此寫眞了。現在沒法，只好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吧！」這引得淑媛大笑起來，他說「你爲什麼要引用離騷呢？你沒有聽人說過性靈兩字嗎？如果你眞想學屈原的話，便不應該來逛眉山了。」我說，「我並不想自殺，爲什麼要學屈原？實在是環境使我如此，到了大詩人故鄉，不知不覺就掉起書包袋來，沒有想到班門弄斧，還笑東坡啊！」於是我們兩人都笑了。

不知何時，朝陽已爬上了樹梢，我們恐怕玉蟬醒來着急，便忙忙回去了。果然他早在門口等着，正埋怨我們呢？但是大家見了面，也就忘記一切，匆促的吃了早餐，即去逛蟇頤山。

蟇頤山在東門外七里許，以山形像蝦蟇之頤而得名，出東門經過一條碎石子路，就到鄉下。一陣陣的菜花甜香，一叢叢狂蜂粉蝶，縈繞在遊人的襟袖之間。漸漸地，我們走到江邊，一眼望去，只見銀沙如雪，粒粒發光，好像許多顆鑽石閃耀在我們的面前。那一條衣帶似的玻璃江，緩緩的流着，啊！這平靜的小河，就是陸游所說的玻璃江嗎？你看他是怎樣描寫的，他說；「玻璃江水千尺深，不及江上離人心」又說，「酒酣詩就擲杯

去，醉踏玻璃江上路，懸知幽澗斷橋邊已有梅花開半樹。」現在千尺深的水呢？斷橋幽澗呢？滄海桑田縱使陸游重生，恐怕也不能再認識了吧！

在河中間是戴墕子，垂楊榆樹，深深的掩護着這一個小島。城內富貴人家，一到警報時期便搬到那上面去住，既可欣賞秀麗的風景，又可避暑，一舉數得，正所謂桃源福地。我們因時間關係，來不及去參觀，就渡河去蟇頤山了。

從前，玻璃江很寬，山在江邊，山頂有岩石懸空，形像蟇頤，伸出江面，彷彿南京的燕子磯。現在沙洲林立，山離江邊約一里許，已失去舊時的形狀了。在這裏，沒有險峻的斜坡，沒有奇特的石壁，與川東的釣魚城、獅子峯、南山相比，是太平坦了。放翁詩說「玻璃春作江水清，平鋪十里江無聲。」可見眉州在以前就很低平的，我們穿過幾處叢林，緩緩登山。淑媛是成都人，玉蟬是內江人，所以他們掌故很熟，告訴我許多蟇頤山的故事。他們說，從前，蟇頤山的竹林是最有名的，尤其是上山的一條大道，翠葉青枝，一片綠海。有的高入雲霄，粗如兒臂，有的長條拂水，細若柳絲。又有龍竹，叢生路邊，人在山中，只聽到鶯聲鳥語，只聽到清泉潺潺，却不知聲音來自何方。無論是誰，一進竹林，便會忘記憂愁，忘記一切，好像這綠蔭深處，隱藏着一種魔力，能夠醉人心魂。好像這小小的山谷中住着多少仙子，在輕歌曼舞，啊！但是「好景不常在，」無數次的軍閥混戰，摧殘得這名山憔悴不堪。想不到這禿禿的山徑，還蘊藏着這一段風流，我帶着憐惜的心情，扶起路旁一株小竹，因口占七絕一首：

青青點綴小山林，
十丈紅塵未許侵；
縱使干霄猶有待，
風前也自學龍吟。

圍着山腰是一道蟇頤堰，周流十幾里，附近農田都靠着堰水灌溉。從那裏經過一座石橋，便到蟇頤觀。蟇頤觀本創自四目道人，重樓矗立，非常壯麗，現在已經頹廢了。我們十點半上山，山上慈幼院的難童正在院中排隊，等候早餐。這些可憐的孩子，大部份都是失了父母的，他們穿着一色的黑棉大衣，赤着脚，很矯健地站着，但是在他們天眞的眼光中，却帶着無限的傷感。戰爭奪去了他們應有的幸福，環境逼迫着他們在兒童時代便具有了成年人的思想。他們只有獻身給自然，以宇宙爲父親，以國家爲母親，以先生爲保姆，以全國的同胞爲兄弟姊妹們。他們正和我們一樣是被政府培養着，是的，他們和我們都是一家呀！

我們看着這些孩子走進了食堂，才去客室休息。那是一間很大的敞廳，四壁掛着許多對聯，左手一幅薛濤像，紅底白畫，鮮豔奪目。薛濤拽着輕紗，懷抱詩卷，飄飄欲仙。畫旁有長條寫的莊子養生篇，放得顚顚倒倒，

讀不下去這些道人的知識也由此可知了。

剛剛坐下便有一個老道送上茶來，淑媛忙忙就問他老人泉在何處。據他說，老人泉是觀內至寶，蟇頤山之所以有名，一半是借了老人泉的光。從前泉內有一隻玉蟹，常出來聽經，不久便通神遁去。又有紫芝，食之能長生不死。山後有龍洞，是蒼龍的故居，整天噴着雲霧，現在都毀不成形了。只有老人泉還在，在三清殿的下面。當然，這些神話是不値一笑，但我們既爲探山而來，也只有「姑妄聽之。」我到川西不久，對於一切都帶着濃厚的興趣，所以最爲熱心，來不及吃茶，便拉了蟬淑向老人泉跑了。從那些難童們排隊的地方下坡——來時我們只顧看難童，沒有注意到——大約有三十餘級就到底了。經過一扇小門，看見一個四尺見方的水池，水面是那樣的平靜。在山石的罅隙中，有清泉細細的流過，如果你留神靜聽，便好像是樹葉的悄語，是精靈的笑聲。你會覺得那碧波深處，有一個長眠的公主，一個被魔術催眠的公主，輕輕的呼吸着，呼吸着，……這迷人的石穴，彷彿是Siren的幽宮，一陣冷風吹過，使人毛骨悚然。洞內光線不好，四周都陰森森的，我惘然跪下，捧起一些水來，那冰涼的甘露，點點滴滴落在我的衣上。玉蟬說，「別喝冷水呀！當心生病！」淑媛說，「我們上去吃茶吧！這裏太冷了！」啊！我們本不該久留在那裏，那裏太悽淸了。我們要和暖，我們要光明，去吧精靈，去吧Siren；和平女神已豎起了正義的旗幟，她正爲我們洒着芬芳的丁香呢！

我們離開老人泉時，已快正午了。便請觀內老道用泉水煮了點鮮靑菜頭吃飯，（四川人叫未醃過的榨菜爲靑菜頭，）雖然一滴油也沒有，飯菜都非常可口。淸香，脆甜，說不出來的滋味。不知不覺就吃了兩三碗，放下筷子時，好像還有點依依不捨呢！

三清殿，玉皇殿，……都頹廢不堪了。但張仙祠却巍然獨存。所謂張仙，就是蜀王孟昶，後來投降宋朝的，他的妃子花蕊夫人流入宋宮，很得宋太祖的寵幸，然而亡國的悲痛，極度的刺激着她。我們讀到她——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這首詩時，便可以想像到她那時心情的悲憤了。她尤其不能忘記孟昶，常常把他的像掛起來對着痛哭，一天被宋太祖看見，問像是何人，她只得謊說是民間所記的送子張仙，流傳下來竟把一個孟昶硬改名換姓，派作張仙了。據說蘇老泉曾來這裏禱告而得東坡。自然，在這祠的前面是帶着不少喜劇趣味的，但當我們知道這段傷心史後，却不勝感歎了。

從張仙祠上坡，便到觀後，一路叢林，野竹雜花，塞滿了大道。我們披開荊棘，除去亂草，牽着衣服走去，但是野雲山霧，像煙幕似的輕輕籠罩着遠峯，何處是龍洞呢？眞是行路難啊！淑媛說，「古跡往往是附會其事的，

道人旣講洞毀，我看不如歸去吧！」幻想有時是至美的，與其費許多時間看一個殘穴，不如在腦海中留一絲空靈的印象了。所以我們便毅然回去，是的，我們並不惆悵，陸游說得好。

「好山遮盡君無恨，
且作滄溟萬里看。」

晚烟迷漫了大地，我們才緩歌下山。在山的右邊，有虎溪，最宜垂釣，又有桃源，風景秀麗，可惜無人指引，找不着地點。淑媛和玉蟬都覺惘惘，我就說「你們何必定要虎溪、桃源才是佳地呢！你們沒有聽過寒日欲沉蒼霧合人間隨處有桃源的放翁詩嗎？」一陣微風吹過，帶來斷續的笛聲。何處漁船有這樣雅興，這是故意要造成神秘的空氣呢？眞是「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我們駐立在楊柳下，都忘記歸去了。

× × ×

夜半醒來，只覺得細雨敲窗，在這樣天氣裏，雨本來是很需要的。我可以想像到那雨後的晴空，碧水似的澄潔，我可以想像到那嫩黃的菜花，淡綠的稻秧，將欣欣向榮，然而對於旅行的我們，雨却是討嫌的。不管是詩情還是畫意，把我們困在別人家中，總是很不快的一件事。但這綿綿的春雨，竟沒有晴意，我們在眉山已經悶住兩天了。

眉山本叫眉州，因爲在城的東面有一座小山，遠看很像一條彎彎的長眉，於是人們便稱眉州作眉山了。離眉州十餘里有蘇墳，是三蘇的長眠之所，這些名勝，我們都因雨的關係，沒有去成，眞是憾事。那時依我個人還想再等幾天，但蟬和淑都不能忍耐了。他們提議回去，我說「你們都是四川人，可以回去，但是我呢？……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他們說「那末學校呢！」這好像提醒了我什麽似的，在一個陰雲佈空的淸晨，我們便分道揚鑣，他們去成都，我來嘉定，正如佛家說的「自來處來，向去處去，」祇不過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又多畫了一絲痕跡罷了。

武家坡

君始

武家坡在西安城南十五華里，相傳是王寶釧苦居十八年的地方，那裏至今還有一所土洞般的寒窰，窰裏貢着薛平貴夫婦的塑像，據說平貴投軍之日，祇留下十担乾柴，八担老米，寶釧後來惟有摘桑枝來作燃料，拔杞菜以爲食糧，所以武家坡的週圍數十里田野，找不出一株桑樹和一條杞菜的。

這個地名近年來可謂風頭十足，京劇裏著名的生旦莫不偶然一演武家坡這段悱惻的故事，視爲大軸好戲。熊式一先生譯成英文劇本名爲Lady Precious Stream在英倫的紅氍毹上，也曾膾炙一時。山西梆子河南墜子和秦腔，又有五典坡其劇，粵劇也有平貴回窰或別窰，都是同一個故事。而這個地名却有武家坡和五典坡之別，據縣中叢書所載，却是武典墳大概當時電碼不明或者，是手民之誤，把「墳」字改成「坡」字，一直沿用至今。

四二一—三二五



康健之路
人造自來血
補針 補藥 補片
功能生新血。長精力。開胃口。增營養。補益腦神經。調節內分泌。對於貧血虧損。神經衰弱。營養不良等均有特效。能使衰弱者成為健康。洵生理上最完全之大補劑。注射補針奏效尤為迅速。
主治
營養不良 未老先衰
貧血萎黃 食量減少
神經衰弱 性能不振
病後虧損 一切虛弱
Ampullae Pantone
PANTONE
五洲藥廠出品
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四二一—三三六

金門大酒店

房間佈置雅潔舒適
餐廳設備富麗堂皇



禮堂裝飾莊嚴華貴
侍役服務靈敏週到

SHANGHAI'S LEADING HOTEL

LUXURIOUSLY APPOINTED—MODERATE RATES

DAILY AND MONTHLY ARRANGEMENTS

ALL ROOMS AND SUITES
WITH
PRIVATE BATH AND TELEPHONE

104 Bubbling Well Road, Shanghai
C. U. A. Building
(Commanding The Entire View of the Race Course)
Tel. 90010 Cable Add. "Facital"

上海靜安寺路一〇四號 (跑馬廳對面華安大廈)
電話九〇〇一〇 電報掛號七〇二四

四二一|三二七

海上唯一銷數最大之晚刊

大美晚報

立論純正
言人所不敢言
消息迅捷
記人所不敢記
不受任何方面之威逼利誘
始終保持其獨立嚴正態度

唯一綜合性之新聞星期刊

大美週報

銷數大握一切定期刊物權威

記載：翔實可靠
立場：嚴正公平
消息：獨特迅捷
封面：時事地圖
畫報：諷刺滑稽
廣告：效力宏大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電話：八八六〇〇

四二一—三二八

山居雜記

司徒贊

月前偷閒一週，往中爪哇山間小住。先至巫眉亞由附近之芝巴拿士溫泉（Tjipanas），繼往普禾嘉多東北行十四公里之峇都拉登信宿而返，前者位於伯峇利山（Pembarisan）嶺下後者適居於平安山(G. Selamat)南麓。兩地氣候，常在六七十度之間，入夜尤寒。烈日薰炙之餘，一旦置身清涼境界，無異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也。日長無事，除爬山漫步於山坡間外，惟看山看雲看樹看花，聽瀑聲聽流泉耳。夜闌繼筆，追記所遊。

（一）芝巴拿士溫泉

——由巫眉亞由（Boemieyoe）西行九公里即達。地在羣山之麓，岡阜之間。自近望之，峯巒起伏，山脈伸出如蟹爪狀。山色清朗，喜氣迎人。語云：「仁者樂山」，予雖非「仁者」，亦無此僭妄之念頭，惟「樂此」不倦，則大有不容否認之勢。其下稻田交織組成爪哇特有之農村風景線，到處皆然，此地尤妙。予昔年遊蘇甲巫眉道中有句云：「遠山如黛迎人笑，秧綠禾黃大地春。」移贈於此，自覺亦頗切合也。

溫泉之水，築大池蓄之。池邊建浴室四，是爲一等。又於其側建四浴室，是爲二等者，蓋以水之熱度高低分也。水熱灼膚者爲上，次焉者爲下。浴室對面建一宿舍，爲八年前之舊物，極簡陋。房內一榻一几一椅，日收房金四方，沐浴免費。患瘋癱症者，多寓此留醫。晨夕沐浴四五次，頗有效驗云。今年六月中旬，又在附近十餘武之高岡上建新宿舍。（Pasangrahan）分爲四房兩廳，即客廳，飯廳及四臥室。三房供普通遊客住，每日租金六方。另一爲特備室，須官廳准許，始容問津。日租亦不過七方半耳。新宿舍落成未久，予爲第一個顧客。一住三日，毫無問津者。一人獨佔全座，大有天空任鳥飛之樂，而無拘束之窘態焉。新旅舍設備尚佳，傢私俱屬新式。其尤妙者，莫如位置背山面田，風景如畫。右傍夏木繁蔭，好鳥時鳴。拾級而下，則溫泉浴室在焉。岡下一小澗，山泉不絕，水聲潺潺，穿石越阡陌而入稻田。復環繞岡前而流向廣漠之田野。北行里許，與馬伯利河（K. Pemali）匯合。左爲稻田，距窗外僅十步許。大門面東，前爲廣場，略栽花木。前行爲汽車道，以小石砌成，損壞已甚，故雨後即泥濘

不堪。

此地氣候最佳，大有「不寒不暖杏花天」情況。午後雖覺稍熱，然好風時至，拂面微涼，當然無揮汗之事。晨夕則微有些寒，春雨好，最撩人處，野花香，倚枕感微涼。

朝暾初升，光透入牖，大地沉寂，惟聞枝頭好鳥，擾人清夢，似合唱清晨之歌，歡迎日出。推窗遠望，眼前烟霧迷濛，稻田遠村，糢糊莫辨，惟山之頂端，已被陽光普照，映成一片金黃色。而山腰及溫泉屋舍，尚是一片冥濛，不見人影。稍頃，烟消日出，霞霧漸消，四週之山嶺，乃顯露其眞面目。惟雄據一方之平安山（G. Selamat）除頂端形似金字塔之一角外，山腰以下，均浸在無垠浩淼雲海中，絕似大海洋中小島浮懸。仰視頂端，則蔚藍鮮艷，明淨如洗。旭日光照，有時光芒四射，令人不敢直視。萬縷浮雲，潔白如棉，飛越山尖，沒入霄漢。此時大地已被陽光普照，山坡間青草上之水牛黃牛，或吃草，或犂田，態度似頗閒適。稻田中之農人，則低頭工作，對於田間綠苗，抱着滿懷希望。春之喜躍與生命之欣悅，已凝合為一矣。

午後登山，亦山居樂事也。猶憶十餘年前，與友人同登中爪哇之麥拉比火山(G. Merapi)，竟日盤桓，日落始返。雖終日跋涉，而意興頗豪。今青山在望，如在几席，豈容過屠門而不大嚼也？乃呼僮引道，緩步而前。越一小澗，尋路登山。初望之似不甚高峻，乃愈行愈遠，山路亦愈崎嶇。沿山邊攀援而上，心殊惴惴。蓋腳下岩洞深邃，雜木叢生，投以大石，不見回響，莫測其深淺也。山多大石，矗立踞臥，莫可名狀。石色黝黑，似皆為火山噴出之熔岩。岩洞間之泥質，多為黏土。雖雜砂礫，尚潔白可辨。山上多長小草，樹木殊罕。以山地多黏質故也。行一時許，始達其巔。嶺上山徑，依山勢蜿蜒，形如蜈蚣。支脈向左右伸出，大有百足紛陳往前爬行之勢。嶺頂正中，立一石碑，為北加浪岸與曼由馬士兩州分界處。山陽屬北加浪岸之巫眉亞由區，山陰則屬曼由馬士之亞倚峇朗。言語亦依此嶺而分為二：山陽之人，操爪哇語。山陰則全操順達語。兩不相通，至今猶然。同行之引導小僮，卽來自山陰，而傭於山陽之溫泉者。工作年餘，對於爪哇語尚未了了也。既達其嶺，乃憩於分界碑旁，雖汗流浹背，噓氣不已，然山風儵至，遂覺遍體生涼。披襟當風，朝落日而長嘯，枕石看雲，眄林柯以怡顏。盤桓久之，乃前行至嶺端。小草如茵，牛羊聚焉；深石頂端，盤膝而坐。遠望平疇如畫，阡陌縱橫，江河如帶，蜿蜒自若。林木深處，村舍聚焉。高樹參天，整然對立，則公路通焉。黃塵滾滾，忽隱忽現，則車馬馳焉。綠蔭濃密，溪流前繞，溫泉在焉。獨峙高岡，如鶴立雞羣，昂然獨異，則宿舍踞焉。已而落日含山，倦鳥歸林，乃循原路而返。

（二）峇都拉登山莊（Batoe-Raden）——溫泉三宿，黯然別矣。蘇君自遠地驅車來迎，同往峇都拉登山莊。車行一時許，始

達普禾加多（Poerwokerto）。時近黃昏，路燈已發亮。繞市場一週，乃朝平安山而前。一路如線，其直如矢。愈行愈高，車行亦愈不起勁。計程十四公里半，小時始抵山麓。遠望荷人旅舍之燈光，如天空羣星閃耀，大有夜之香港景象。少頃，抵旅舍門前，夜色冥濛，山徑隱約可辨。曲徑羊腸，雨後泥滑，步履維艱。過小橋，瀑布雷鳴，黑夜莫知遠近。僕童前導，蜿蜒而上。抵一別墅，復尋路下降，約行一刻鐘，林木深處，蘇君之別墅在焉。

此地爲平安山之山谷，左右峻嶺拱衞，林深木邃。中爲山谷，亦多雜樹叢生，枝葉繁茂，幽深莫辨路徑，有如天然森林，未經人跡。別墅背山面野，全爲人工開鑿而成，伐木闢地，引水成池，建築之初，工程似非輕易。

平安山爲爪哇第二高峯，岩壑幽深，溪流湍急，瀑布頗多。水聲雷鳴，日夜不絕。夜闌人靜，倚枕靜聽，時而隆然如雷，時而轟然如炸，如身置洪濤聲震耳焉。

別墅地處幽僻，前後左右濃蔭蔽日。附近里許無人居，無車馬之路，故空氣清絕，蚊蚋絕跡，紅塵不到。蓋山勢陡絕，無積水，無雜物聚積，而池水奇冷，非習慣之魚且不能生活，蚊蚋之類，更何從孳生？

蘇君之別墅，布置極佳。洋樓一座，分三房三廳，即飯廳客廳及起居廳也。臥房甚寬敞舒適。廚房僕役室在右側，以走廊通之。浴室則所在臥室後，屋後有游泳池，蓄魚池，自飯廳隔窗可見。浴室側傍，爲養鳥養兔之所，覆以花棚，景象殊幽絕。客廳之前爲大門，門前一大花園，寬廣約五十公尺。中有噴水池，兩旁遍植薔薇、玫瑰、蘭、菊、……等。沿石徑前行，至極端處爲蓮池，其旁爲花圃，拾級而下，可達谷底。

昔人豔羡之山居生活，爲終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水聲，蟲聲。予等既不彈琴，又不飲酒，暇惟看山看雲看霞看霧看花；聽鳥聲水聲蟲聲而已。清晨爬山，午飯後小睡一二小時。夢醒黃粱，煮茶已熟。沐浴更衣，茶點已備，品茗閒談，園中漫步，光陰易過，晚飯又到。飯後或閒談，或看書，九時許即酣然睡去。山居生活，小住一旬，眞有益健康匪淺也。

久居城市，俗塵萬斛。聞不到花香，聽不到鳥語蟲鳴，更不聞瀑布澎湃，泉流韻響。今身臨此地，滿園春色，百卉齊放，不覺心怡神悅，欣榮歡愉。晨起陽光掩映花間，頗感溫馨暖和之樂。萬綠叢中，在晨光中紅黃紫白，尤呈異樣之奇觀焉。清晨七時，仰望平安山巔，宛然在目。如少婦靚裝，嫵媚可喜。過此則常在雲霧迷漫中，難見其眞面目矣。此山雖爲活火山，惟經予數次之觀察，全未見其濃烟噴出，或常在休止狀態中也。

請購閱南洋導游

四二一一三三一

蓮谷求劍錄（上篇）

葉勁風

予五歲識字，七歲於破籍中獲天路歷程一書，閱之不忍釋手。書中英雄與魔首亞坡崙大戰死谷一段，數讀不厭，腦想中卽有一左手執盾，右手握劍之英雄小影；頗思得一盾一劍與里中名虎兒者一決雌雄；蓋虎兒習拳術，予嘗受其折辱也。八歲入武昌某校住讀，由同學處得征東征西傳讀之，於是彼一龍二虎九牛之英雄，卽爲吾心目中之模範人物。秋日隨同學至文華書院觀運動會，初次目覩競走超躍諸式比賽，神爲之往。歸校習之，因乏指導，未幾卽輟。會高級班某新生，謂擅九龍下海，魔足，法術。同學嬲之作實驗。所謂九龍下海者，卽取竹箸截成九段，每段約長寸餘，浸於一滿盛清水之碗中，由術者戟指作符誦咒，畢，任人取斷箸吞之，可無慮哽噎云。然同學無敢試吞者，術者乃自吞其七，吾吞其二；覺其確如龍之下海，無格不下咽之苦。卽今思之，猶未知此二斷箸之是否仍留腹內，或已便除。惜行術時，爲校長闖見，未能一覩魔足之戲。其後予嘗私求其術，屢遭嚴拒，遂罷。

十歲負笈潯陽，乃獲讀各種說部，尤迷戀於七俠五義及七劍十三俠二書，立志欲成劍俠。得同志數人，課餘卽習競走，單雙槓，浪橋，超躍，等技。假日則相偕至城外山中，探古寺，冀有所遇。吾校距匡廬僅二十餘里，朝夕相對，頗寄遐想。廬山拔海數千尺，半在雲中，秋高氣爽，始得一睹眞面目。其最高巓曰五老峯，同志等每見之，卽曰，峯如是高，安得無眞仙劍俠之流，吾等得機，當一探之。越歲暑假，果得被選爲校中代表，赴廬山牯嶺青年會夏令會。會期十日，得暇卽偕二同志往探古跡古寺，如兒女城，繫馬椿，（按卽朱洪武戰陳友諒時曾繫馬者，）黃龍寺等處。然皆無所遇。遂與同志議，待會期畢，決往遊五老峯。蓋會所在牯嶺，去五老峯尚遠，一日未能往返也。惜事爲率吾等赴會之老師所聞，以路遠多險，不令行。

秋期開學，未幾，武漢起義，風聲傳來，同學求歸者夥，校長亦不強留。吾同志數人，皆星散。時另有同鄉三人，一盛姓，爲予蒙師哲嗣，年最長，一姓鄒，恂恂儒雅，年屆立志，一卽劉湛恩，與予共四人，相集議，以爲歸武漢，不如留校，留校又莫如往內地，較爲安全。且聞長江上游已停航，欲歸已不可能。一黃姓同學，樟樹籍，聞吾等議不決，乃

四二一—三三三

建言，謂吾等能爲之籌旅費者，則吾等可至樟樹，往依其父食住可無問題云。吾等又作一度商議，乃決作樟樹之游。五人中，黃姓爲一庸人，盛與劉最工心計，鄒則老成持重，予年最幼，然最胆巨力壯。此行，吾之目的在沿途訪求劍俠，故極樂。

時南潯鐵路尚未興工，吾等乃乘小輪循江而下，六十里過小孤山而抵湖口。湖口有石鐘山，爲贛省名勝，惜泊船僅半小時，未能登臨，誠恨事。過此，即入鄱陽湖，湖面一望無際，水作深碧色，因無風，僅有微波蕩漾。船頭偶一遠眺，頗暢胸襟。夜午過吳城，予已入夢。第二日午後，即抵省垣南昌。吾等因絀於經濟，未敢盤桓，即久已神馳之滕王閣，亦僅能由舟子手指處渺茫略一遙瞻而已。吾等換小舟，溯贛江而上。予雖往來潯漢已數次，然乘小舟作長途旅行，此尚第一遭，因憶小說中板刀麵及餛飩之故事，不覺心悸。然思同行中吾爲健者，設有事，吾當負保衛之責，曷爲心悸。思頃，乃督目頻頻觀察二榜人，似欲以眼神威攝之，令鼠子不敢蠢動者。然二榜人似漫不經意，彼久經風霜縐紋縱橫之面容上，並無何種感覺之表情，而吾目以過於用力，早疲不能睜矣。

入夜十時許，抵市汊，此離南昌後第一鎮市，亦即舟子指定泊船度夜之目的地。該鎮聞僅數十戶，然所產銀絲油麵，聞名全省。往來旅客，多購作禮品。吾等乃囑舟子購肉及麵，煑食之，食畢，俱稱美，實則吾等離校纔二日，消化力仍特強，肉麵當前，略一動箸，已見碗底，何暇計及滋味！聞舟子言，船小火灶不便，難免烟熏氣；設在家，則先以滾水煑麵，待二三沸，洗去皂礬味後，再撈出，以鷄湯或肉汁沸之，方能言美耳。

由市汊至豐城，水程約六十里，再四十里，即樟樹。因逆風逆水，百里水程，行一日又半，方達目的地。於是吾等之逃難生活，乃告一段落。吾等住樟樹，有三事可記：

（一）黃姓同學家頗富有，其父係當地名紳，性稱慷慨，且藏書甚夥，見吾等自遠道來，頗能盡地主之誼。

（二）樟樹鎮以樟樹爲名，則樟木爲其特產，當無疑問。惟吾等他鄉作客，心緒紛亂，未能研究及之。所知者，則爲該地之橘。吾等足跡所及，無往而非橘樹，種類在紅皮橘與天台蜜橘之間，亦有極巨者。當地風俗，過往行人，如欲食橘，可就路側摘取，儘量而食，無須出錢；惟不得攀樹，亦不得攜走。吾等因未入鄉問俗，乃出銅元五枚，問鄉人購之，得大而且熟者五十四枚，各分十餘枚，以長衫大襟兜之，且走且食，汁多而甜，未幾已盡。惟憶二三日後，因牙酸，尚不能嚼硬食也。

（三）吾等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同學等每奕棋消遣，吾則埋首主人藏書室中，獲讀舊式說部，翻譯小說及新編小說等舊說部

如與替金鑑錄野仙蹤等皆木刻板；翻譯小說多屬石印之短篇合訂本。於是闢於小說之眼光大廣，修仙鍊劍之意識較博，探求之心亦愈切。一日偶與主人論劍俠事，主人謂欲成劍俠，當首練武術，而後求古劍。求古劍當以豐城爲宜；因明王守仁討宸濠時，名劍多聚於該地。舊家子弟當有保存者。吾甚然其說；蓋以七劍十三俠爲印證也。主人又出木板之八段錦，及易筋經，囑吾讀之。書多術語，字句古奧，不能了了；雖多圖解，亦莫知所指，因置之。即今思之，深惜當日未能求敎於主人，試一習之也。後數年，偶憶及是書，乃於武漢潯贛北平蘇浙各地訪求之，終未獲。

吾等留樟，除以上三事，無足記者。住樟樹之第三星期，主人忽不見。詢之同學，謂下鄉收租去。再數日，黃姓同學亦隱去蹤跡。吾因迷於小說，亦未理會；而盛鄒二人，乃憂形於色。二日後，盛鄒二人，亦悄然失蹤，僅賸吾與劉湛恩。食時，乃與長工共桌，乃不再看作上賓。劉亦愁眉深鎖；詢之，乃曰二三日後自知之。二日後，鄒一人返，囑吾等助整行李，方知吾等須遷居豐城。因黃姓主婦謂吾等不宜久留也。

時秋水高漲，吾等乘小火輪至豐城，費時僅一小時。鄒率吾等至一巨邸，凡七進，吾等即寓於第七進中。晚飡畢，鄒乃率劉與吾二人拜見主人；方知寓主乃鄒之姻婭也。主人爲一年六十餘老婦，長日足不出臥室，一舊典型老太太也。主人有四子，長子已歿，仲子出仕湖南，叔（即鄒之姊丈）與季皆留侍高堂。闔宅男婦老幼，計二十餘口。主人極賢，鄒之姊丈尤和易，第二日即允偕予出外訪劍，惟以事阻，未果。而第二日晚，即以光復聞矣！

光復後，鄒之姊丈，乃趨縣衙，取得蓋有印章之白布條，囑吾等懸於襟上，如徽章；臂上亦各纏以白布，謂如此可免嫌疑；設無要事，以不出外爲最宜。主人供應極盛；每日三餐，早粥有小菜四大碟，二葷二素，及麵點一大盤。午晚二飯，必備一大湯，二碗，四碟，葷素兼有。吾等難中食量特豪，每食必罄碗碟。鄒及姊丈，又恐吾等寂寞無聊，乃設度日日程：粥後至午餐，爲自修閱讀時間；惟主人無藏書，吾等乃揀行囊隨攜之課本讀之。憶吾所攜者，爲一袖珍本英文會話及鮑耳文讀本第二册。其他各人所攜，亦英文數學之類。蓋吾校以英數二科爲主要課也。午餐後，即相聚作紙牌戲。紙牌組織及戲法，一如麻將，惟僅九十餘張。吾等勝負所博，非錢，乃當地所產之「苦珠。」此物較豌豆略大，去硬殼食之，味帶苦澀。據云產於水中，採之甚易。或炒或煮，皆可食。最大用途，即取其仁作豆腐，名苦珠豆腐，調以油鹽，尚可下飯。吾等以此爲博，一則阮囊羞澀，不宜以錢博，一則此物無值，可以免爭。然吾與劉，則仍不免於爭；蓋吾二人在校同班，以功課故，向爲生死冤家，即鬥牌時，亦含敵意。吾以力較劉巨，故時以

威武臨之。嘗憶一日爲吾等浴期，盛與鄒以年長得先浴；劉長於予，惟劉發育不全乃與吾體高相等故吾早將其年齡取消，待吾取溫水至，劉已裸體踞盆中吾忿極乃就盆中飽以老拳。及前歲閱報，知劉已慘遭不測，吾憶及前事，不禁慚然有感也。

豐城住月餘吾求劍之事，一再擱置。時光復已成功，吾等乃議返校。臨行前數日，鄒之姊丈，忽語予曰，已訪得一劍，予甚喜，乃相偕往觀之。劍主人居貧巷中，謂係明朝某將後人，現已式微。比出劍，吾試抽之，乃不得出鞘，吾二人合力，方得拔出，蓋已成銹鐵。吾不禁失望；蓋吾所求者，乃一寒光森然，削鐵如泥，吹毛得過之寶劍。此劍則削泥如削鐵，何寶之有？而劍主且向余索二十金，因爲祖傳遺物也。

以上所述皆爲事實，予之所以瑣瑣者，蓋上述諸事，爲予蓮谷求劍遠因且爲重要關鍵之一大成份故也。

吾等返校因經濟關係，仍乘小舟，抵南昌，又添二客，皆以教書爲業者。二人詩興甚豪，舟泛鄱陽湖中遇雨，二人獲此甚美之題材，乃吟詠不休。吾等甚厭其酸，乃吭喉唱校歌，作爲抵抗。此計乃不驗，蓋吾等已力竭聲嘶，而二詩人尙吟哦未輟也。然吟詩不能無酒以佐興，故詩人乃自提籃內出酒及路菜相與淺酌低吟。時已晌午，吾等方飢腸轆轆，睹此咽唾不能自已；乃告榜人意欲購酒。榜人謂須至吳城，可得極美之碧黃，欲飲，可在湖中購鮮魚，傍晚抵吳城，再購酒及肉，卽可大嚼。適有漁舟迎面來，吾等出資，購得極巨鮭魚一尾。吾等同行，以盛君最精於食且擅烹調，乃謂吾等曰，欲得湖北式烹魚者，吾當一展所長，惟須以魚之最美一部爲酬勞。吾等允之。盛意得，乃又建議曰「魚當乘鮮食之方美，吾等不如現烹之佐午餐，待抵吳城有酒時，再購之。」吾等更無異議。未幾，飯熟魚亦烹成。方舉箸，詩人之一，忽自前艙來，提酒一瓶，謂吾等曰：「有餚安可無酒？薄贈幸勿卻，須知『同船過渡五百年修』也。」詩人此舉出吾等意外，乃慷慨受贈。食時，盛君屢以箸向盤底攪之，似有所搜求，顧無所得，不禁悵然曰，「吾監視甚嚴，何亦竟爲舟子竊食去？」吾等詢以所搜何物，曰「鮭魚花也，蓋鮭魚最美之部也。」予詢以鮭花形狀，曰「卽魚肝，作黑紫色，其他魚肝作整形，略似猪肝，惟鮭魚肝則有花，如炒成後之腰花。」予聞之默然，蓋予最嗜魚肚腸，適間彼等正向詩人謝贈，予乘亂下第一箸，卽攫得此物，聞盛言，甚惜未曾細嚼以辨其滋味也。

予自幼卽能飲，量雖不豪亦不甚弱。讀小說後，尤嗜飲；蓋小說中英雄無不能飲者；予既以未來劍俠自況，安能不備此項條件？每飲後必極興奮，大有拔劍起舞之概，可謂「慷當以慨」者也。午餐後，予因被酒，乃趦至前艙，欲與詩人論劍。二詩人頗健談，引古證今，見聞廣博，不禁欽服。乃詢二人曾否見過異人奇士？其一謂曾見一

瑞昌拳家至南康與某拳家比武，二人皆擅技擊云，其一則謂前在德化（卽九江）府充幕僚時，曾見府長公子，武技驚人；公子才十八，平地一躍卽登屋頂。又謂其每日鷄鳴卽起床，前有丈餘闊深坑，一躍卽過，出府，卽沿大道馳至南康，約九十里，復馳歸，抵府時，諸人尚未早餐也。惜未能目睹其飛行作何狀態也！予聞言，羨慕不已。歸艙後，乃約同學等由南康登陸，步行至九江。蓋欲一試足力。僅劉一人願與予偕，盛與鄒則仍乘舟，照顧行李。

午夜泊吳城，翼晨抵南康，吾與劉舍舟登陸。因路程不熟，沿途須探問，故十二時餘方抵吳障嶺。嶺介於九江南康之間，北行抵九江，四十五里；南行至南康，亦四十五。故為兩地通行孔道。嶺不甚高，為廬山東頭起根處；上有小廟及炭戶十餘家。沿路各家皆設茶座，俾行人歇足打尖者。行人多屬南康之石板及磚瓦商（石板為南康特產，多用於建築及製石硯石板）餘則炭商（所謂炭卽獸炭，因廬山多栗樹，枝幹極堅實，宜於製炭；鄉人擇林密處，掘地穴，採栗枝，就穴燒閉，卽成佳炭；）及少數行人。吾與劉抵嶺，卽於廟中茶座稍歇。予聞之舟上詩人，謂吳障嶺者，卽戰國時伍子胥所過之昭關。子胥為予崇拜英雄之一，故於廟中略食餅餌，卽出廟，四向遠眺；蓋欲實地觀察此二千年前之英雄，當日如何混關之陳跡也。顧當時對於楚吳兩國疆城，未能確定，故於子胥究由嶺南來，或嶺北來，頗感模糊；於是則逃關之情形，亦無由設想矣，遂置之。入廟，劉已付茶資，謂早行可早到學校也。吾等方出廟，乃有一人作廟祝裝，與吾等擦肩而過，進廟去。時予方譏劉不能欣賞古跡，故未詳審道人作何狀。蓋予自有志成劍俠以來，極留意於方外人。每見僧道，必詳審之；審之之法，乃觀其眼是否炯炯有光。此亦由多讀小說而來之心得。惟自獲心得後，閱僧道多矣，並無一眼光炯炯者。時吾等已下嶺，予忽憶入廟之道者，步履甚輕捷，且面有紅光，乃囑劉慢步前行，予隨後當趕至；囑畢，卽返身上嶺。

綜予自求劍以來，至此為一轉捩點。前者純為小說式之幻想時期，雖有其志，而關於何者為劍，何者為俠，欲成劍俠，是何宗旨，俱屬模糊不清，不着邊際。仔細分析，或僅為一種好奇心理所驅使耳。自經此一轉捩後，迄今凡三十年，雖無顯明進步，或亦可謂稍近實際歟？

予重返嶺上，甫入廟，卽見道者立茶座傍，舉目外矚，似有所待。小說家至此，或將大事渲染，謂道者有先見之明，預知予必重來探道，等等。實則嶺上極寂靜，道者因予急步足音，偶爾外矚耳。予入廟一瞥，道者眼神已為予見，但覺其光芒異於常人，惟是否卽炯炯有光之謂，因「炯炯」二字涵意，予尚未悉其確定界說，故不克斷定。道者見予岔息入廟，亦頗注意。及見予入廟後，頓形趦趄，欲前又止

者，乃覗予微笑。實則予因不知如何稱呼道者，開口不得耳。因見道者微笑，乃亦微笑且略向俯首如鞠躬者。道者亦舉手作答當時究屬如何開談何人首先發言今已不能復憶僅知吾等未作普通寒暄，予已直說求劍之意。道者閉目危坐靜聆予語畢，半晌未作答。有頃，方睜目，向予詳視復閉目曰，「入道非易，如有志，則亦不太難。惟視立志是否堅定。尊駕既有志求劍，是已有入道之基。今後僅需養志與持修二事。」予急曰，「吾可養志不知如何持修。」道者曰，「持修亦如求學，亦有各門功課。」予聞言默思有頃曰，「願得明師指敎，如不嫌愚頑……。」道者連連曰，「不敢當。惟入道不易，出道亦難。且入手法門，亦非江湖口訣可以一二語立授。且覘子氣質正如鼓詞所云，尚有『塵世衣祿，』日後如有機緣，當就所知暢談一二。」

予有生以來，自認資質尚不甚劣，所缺者機警。證以歷年各種遭遇，有時危難臨頭，尚懵然無覺，直待事後痛定，方一一淸晰。此雖較終身木然者差高一着，然較之多智機者，相去天壤矣。予當時聞道者機緣之論後中心至爲忐忑，乃不知詢以何種塵世衣祿，是屬予分內者；何日方得機緣。且吾所求者爲劍，而道者乃發端卽論道，予亦不待辨明涇渭，卽望道者指示功課。過後思之，亦自哂粗率。別道者後，僅有三事誓誌之：（一，）道者左耳邊有朱痧痣一粒，巨如豆；日後見之，當能重憶無訛。（二，）道者自言與廬山各寺方丈相往來，如有事尚不難蹤跡得之。（三，）予自誓如能棄學，當往求道，衣祿於予，猶敝屣耳。

然今思之，當日之予，何太幼稚，亦何太不機警，蓋予向道者申述時，乃求劍之事，道者乃言道，則此道必卽劍之道，或學劍必由求道入手，或劍與道，必二而一，一而二者。予何不解之甚？且予率直求道者爲師，道者僅言入道不易，並未予以拒絕；所謂衣祿，或卽試予道心是否較名利心爲堅耳。予乏機警如此，尚妄想高人予以超渡，誠笑談也。且予當時自誓如能棄學當往求道，一何可嗤！道寧非學耶？且棄一俗世之學而獲一超世之學，何得何失，雖下愚亦可辨之。予乃必欲碌碌於衣食奔走名利傾軋之中三十載，方悔當初之誤，詎非太遲！

自別道者，至再見於蓮谷，凡隔二十二載。此二十二載中，雖遭逢有非坎坷，然已飽嘗辛酸。但未常忘求劍。特以年事日增，塵慮亦日集，雖欲求劍，其如擺不脫何！嘗憶十二至十九，則自縛於一情字；夢魂顚倒，莫非專注彼一人之身，「除却巫山不是雲，」可爲此一時期下一注脚。十九至三十初度，則累於名。二十二以前，則誓欲留美求學，因同級學友留美者佔三之二。生平不願後人，故亦亟欲負笈國外，一較短長。惟金錢作祟，只索罷休。二十二至二十六，則從事

寫作，藉博徽名，後為宵小所陷，幾至了却性命！幸交遊數人，提攜鼓勵，方作改弦更張之計。或曰能於此時披髮入山，詎非甚佳？曰，欲行拙志者，一時之濁氣所中耳；欲求道，則非大解脫不可。然談何容易，予亦乏慧劍斬斷一切耳。自三十而後，則孽障日深，仔肩日重，則亦惟日與飢寒鬥，以冀獲到一家之飽暖為已足。

此二十二年中，在蓮求劍之前，尚有數度與劍發生因緣者；其一，即民國五年至臨川，識一友，屢欲以祖傳寶劍相贈，終不果，以其夫人不允，而友又有季常癖者。其二，民八，讀於滬，習拳。拳師葉鳳岐，滄州人，見予好技擊，頗盡心指導。後以多病欲北歸，臨行，出一倭刀示予曰，「此刀雖非寶物，亦非凡鐵，留以相贈，惟有一事相累，則某生處尚負十元債，請為了之云。」時予乃莫名一文，吾等正籌商時，另一爪哇生闖入，亦為葉師高足，見刀，強以五十金購去。且該生前一日，曾以北返車票贈葉師者，故葉師乃無術拒之。予雖不獲刀，仍担任某生之十元債務，後得錢還之，某生拒不納，曰，「前已屢向葉師表示，以此十元贈彼作旅費矣。」

吾文至此，已數千言，乃尚未提蓮谷求劍之事，亦嫌詞贅矣。然一再易稿，都覺無入手處，即令截去前段，以後則須時時插入補註，尚不如從頭寫起，轉較自然。

吾往蓮谷，乃民國二十二年事。動機雖不全在求劍，然求劍則為重要之因素。時予方在寧寄食於某宗教機關，旋該機關須派代表四人，至蓮谷赴會。予雖為被派之一，然在依違兩可之間。予之決意一行者，蓋道者之言尚在予耳也。

時屆仲夏，吾等由寧乘輪赴潯，輪中極燠悶，乃在甲板蔭處坐眺兩岸風景，不禁油然興感。予先祖本隸籍浙之衢縣，太平天國之前，即宦游至鄂，乃落籍，迄今已百二十餘年。故鄂渚當為予故鄉。然自負笈潯校後，都八載，雖夏季假日，偶一返鄂，然為時甚短。是潯陽又為吾第二故鄉。自離潯入滬校，以至離校，奔走衣食，僅於民十五因事赴北平，繞道漢皋時，得於輪上重睹此十年未見之第二故鄉，及朝夕相晤之廬山，而今則獲得機緣，又可故地重遊，試思予寧能無感？

第二日傍晚抵潯，困於大水，乃不能至南城一訪母校，翌晨又須匆匆趕赴蓮谷，故惟有期於會畢後，再作專誠之探訪。

吾等四人赴蓮谷，一切旅行雜務及行李，皆委託中國旅行社辦理，省去無限麻煩。四人首途，僅衣襯衫短褲，一身輕快。離旅社時，已日上三竿，因大水故，乃不得不由旅社門前乘渡船赴龍開河汽車站。抵站時，已十句鐘；登車後，予乃以半土著資格，對同行輩指點沿途風景，名稱，至詳盡。車過十里鋪，則十餘年前之舊景，已改觀；然依約尚可追溯一二陳跡舊址。又十里，抵廟支鋪。再五里，即抵廬山

脚之蓮花洞。長途汽車行程，至此已畢。吾等乃就飯店午餐，準備登山。飯畢，三人僱籐轎，予則欲一試腰腿是否仍健，決意步行。且廬山於予，情猶故人，今茲久別重逢，尤宜步步親近，藉敍離懷也。時雖盛夏，甫過蓮花洞，即轉淸涼。沿途風景絕佳，流水潺潺，與鳥語蟬聲相應和，令人聞之塵俗盡消。五里至好漢坡（一名千層坡，爲登山最吃力之一段）略歇，足再進，則覺體力已大不如前。回憶十餘年前登山時，胸無纖介俗務，精神純一，筋骨堅實，乍入山境，即覺與大自然翕然溶合，轉不欲遵人造之蹊徑而行；時投澗中，涉水而上，時登山壁，牽葛附籐而進。今則精神散渙，骨重肉癡，雖行坦途（牯嶺新路多平如坦途）二三里，即須小憩，前後兩人矣。自蓮花洞登山至牯牛嶺，約山路十八里，費時二時三十分；由牯嶺至蓮谷約五里，須翻一山頭，費時四十分。

吾等此次會期一月，乃甫抵山，即霪雨連綿。除星期日外，早午晚皆有會，而第一星期日，雨特急，乃不能出遊。第二星期間，時雨時晴。至星期日天晦，予乃不顧，逕跨牯嶺赴黃龍寺，蓋欲一探二十年前道者消息也。

予嘗謂廬山乃神仙境界，空氣之淸鮮，無與倫比，病身至此，沉疴立釋；故山上有肺病院之設。若尋常體弱衰老者，一吸其氣，即能健飯。山行數里，感覺勞頓，略一休息，即又健步如飛。山中隨地皆有溪流，水含鹹質，洗衣無須用皂；又隨處皆是甘泉，一掬數口，沁入脾裏，塵渴立消。其尤令人懷想者，則一入山裏，一草鞋，一短褲，一絨褐，一手杖，即可橫衝直闖，較之都市鎖領拽袍冠履拘束者，眞有天堂地獄之別。

予抵黃龍寺，即以道者形狀，詢之老僧；因前者年幼心粗，乃未探得道者稱呼也。老僧聞予言，即脫口曰：「此无我居士也，近在蓮谷結廬，不常來。欲訪之，恐不易；因其結廬處不易達，須繞小徑，即吾等亦不知之」云。吾甚感失望。僧默思有頃，曰：「聞彼常遊白鹿洞，彼處或可得其蹤跡也。」



世外桃源的北極

葉朗星

北極原是一塊荒涼滿目淒風颯颯多冰多雪的地方，從前那兒不獨沒有人類的足跡，而且沒有禽獸的影兒，牠始終被人當作地獄一樣，無人胆敢到那兒游歷，或夢想到那兒居住。但是，蘇聯早已把那塊被人看作地獄一樣的地方，從事開墾；要使牠由地獄變為天堂，又使人們可到那兒游歷，或到那兒居住。蘇聯經過一番努力，她的理想，漸漸實現，所得成績，頗為優美。從這樣看來，她所給予人們的功勳，也是叫我們自始至終，都不能忘記的。

昔日蘇聯所遣派到北極去開墾的人，不過只是少數罷了，但是，到了今天，那些開墾北極的人，一天一天不斷地增加，竟有一百萬以上之多。他們曾經發見油和礦物，創辦各種實業，和建築那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在這些城市裏，有學校，圖書館，科學實驗室，無線電播音台，閱報室，游樂場，戲院，花園，工廠……以上的一切，可以把蘇聯據為己有的北極，點綴起來。

蘇聯有一個北極探險家，名叫維占廝史德芬臣，他是世上最偉大的北極探險家之一，因為想開墾北極的工作，能夠達到好似理想一樣的最佳的階段，所以無論日夜，自始至終，埋頭苦幹，著了一本書，稱做『友愛的北極。』他著這書的動機，無非意欲慫恿那些開墾北極的人，改變他們的不是十分適當的方針，同時勸導那些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應該積極參加開墾北極的工作。『友愛的北極』在銷售方面，美國有五千本，加拿大有二千本，蘇聯有二萬本。北極現在得到開墾成功，這書是有了很大幫助的。

今日的北極，與蘇聯有了很密切的關係，好像密西西比河，在一百年前，與美國的關係一樣。無數男女，不辭勞苦，不畏危險，跑到那兒，在那些未經開墾的地方，創造新世界。昔日以為人類不能達到的北極，今天早已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實業區了。在影院裏，却利卓別麟的滑稽動作，在舞台上，沙士比亞的戲劇，在音樂會中，娓娓動聽的歌聲，……所有的一切，俱使北極生色不少哩。

在一九二一年，蘇聯雖然不幸遇着飢荒，但她仍派二十三個探險隊，到北極探險。蘇聯曾經撥出巨款，比別國的撥款更多，全作北極探險之用。一千五百個以上的科學家，五百個探險家和研究家，都是幹着同樣的工作。那些地質學家，也曾用盡種種方法，纔能獲得那些白金、黃金、煤油、銅、鎳、硫黃、錫、鈷……他們又以小麥、馬鈴

四二一—三四一

薯、大麥和花生果作日常食料之用。

那些蘇聯的飛行家，由莫斯科取道北極，飛到三藩市，此種飛行可以使得蘇聯與美國的空運獲得很多便利。奧國祖利亞士史滅德博士和他的助手，曾飛到北極，設了一處天氣測驗局，作測驗天氣之用，而且在彼處，做了十六年之久探險和開墾的工作。

在高拉半島有兩個汚濁的鄉村，經過了一番的改革，現在竟然成為市鎮的中心區。這兒有一些人正在經營漁業，又有一間現代化的小規模酒店，每逢晚上，就充滿那些工人和水手，他們俱是為着消遣而來的。在基比尼山，那些摩登房屋，把荒涼的景色，整個地遮蔽着。

有一些開墾北極的人，是從美國西部的落機山而來的。他們大多數是政治犯，或是犯法的匪徒，被美國政府遞解出境，遠至北極，從事開墾。他們除了被剝奪參加競選的權利外，他們和別的開墾者，可以享受同樣的特權。他們所得的薪水，和生活的狀況，彼此一樣。假使其中有些是蘇維埃市議會判定是善良的，他們就可以恢復公民資格。

蘇聯為着獎勵人民開墾北極起見，就特別創設一種新法規，這便是到北極去的開墾工作的人，無論男女，都給予雙倍的薪水，又給予住屋，以兩年或三年為限。他們或她們，多數不願離開北極，因為他們和她們獲得這樣的優待，沒有一個不感覺得心滿意足哩。

在暑假期中，不獨蘇聯的人民，而且別國的士女，多往北極旅行，在那兒避暑，有些竟會流連忘返，有些非俟假期完滿，不肯歸來。他們多數以狩獵熊和海象，來消磨大部份假期的時光。不少新婚的夫婦，寧願離開他們或她們底美麗的家鄉，遠在北極作渡蜜月之舉。那些在北極的城市，每處都有一所專為遊客而設的旅行社，給予遊客以種種便利，或代替他們預定酒店，或引導他們到各處遊玩，務使他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在工廠或政府機關裏替蘇聯做工作的人，其中有些是哀斯基馬人，他們在蘇聯的教育方針的壓逼下，只是做着算是識字的動物罷了。從小學至大學，他們所受的教育，只是他們自己的言語和俄文而已。因為自歷史開始以至今日，他們還沒有字母，所以蘇聯的學者，就供給他們字母了。他們固有的拙劣異常的生活，雖與現代都市的生活，漸漸同化起來，但他們的生活程度，仍是太低。他們大多數以狩獵和捕魚來維持他們的生活。

沿着北冰洋，有四十個以上的無線電台，曾經建築完竣。它們彼此聯絡，互相合作，並且指導飛機到北極去。由莫斯科至北極的飛行，最近比前更加便利，因為兩地每月有數次的飛行，所以那些

想到北極去旅行的美國人，可以先從三藩市，乘機到莫斯科，再由莫斯科轉乘飛機往北極。蘇聯在夏季和冬季仍然不斷進行搜求那些作空運之用的新路線，來發展莫斯科與北極之間的空運。在北極的城市，他們大部份都利用每日縱橫交錯的空運來互相聯絡，與發展貿易。蘇聯也曾利用飛機，測量那些小小的地方，又把那些浮冰，製爲圖表；雪的動態，紀錄起來。有一些飛行員曾經發覺那大陸，伸入北冰洋，有二百或三百基羅米突之遙，這樣的事實，是人們從前不會相信的。

史滅德教授和他的助手，消耗了十五年長的時光，創設那條東北的水路，他底創設這條水路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利用它來找尋那些始終尙未爲人發見的無名的海。此種搜求，直至今天，仍是繼續進行，未嘗中斷。每逢夏天，一隊一隊的探險家，水學家和地理家，就不約而同地到來研究那些無名的海，而且把牠們製爲圖表。現在他們有時會偶然尋獲一些無名的海島，他們便無不非常愉快地，共同努力研究那些海島的風雨，天氣與雲的動態，海上的潮流，日的光和力。他們利用一百個以上的永久不變的觀測站，全年做着他們的工作，這些觀測站是遍設於整個北極的。

德國人因爲想將北極的海上交通極端地發展，所以曾經實施幾種步驟，試用一些堅固强大的船，航行北極的海上。他們發明一種新型破冰船，此種船是全用鋼製造的，來抵抗冰的壓力。這些新型破冰船，其中設備圖書館，鋼琴，六絃琴，縫紉和洗滌的機器，又有一間出售烟、酒、糖果、雪糕……的規模極小的酒店。那些身在破冰船的北極探險家和航海客，可以依着各人的嗜好，隨意閱讀書籍或報紙，玩弄鋼琴或六絃琴，縫紉新衣，洗滌舊衫，飲酒吸烟，吃糖果雪糕……他們莫不感覺得這樣的生活，不獨沒有枯燥無味，而且沒有減少興趣哩。

在列寧格力特，俄國人也曾創辦世上第一所訓練北極探險家的學校。所有在校的男女學生，俱要學習地質學，水學和其他科學。畢業後，在北極做探險的工作。回憶十年前北極不過只是一塊無人過問的多冰的荒地，但經過那些探險家底一番努力的開墾，現在竟然變爲世界的樂園，怪不得一般人稱牠爲世外桃源，而且有很多未嘗身臨北極的人，沒有一個不希望獲得一個同樣的機會——漫遊北極的機會哩。假使你是一個性好遊山玩水的人，我就請你不妨利用你底餘閒的時光，作一次北極的旅行，那末，我十分相信你將來眼見的東西，比較耳聞的東西更多，同時我又相信你將來在北極所得的學識，比較你在書中所得的學識更多，這眞是不用懷疑的，也是無論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的。

請以旅行雜誌介紹給你的友人

四二一—三四三

海上皇宮的厄運

林慕蓀

歐戰爆發後，交戰國雙方的巨船，大多數改作補助巡洋艦或運輸艦，本來常川往來上海和歐美間的船隻，也逐漸隨着軍事的發展而減少或竟中止到上海來，像遠東著名的輪船公司如大英輪船公司（P.&O.），義國郵船公司（Lloyd Triestino）北德公司（N.D.L.）昌興輪船公司（Canadian Pacific）等，無不處於暫行停頓狀態，將所屬各輪撤離遠東，調回本國服務。現將以前按期來往上海萬噸以上的巨船，已遭潛艇轟沉或觸及水雷沉沒者開列於後：

失事或宣佈日期	船名	國籍	噸位	沉失原因
廿八年十一月廿一日	照國丸 Terrukuni Maru（N.Y.K.）	日	一一，九三〇	在英國東海岸觸水雷沉沒
廿三日	拉華品地（Rawalpindi（P.&O.）	英	一六，六九七	爲德國袖珍戰艦擊沉
廿九年　十月廿八日	英國皇后 Empress of Britain(C.P.R.)	英	四二，三四八	德軍公報稱在由愛爾蘭赴蘇格蘭途中遭德潛艇擊沉
十一月四日	巴特洛克魯斯 Patroclus（B.&S. 代理）	英	一一，三一四	爲德潛艇擊沉
卅年二月十三日宣佈	康梯綠素 Conte Rosso(Lloyd Triestino)	意	一七，八九七	在地中海遭魚雷擊沉
四月廿四日宣佈	賴普打拿 Rajputana（P. & O.）	英		與「拉華品地」號係姊妹船亦遭魚雷擊沉
五月九日宣佈	埃克與 Ixion（B.&S. 代理）	英	一〇，二六三	在大西洋遭魚雷擊沉

上列數船，居住上海的人大都熟悉，中以英國皇后號爲最大，長七三三·三呎，闊九七·八呎，名列世界十大巨輪之內，價值鉅萬，設備富麗堂皇，宛如海上皇宮，戰前每年僅到上海一次，因爲船身過大，吃水較深，不便駛入浦江，所以停泊吳淞口外，乘客改搭小輪在外灘上岸。又康梯綠素號以前國人搭乘者頗多，航行迅速，由滬到意國上岸改搭聯運之火車到倫敦，祇需廿三天，現在都不幸失事，眞是航業界一筆大損失！還有素不航行遠東之二萬噸以上巨輪，爲着戰事而沉到船底的有：

失事或宣佈日期	船名	國籍	噸位	沉失原因
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科倫布（Columbo）	德	三二，五六五	因英艦追捕，在 Bermuda 以北約四百里處自行鑿沉。
六月，九日宣佈	卡林尼亞（Cunard White）	英	二〇，二七七	爲魚雷擊沉
六月四日至七月三日之間	沃拉琨	英	二一，〇〇〇	爲魚雷擊沉
廿九年　七月　四日電	香普蘭 Champlain	法	二八，〇〇〇	在法國海岸外觸水雷沉沒
卅年二月十七日海通社電	澳洲皇后 Empress of Australia(C.P.R.)	英	二一，八六〇	已在大西洋中部被擊沉

按澳洲皇后號原爲德輪，前名 Tirpitz，第一次歐戰德方敗績，遂入英人掌握，這次戰前英皇與英后巡幸加拿大時，曾徵發該輪，想不到經過沒有多少時候，竟遭逢厄運！又當廿八年九月四日（英向德宣戰之第二日）謠傳被英海軍截獲之德國大郵船勃里門 Bremen 號（四六，〇〇〇噸）由美國繞道北冰洋，逃回本國後，本年三月十七日又傳因失愼焚燬，不知確否，姑誌之。

以上所舉的，僅係經宣佈的，其未經宣佈或作者漏記的，爲數當亦不少，現因無法查明，祇好從略。

四二一—三四四

遊覽名詞詮釋

佘貴棠

「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本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

——通鑑淝水之戰

一

遊覽一事，起源甚古，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實導後世尋幽選勝者之先路。但其演進爲高度組織之企業以構成國際收支及文化傳播之一大因素，則僅爲二十世紀以來之新現象。洪荒之世，遊畋爲業，自無遊覽之事；實厥後政治漸臻進化，而民智猶未開通，自然爲崇拜之對象，封禪爲君國之大典，「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聞品題名勝；」秦漢之際，帝王巡狩四方，期在歡悅吏民，固非徒快心意，魏晉以降，遊迹漸繁，要皆文人學士，託興寄懷，撰述寖多，文學稱盛；惟如現代遊覽事業 Tourist Industry 及遊覽旅行 Tourist Travel 之對於國家經濟發生密切聯繫者，蓋各國往昔所未有。（參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徐霞客遊記條）茲分別本國文系統及外國文系統，析述遊覽名詞如次。

二

屬於本國文系統者，國人習用之名詞有「遊覽」及「遊歷」兩則。日本習用「觀光」兩字，源出國文，應以本國文論。

遊覽：遊覽亦作游覽，說文方部，遊游通。漢末陳琳有「遊覽」詩，辭曰：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日心不豫，駕言從友生。

翱翔戲長流，消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

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

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梁蕭統選文，以「遊覽」名篇，唐王維以「冬日遊覽」題詩。韓愈詩「歸來得便卽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歐陽修有美堂記「佔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遊覽」一詞，引用殊廣。以上皆言娛樂性質之遊覽，佩文韻府引釋氏通鑑曰：「奘法師歸自

四二一—三四五

西域，往還十七周，遊覽百有餘國，」則指考察性質之遊覽。

遊歷　遊歷一詞，清末頗為流行。京師大學堂倡議人李端棻請推廣學校疏，其五曰選派遊歷。「學徒旣受業數年，考試及格者，當選高才，以充遊歷。」張鶴齡興學篇曰：「凡普通學旣卒業者，悉量其才質，令肄專門學，專門學旣精通者，則遊學外洋，廣所未備。專門之學旣興，而後遊歷有益。法人蒲柳之言曰『中國學藝未興，遊歷經費全係虛擲』蓋學問之道，有所主乎中，乃有所益於外也。」以上言遊歷，殆與古之遊學同義，皆本於曾國藩擬選聰穎子弟出洋習藝疏所云「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者也。

嚴復上皇帝萬言書「設今者陛下奮宸斷，降德言，令計臣籌數千萬之款，備戰艦十餘艘，為衞，上請皇太后暫為監國，從數百親賢貴近之臣，航海以遊西國，歷聘諸有約者，與分庭抗禮。」言皇帝宜遊歷。張謇變法平議曰：

「彼宗室王公者，亦旣生而富貴矣，又不讀書，親賢士大夫，入與閹寺圉隸走卒優伶為馳馬蹴踘媟嫚之戲，出臨媕婀之朝貴而頤指其意向可否，閤門差使，盡於跪拜，宜其泄泄顧盼，專己自封，而曰天下之事盡知之矣。若夫西人則不然，雖太子諸王無不入學院，與學子同課業之級，且無不歷兵官，受提督鈐束，有合於周禮師氏保氏大司樂合世子而敎之之法。今旣謂宜廣設官學堂敎宗室八旗王公子弟矣，其年在三十以上者，亦宜用各省年力不能入學諸生，止讀各課譯本書例，令稍涉獵史鑑及各國政治外交史諸書，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選派一二人，隨帶有文學知時務之卿貳出洋遊歷，考察各事，俾涉道路風濤震恐之險，知平日叨踰非分之可慙，觀各國製造，警察，敎育，武備一切政治之精，知平時汰侈之多妄，而躬與彼諸王周旋，彼通學問而我陋，彼諳政事而我疏，彼躬陳力於軍旅行伍之間而我惰，相形見絀，宜必媿奮。」

言親貴宜遊歷，皆含考察之性質。民國五年前交通部部令一九八四號有關係「遊歷經理處」之規定，嗣後歷年全國鐵路聯運會議記錄有遊歷經理處專章，譯 Tourist Agencies 為遊歷經理處，當係沿用舊稱。

觀光　易經觀卦坤下巽上，「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五經正義曰：「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之禮儀，故曰利用賓於王庭也。」宋史高麗傳「詔賜高麗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遣還本國，上表謝曰『彬罕等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異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元造曲成，鴻恩莫報』」元耶律楚材詩曰「黎民歡仰德，萬國喜

觀光。」是爲「觀國光」一語引用於國際交往之濫觴。日本安政二年（公元一八五二）荷蘭國王威廉三世致贈德川幕府軍艦一艘，經命名「觀光丸」爲日本海軍之第三艘船艦，明治元年由幕府轉獻天皇。明治三年（公元一八七〇）福地源一郎譯英人所著「外國交際公法」有「觀光問鼎」之題辭，明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八）刋行久米邦武編撰之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錄，記岩倉大使一行歷遊歐美事，岩倉爲題「觀光」二字，是爲遊歷通稱觀光之始；明治末年（我國宣統年間）僑美日人有母國觀光團之組織，是爲觀光團最初之實例。明治十七年日人岡千仞來華遊歷歸而著書題曰觀光紀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入第五帙。金澤莊三郎博士著廣辭林，其觀光二字之解釋爲「他國土地情況及民風等之視察，」意與遊歷相同。至其實際上之應用，遊覽事業之中央宣傳機關稱國際觀光協會，國內外執行機關稱國際觀光局，無明顯之區別，異域之漫遊及近郊之觀覽皆以觀光稱，寖失原意矣。

三

外國文系統下之遊覽名詞，可析爲英法語及德語兩系。

Tour 英法語同，語源出於法文之「Tourner」有巡迴之意。遊覽之地點不一，游畢而復歸於出發點者，謂之 Tour。十七世紀中英國之少年士紳卒業本國學院後例須遍遊大陸至法意等國遊歷，以完成其高等之教育。羅馬衰亡史作者吉朋 Edward Gibbon 僑居瑞士極久，曾謂十八世紀末在歐陸遊歷之英人數達四萬名，原富作者亞丹斯密以多數青年英人遊學外邦爲本國教育失敗之徵象（原富第五編第一章）皆指從事 Tour 者言。

Tourist 從事 Tour 之人日益衆，十九世紀初乃有 Tourist 之名稱。Tourist（法文Touriste）者卽純以觀覽遊娛爲目的之外來旅客之謂。於是旅客可析爲如下之二類：一爲職業旅行者 Business Traveler 如推銷貨物之商人，因公調遣之官吏，其旅行恆具一定之目的地，其消費或爲利潤所供應，或爲國家政費所支撥；另一爲遊客 Tourist，其特徵爲出遊前恆無一定之目的地，所消費者出於本人之積蓄或本人故鄉之遊資。

Tourism 是爲十九世紀中葉產生之新名辭（法文 Tourisme）原意爲遊覽之嗜好，可意譯之爲「遊癖」引伸之則爲吸引及接待遊客各種原理之總和，可譯爲遊覽學，與 Journalism 之爲新聞學正同。遊客之蒞臨，有裨於地方經濟者至大，故各國於誘致接待之方策，講求不遺餘力，例如加拿大之蒙特里奧爾城且有大學校特設之遊覽學專門學院焉。（Ecole de Tourisme，

L'Univercité de Montréal）

Verkehr（德文）原意為交通或往來。Reiseverkehr譯意為旅客往來，Reise 謂旅行，如旅行局為Reisebüro，導遊書籍為 Reisehandbuch，專備遊客應用之登記馬克為 Reisemark，泛稱 Reiseverkehr原可通用於本鄉遊覽及外鄉遊覽。另有Fremdenverkehr一詞，Fremden 與英文之From 同源，意謂外來，該詞可譯作外客往來，實際應用則與前詞相同。

四

綜上所述，英法文似注重遊覽之本質，德日文似注重遊覽之政策。國文「遊歷」一詞，含義稍狹，我國昔日風氣未開，外客來遊，自以經商服官者佔最大之多數（傳教士係長期居住，姑置不論。）嗣後交通發達，建設猛晉，則域外遊人，以觀覽遊娛為目標者，將有日益增多之趨勢，循名覈實，似以遊覽二字為適用。

附遊覽名詞簡表（以筆劃多少為序）註（1）英文（2）法文（3）日文

市郊遊覽　(1)Sight-seeing　(2)Excursion aux environs　(3)從英文音譯，或作「都市觀光」

史蹟　(1)Place of historic interest　(2) Endroit historique　(3)史蹟

包費旅行　(1)Inclusive tours　(2) Voyages à forfait　(3) 請負旅行

公路　(1)Highway, Motorroad　(2)Chemin automobilable　(3)道路

車票或船票飛機票（來回票）　(1) Ticket(return ticket)　(2) billet (billet d'aller et retour)　(3)切符（單純車票稱乘車券）（往復切符）

風景區　(1)Beauty spot, scenic spot　(2)Sité pittoresque, terre de beauté　(3)風景地

溫泉　(1) Hot springs　(2) Eaux thermales　(3) 溫泉

海關檢查　(1) Customs Examination　(2) Visite des bagages à la douane　(3) 稅關檢查

海濱浴場　(1) Bathing beach　(2) Station bainéaire　(3) 海濱浴場，亦作海水浴場

臥鋪票　(1) Berth ticket　(2) Billet de Couchette　(3) 寢臺券

旅行支票　(1)Travelers' Checks　(2) Chèques touris-

tiques (3)旅行小切手

旅程（遊程） (1)Itinerary (2) Itineraire (3)旅程，亦作觀光Ruto（卽 Route 音譯。）

旅館（賓館，招待所，飯店，酒店）公寓 (1)Hotel, Hostel Inn, Lodging house (2) Hôtel, Hôtellerie, Pension (3) 泛稱「宿泊設備」東洋式稱「旅館」或「宿屋」西洋式名稱從英文音譯，或稱「洋旅館。」公寓稱「貸室。」

週遊（亦作周遊） (1)Circuit Tour (2)Circuit tourestique, Tournée touristique (3)周遊，迴遊

遊客 (1)Tourist, vacationist, holiday-maker (2)Touriste, excursioniste (3)觀光客（舒ㄏ詩「白頭元是觀光客，手弄梅花感慨吟」原係國文成語）

遊息地 (1)Vacation land, health resort (2)Lieu de repos, pays des vacances (3)保健地，遊園地

遊覽中心（名勝） (1)Tourist center, resort region (2)Centre touristique, terre du tourisme (3)名勝，名所觀光地點

遊覽公共汽車遊覽汽車 (1)Sightseeing bus (2)Autocars d'excursion (3)觀光Basu（卽 Bus 音譯）觀光自動車

遊覽往來 (1)Tourist traffic (2) Mouvement touristique (3)觀光往來

遊覽經理處 (1) Tourist Agency (2) Agence de tourisme (3) 觀光斡旋機關

遊覽事業 (1)Tourist industry (2) Industrie touristique (3)觀光事業

遊覽團 (1)Tourist parties (2)Groupes des touristes (3)觀光團

遊興 (1)Wanderlust(原德文) (2)Excursionisme (3)觀光欲望

導遊人員（譯員） (1)Tourist guide, interpreter (2)Guide interprète (3) 案內業者，觀光通譯業者

導遊書籍 (1)Guide book (2)Guide, guide touristique (3) 案內，案內記

餐館（食堂，酒家） (1)Restaurant (2) Restaurant (3) 料理屋洋食屋亦作食堂（餐車稱「食堂車」）或Resutoran（音譯）

瞻禮聖蹟 (1)Pilgrimage (2)Pèlerinage (3)聖地巡歷

護照（簽證） (1)Passport Visè (2)Passeport Visè (3)旅行免狀（查證）

歐美采風記（三十五）

沁明女士

以下是武備歷史表演總題目謂之『倫敦城和本朝國防事宜的休戚』（London and the defense of the Realm）這一段煊赫的遊行（Pageant）是全部節目中最精彩的，由陸軍少將華克氏擔任總指揮。根據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白剛爵士的一段議論，認為倫敦是一國的首都，應當對於全國的國防事宜，居於領導的地位，訓練公民肩負守衛疆土的責任，他說：

『承平時代而整軍經武，殊與英國民族的思想與性格相悖逆，但如其他國家從事企業之心思，較吾人薄弱，激於政治經濟力圖富強之慾望而窮兵黷武，以遂其侵略之野心者，則吾人為自衛計，其勢亦不得不維持相當抵抗之實力焉。』

基於上述的意義，倫敦訓練公民荷槍攜械的方式，隨時代的進步而日新月異。在薩克遜帝王統治的時代，保衛皇帝大纛作戰的是拿刀斧的士卒。其後，專制的君主獎勵倫敦的市民崇向尚武精神，勤於操練，是以後來數百年中，武裝的市民，遇到緊急的時候，都能出來抵禦外侮彈壓作亂者。敵國的艦隊進襲英國的海岸時，市民將商用的船隻武裝起來，載上戰鬥員，立刻出發協助國王的軍艦作戰。在那時，家家戶戶都要自備器械，自充戎役，如果他因為年齡或健康的關係而不能服役時，他就應當找一個武裝齊備的替身，這樣，每一區域有相當的兵士。各公所也自存着大量的軍械武器，可是這些壯丁們並沒有制服，祇有本城派出參與國外戰爭的部隊，是穿着同樣的制服，攜帶一齊的兵器。直到亨利第八的時候，全城的兵役纔有全副可以



西禱斯高原兵的吹鼓手，居住上海的人大約都曾見過。

四二一—三五一

識別的武裝，所以遊行的節目也僅能自這個時期以後開始表演，然後一幕幕的展開在吾人眼簾之前。

前導：皇帝禁衞軍的銅樂隊。

公民團（Citizen Soldiers）由倫敦市所主辦的軍官訓練學校的軍官班代表，這班士兵都着的白色兵服，胸背織有倫敦市的徽誌，軍官則着艷色綢緞所製的軍服，項上圍帶着金鎖鍊，是亨利八世時的倫敦後備兵。當年，英國遭遇外寇，亨利王一面加强海岸線的防禦工事，一面積極的籌備海軍，因爲缺乏正常的軍隊，下令全國鄉勇團練調充官兵，加緊訓練調往全線服役；倫敦城的義勇軍，由市長親自統率，於一五三九年五月八日請亨利八世檢閱，這次表演的，有以下幾種特色：

（甲）這個時代軍隊中用的一種銅質武器，名叫"Saker"，的裝在一輛大車上

（乙）砲車上載着兩架輕砲

（丙）鼓手

（丁）掮大旗者——Standard bearer

（戊）市長的參議乘着馬，帶着侍從

（己）巡官或中軍

（更）砲手——Handgunners

（辛）箭——Archers

（壬）矛手——Pikemen

（癸）幕府等等

皇家海軍（Royal Navy）倫敦城在一五八八年，西班牙以兵船網來攻英倫時，曾供給三十艘助戰；以後凡歷史中有名的戰役，倫敦都派有船隻參戰。這次表演的是當時的水手和正式作戰所謂的『水兵』（Sea-Soldiers）。

倫敦訓練的隊伍——由倫敦城第五十四師皇家砲兵團中之高射砲隊代表，這個名辭"Trained bands"，起源於伊麗莎白皇后時，她命令從平民當中抽出的壯丁，選擇那班最精明幹練的『訓練成爲隊伍。』西班牙海軍進襲時，這種隊伍，分成東西南北四旅，共約六千人，都手拿長矛和短銃，遇緊急外侮時，人數頓時增加到一萬人，多半派去護衞海岸線。這裏表演的是一部份隊伍，派到替爾白累(Tilbury Camp) 去受訓時的組合情形，計爲（甲）騎馬的隊長，由鏢手（"Targetiers"）隨侍着（乙）銃手（Calivermen）帶着他們的鼓和笛；（丙）舉旗者（Ensign）舉長斧手（Halberdiers）（丁）矛手帶



英皇的愛爾蘭禁尉軍在白金罕宮前之攝影

着他們的鼓和笛（記者按從前兵士操練時，須按音樂的節奏合着拍子舉手行動。）（戊）哨官等等。

倫敦訓練的隊伍和附屬的部隊（Auxiliary regiments）：由砲兵隊（Honourable Artillery Company）代表。倫敦的軍事能力至內戰（Civil War）時，發達到最高峯，全城可以調派步兵兩萬人此外還有許多馬隊，又自學徒階級及其他『非自由人』當中徵得六個附屬的部隊。這次表演的十二隊各種旗幟飄揚，爲首的是騎馬的隊長，跟着是劍手，鼓手和矛手；另外四個舉大旗的率領着倫敦城紅白黃藍綠和橘黃六隊正式步兵服色奇異兵器古典；接着是後備隊六隊，壓軸的是一位騎馬的軍官。

倫敦訓練的隊伍和倫敦塔鄉村補充隊（Auxiliaries of the Tower Hamlets）由倫敦第十七師的鄉村步槍隊代表參加表演，也是艷色的旗幟雜陳，分常備與後備兩部份。

保護地的海軍（Navy of the Protectorate）由皇家海軍代表：這部份海軍自克朗姆威爾（Cromwell）時始，即由受過軍事訓練的人統率作戰的並非尋常水手，而是『海軍將領』（"Generals-at-Sea"）海上戰略的研

究，即是從這時起，結果訓練成海上戰鬥力最精的隊伍。一六六四年至一六六六年間自成一個時期，在武備史中有牠的特殊的一頁，這三年繼復興（Restoration）之後，正常的陸軍漸漸組織成功。倫敦城在這方面的供獻，可以見於當日的徵兵，祇須事前知會市長，可以集隊擊鼓揚旗越市而過，這個權利便是這個時期的唯一象徵，也就是表演的人物。

英皇的步將隊，由皇家禁衛軍的第三營一部份代表，這是一六六〇年十一月在倫敦成立的。此次表演的是一六六四年九月廿一日的一段故事，那天步衛隊在倫敦城內擂鼓遊行，召收志願兵跟隨盧柏太子（Prince Rupert）到海上去服役，所以該隊的旗號上面繪着一株古樹的圖案（emblem of Boscobel Oak）。

約克及阿爾彭尼大公（Duke of York & Albany's）的海軍：由皇家麥令司的蔡塔師團（Chatham Division）代表，這是皇家麥令司所脫胎而自的所謂『海軍元帥的師團』（"The Admiral's Maritime Regiment"）表演一六六四年十一月間在倫敦城中募集兵員的遊行情形。

荷蘭師團：由白虎古今協會（The Buffs Past & Present Association）的倫敦分會代表參加，這團人是一五七二年由倫敦訓練為內地服役的英國隊伍當中組合成的，現在即是『白虎』（即皇家東堪特師團）自那時起，這部份即調往荷蘭服役，斯時英荷戰事似乎有隨時發生的可能，直到一六六五年纔調回國內。這裏表演的都是前次歐戰中『白虎』師團的戰鬥員形容一六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倫敦城中遊行召兵的情節。

富西律皇家師團（Royal Regiment of Fusiliers）：由皇家富西律（Royal Fusiliers）第二軍中的倫敦師團代表，這是一六八五年蒙茅滋叛變（Monmouth Rebellion）時在倫敦塔內所組織的，向來和倫敦有密切的歷史關係，自一八八一年起又名為『倫敦師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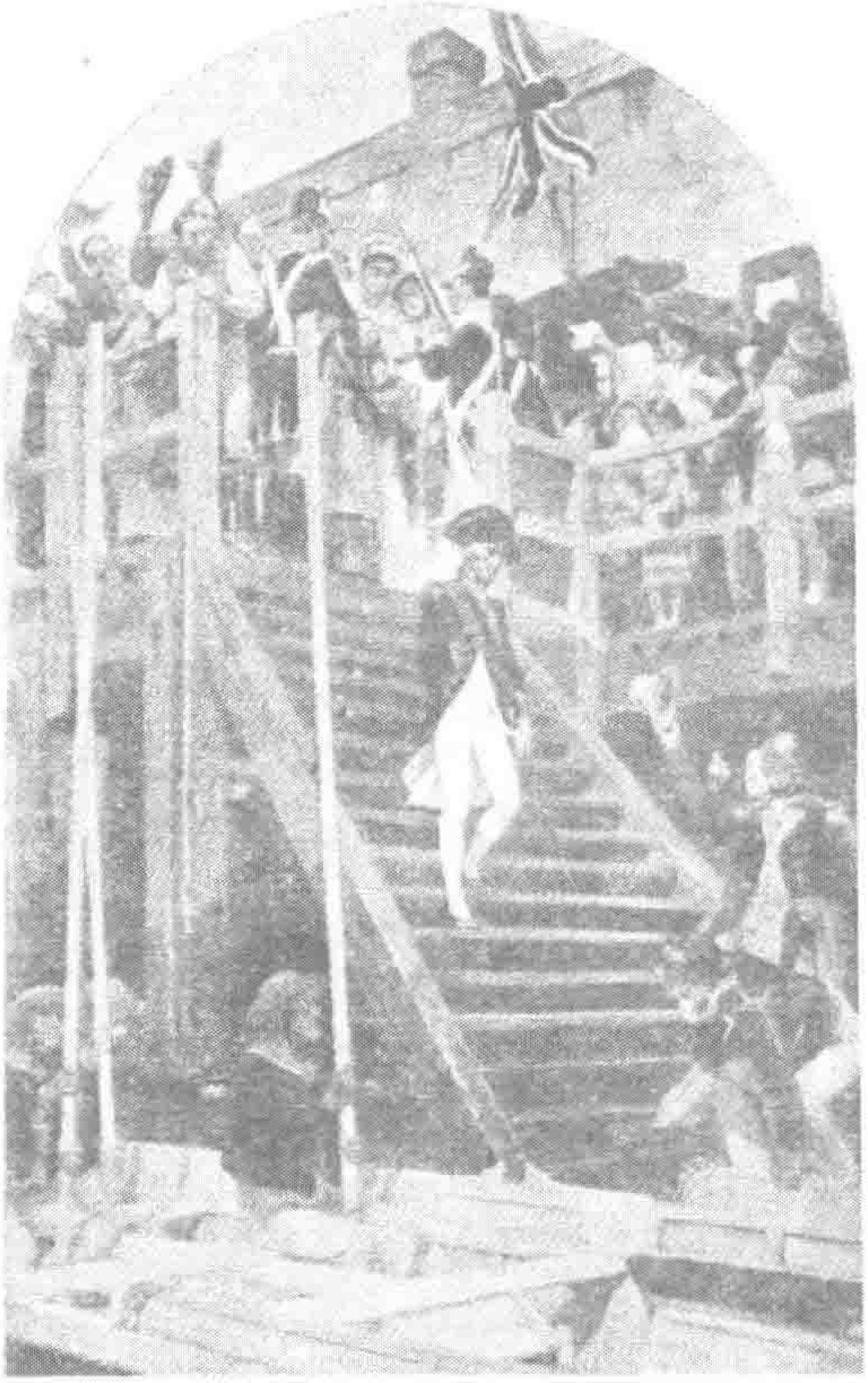
訓練隊伍的手溜彈兵（Grenadiers）：這是一六八五年從六個師團中選出最高最精明的一團人組合的，他們的功用是打先鋒，衝頭陣，向敵人投擲手溜彈，然後佩上槍頭刺刀追上去肉搏，他們的帽子上面有倫敦城的徽誌。

皇家砲兵師團：每次英軍出征時，總有一隊隊的砲車助戰，以前統由兵工署長於每次出征前臨時組合班師回國之後

當時卽解散，直到一七一六年纔成立這砲兵團（Royal Regiment of Artillery）這裏所表演的是當日所用的砲一架砲兵軍火車一具可以搬動鐵匠用的風箱和火爐。

皇家海軍：這是納爾遜時代的海軍，是英國海軍史當中最光彩的一段。這以前數百年，英國的海上威力已經發展到極高峯，西班牙和荷蘭的海軍力量已被抑低，全仗納爾遜來領袖海軍擊破英國的唯一勁敵法國，那時除了這三個國家的海軍而外，尚無其他優强的海軍國。

一八〇〇年：這一年因爲拿破崙的聲威震懾全世，英倫三島時刻有遭侵襲的危機，義勇軍的根基卽於此時奠定，一時舉國皆兵，公民咸起執戈，每一城市鄉鎭都組成一隊伍，練習作戰；倫敦自然是這個運動當中的領袖，以下便是倫敦所組織的各代表隊伍：



納爾遜將軍於一八〇三年在卜資茅塞下岸赴「維多利亞」旗艦時的神情

（甲）名譽砲兵隊的步兵：倫敦訓練的隊伍中有一部份軍官訓練團經過二百五十年服役的歷史，這時脫穎而出；至一七八一年改組而成步兵及砲兵各一團，迨義勇軍成立，這步份隊伍便成爲該軍的高級幹部，這裏表演的是一隊人，穿着一八〇〇年所採用的服裝。

（乙）皇家威斯敏施義勇軍：這裏表演他們穿着一七九七年的制服，這部份人的習尙和風氣，夾雜着倫敦和威斯敏施輕騎及皇后的皇家義勇軍的各種風尙沿革下來，傳統給今日的皇后威斯敏施及公民步槍團（Queen's Westminster and Civil Service Rifles）了。

（丙）白蒙賽義勇軍：這是在白蒙賽（Bermondsey）和羅塞海滋（Rotherhithe）兩個地方所召集的義勇軍協會及師團之一，專司國內防禦的職務，成立未久，卽合併爲塞雷第一師團義勇軍。

（丁）忠勇南渥（Southwark）義勇軍，是一七九八年組織的，軍容很整齊，到一八一四年解散。

（戊）名譽砲兵隊的砲兵：這部份的起源在一七八一年，

四二一—三五五

倫敦市政府贈與該隊銅砲兩尊，不得不徵集兵士使用。這裏表演的一隊人帶着一尊這種砲是一八〇三年倫敦市參議員寇悌爵士爲追念該團在一七八〇年在戈登叛亂時的功績而贈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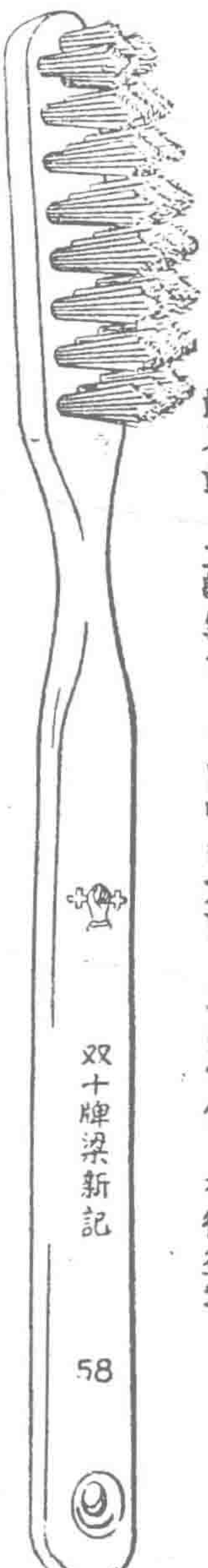
（己）肯白蘭大公的『銳射』義勇軍團(Duke of Cumberland's Corps of Volunteer Sharp Shooters)，這一隊步槍能手是一八〇三年倣照那著名的步槍團（Rifle Brigade）組織的，他們的使命是在步兵陣線的頭前掃射，個個都特別加以訓練成爲射擊的好手。其他的義勇軍組織一八一四年都歸解散，獨於這一單位繼續存在，改組爲一步槍射擊會。一八三五年維多利亞公主（後襲王位）担任該會贊助人，一九〇八年遂更名爲維多利亞后步槍隊，至今存在。

（庚）皇家海軍，承平時代的海軍。當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汽機之用漸見昌明，帆船消滅，海軍的人材日見進步，並非是在忠勇幹練毅力方面有什麽不同，乃是在智識，自恃力及自尊心幾點上較前大有長進。最初時期的制服，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直到一七四八年纔有軍官的制服，一八五七年兵士始穿同樣的服裝。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服色多少是根據風尙，和各軍官的個人意向，藍色始終是海軍軍人歡喜的，直到最近，這纔成爲制定的服色。

（辛）皇家海軍砲隊義勇軍，是今日皇家海軍義勇軍後備隊的前身，於一八七三年由帝國及屬地的各隊連合組成，至一八九二年解散，後來又在澳洲成立。拳匪之亂時，八國聯軍進迫北京，這部份人曾協同海軍，在中國作戰。

雙十牌

五十八號牙刷



近世紀最新發明的牙刷。刷頭低斜。係擦大牙最深裏處。刷毛高低。能擦牙面牙縫內外整潔。用時同梁新記總經理的（奇士美牙膏）擦牙。齷齪牙齒。立即雪白。口內呵氣如蘭。二美俱備。相得益彰。

總行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工廠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四二一一二五六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六）

秦瘦鷗譯

六　一件天外飛來的暗殺案

路易士朗德低下頭去，向那個才被他打倒在地上的可恨的傢伙看了一眼，他的身子直僵僵地躺在水門汀上，一動也不動，朗德心裏原有的一種憎恨的感覺，不由立刻變成了一種恐懼的情緒。他竭力放大了胆子，向街道那一邊瞧着：貼對面就是一位醫生的診所，——一盞不很明亮的紅燈很淸楚地宣示着那屋主的職業。——門是敞開在那裏，有一個人正在門框下站着。他想要不要去找那個醫生來，給躺在地上的傢伙看一看呢？但他立刻就覺得不妥，因爲他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不顧啊！於是他便急急沿着那一帶高牆逃走，差不多已走上那條通鐵道的小路了，突然他發覺前面出現了一個模糊的人影，很像警察的模樣，而且正從自己劈面走來，慌得他忙着向四下裏找尋出路；在他的左邊有兩座很闊的木門，在一座門的中間，嵌着一扇小小的偏門，他一時慌得亂了手脚，便不顧一切的伸手過去亂推。總算他的運氣特別的好，這一扇小門竟沒有鎖上，不消一兩分鐘，他便在門的裏面了，隨手還把門門拉好；那個警察從外面走過，竟完全沒有發覺。

其時長警哈德福的腦海裏，正在預備一篇冗長的演說稿，因爲他所住的那一所小公寓裏，不久又要舉行房客會議了，所以哈德福必須早爲準備一篇動人的演詞，好讓他的鄰居聽到一些有益的教訓；也就爲這樣，他的心神便無暇再注意在他四周的事物上了，否則朗德或許未必會這樣容易的逃出他的視線。

就在同一個時候，附近却還有一對很疏忽的眼睛，那是屬於一位名喚哈萊倫康的脚色的，他的永久的職業就是偷竊，此刻他正躲在街道對過的一座凹得很深的門框下面；照理說，他是應該看見朗德的，可是大概因爲他一心注意在長警哈德福的身上，所以來不及再顧到別人了。這一晚，他的目標是東方運輸公司的第七號棧房，只要守到長警哈德福走完了這一段路再回轉來之後，他就可以開始動手了。

他一眼不霎地看定着哈德福的遲緩的步伐，身子更朝裏面縮進了一些，因爲這個門框凹得很深，他不但可以完全不淋到一些雨水，而且絕對不致給別人發覺；他把一具專供撬開門鍵用的鐵器，從右邊的口袋裏移到了左邊的口袋裏去，覺得這樣比較舒服一些。

哈德福現在已走得距離那個穿晚禮服的人不到十步路了，

他正在人行道的中央站着低下頭，用一條手巾揩拭他的衣服上所沾到的泥跡；這時候哈德福的腦神經才從幻想中醒過來了，重復變爲一個值夜的警察。

「摔了一交是不是，先生？」他很客氣地問。

那個人便旋過頭來向他笑了一笑，倒是一個面目很清秀的小夥子；可是他的笑却顯然是很勉强的，不但他的雙手抖得很厲害，就是他的嘴唇也完全灰白，跟他那一張漲得通紅的臉龐湊在一起，便格外的觸目。說話的時候，呼吸也非常急促，每說一句話，似乎都很吃力。因爲才下過雨的緣故，他上身的衣服上已沾到了一大塊灰褐色的泥跡。他又囘頭去向他自己方才走來的那條路上看了一眼，不見有什麼人，態度就似乎馬上安定了許多。

「我眞是摔了一交嗎？」他顯得有些昏亂地說：「不錯，我想大概是這樣吧！」

他又望哈德福來的那個方向看了一看。

「你可曾見到那個人嗎？」

哈德福也就忙着旋過頭去觀看，但這一條長長的人行道上，却半個人影也不見。

「那一個人啊？」他莫明其妙地問，那個穿晚禮服的人聽了，便立刻顯得很詫異起來。

「他是從你來的路上去的，照理說，一定應該打算你身邊經過啊！」

哈德福却連連的搖頭。

「但是，先生，我一路上委實不曾碰到過誰。」

這個嘴唇灰白的人聽了，彷彿分外狐疑起來。

「他可曾幹過什麼事嗎？」哈德福問。

「他可曾幹過什麼事嗎？」這一個奇怪的脚色倒是最歡喜把人家說的話重複一遍的，而且語氣之間，充分透露着輕視的成分。「他在我下頦上打了一拳，這就是他所幹的事了！我沒法便裝了一次假死。」他又勉强發了一笑。「想必他也受驚不淺了！」

最後的一句話他說得特別的有力，長警哈德福也漸漸感到興趣了，便很注意地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想控訴那個傢伙嗎？」他透着極度熱心的神氣問。

那被問的人却正在拉整他那白色的圍巾，一聽便把腦袋搖了幾下。

「如果我眞想控告他的話，你以爲你就立刻可以捉到他嗎？」他用着很尖刻的語氣說：「不，還是讓他去吧！」

「你不認識他嗎，先生。」

長警哈德福已經有一個多月不曾經辦過一件案子了，因此

雙手委實癢得很，極想就把這一件事兜攬過去。

「不，我很早就認識他的。」

「這裏壞人的確很多。」哈德福竭力想跟他敷衍。「大概總是一個喝醉了酒，毫無——」

「告訴你，我很早就認識他了！」哈德福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個人便覺得不耐煩起來了。

一面他就把手伸進衣袋去，取出了一隻銀製的烟匣來；長警哈德福眼睜睜地看他抽出一支捲烟，燃旺了火吸着，兩條手臂的顫抖却還沒有停止。

「這一些給你買盃酒喝吧！」

哈德福側過了頭，忙着把那穿晚禮服的人所授給他的錢推開。

「對不起，我是向來不會喝酒的！」他很莊嚴地說，一面把身子歪過一些，做出就想走的樣子。

那個嘴唇灰白的人突然又解開了外衣上的紐扣，伸手進去，撫摸他那馬夾上的幾個口袋。

「失落了什麽東西嗎？」

「沒有，」那個人很安慰地說。

他輕輕地打嘴裏吐出了一串白烟，然後又向哈德福點點頭，兩個人這才道了晚安各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那個穿晚禮服的人走得非常的慢，好半晌才走到東方運輸公司的門口，那裏另有一截短短的舖着石子的小路，和街道分隔着；那躱在對面一家門框下的竊賊遠遠地看見他從嘴裏取下了半截吸剩的烟尾，丢往地下去，又用脚尖踐踏了一陣。可是隔不到半分鐘，他瞧那個人的身子突然一晃，雙腿便像瘋癱一樣的挫倒了，接着又是撲的一響，全身已在人行道上縮做了一團。

倫康先生原是最會利用機會的人，他瞧這個人一倒下去，顯然像是喝酒喝得大醉的樣子，便覺得有一個天賜的機會已臨到他頭上來了。他向兩邊望了一望，便急急踮起脚尖，用着很輕快的步子，穿過馬路去；可是他却沒有注意長警哈德福正在向這邊走過來，因爲那一圈高牆的黑影，已把哈德福的全身掩蔽了。倫康很敏捷地解開了那倒在地上的人的上衣，只二三十秒鐘便從他衣袋裏摸到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皮夾連日記簿，另一件是一隻掛錶；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瞧見哈德福了。「人贓並獲」和「因竊盜嫌疑而被捕」情形當然是完全不同的，倫康便來不及的舉起右手，把那才得到的兩件贓物丢進了東方運輸公司的高牆裏去，一面急急逃走；可是走不到十步路，一條代表法律的手已在他肩頭上緊緊抓住了。

「嗨！逃到那裏去？」一聲他所聽慣了的最可怕的喊叫，又送進了他的耳朵來他還想勉强掙扎，然而有什麽用呢？倫康先生枉可做了十幾年的小賊連吃官司的第一個訣竅都不知道！——乖乖地隨着人家走委實要比妄圖掙扎好得多咧！

哈德福抓住了他的衣領，緊緊地把他的背部捺在牆壁上。同時又有另一個人從街的對面走過來了，哈德福一瞧，原來是個熟人，於是他就記起那個躺在電桿木下面穿晚禮服的人了。

「大醫生，那裏有一位先生似乎已受傷了，你可以先給他看看嗎？」

馬福特醫生也是目見那個生客跌倒的，便站到他身邊去，俯下身子，很謹愼地察看着。

「你給我安靜些，好不好？」哈德福很着惱地對那還想掙扎的小賊說。

他一面還把警笛放在嘴裏狂吹發出很尖銳的聲音。

「好吧！看你把我捉住了怎麽樣？」倫康也知道再掙扎是沒有用了，便這樣悻悻地說。

接着，長警哈德福就聽見那個灣着上身在察看地下那個人的馬醫生，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呼來。

「長警！——這個人已經死了！——是刀子刺死的！」

他把兩條手舉了起來伸給哈德福看；從街燈的光芒下，他可以看見馬福特的雙手已給血染得通紅了。

督察長歐克恰巧就在街角上的一家小酒店前徘徊着，想等待幾個可疑的人物，一聽見警笛的聲音，便飛也似的奔過來。同時船塢區內每一所小屋子裏的居民也都聽見了，大家頓時騷動起來，無論男的女的，都不願意失去一場怪刺激的好戲，寧可不睡覺倒沒有關係。待到知道是一件暗殺案之後，他們便格外興奮了，立刻一羣一羣的跑到街上來，像出洞的老鼠一樣；在大隊警察趕到以前，差不多已打就一圈人牆了。

歐克先去打了一個電話給本區的法醫，待他回來的時候，馬福特醫生正蹲着身子，就在長警哈德福替他捧來的一盆冷水裏洗濯他的一雙血手。

「梅遜也在局子裏，他立刻就要來了。」

「喰！歐克，把我抓住了是什麽意思呢？」

倫康用着含有怒意的聲音喊，他的衣服已給警探們扭得很散亂了，站在兩個又高又大的長警中間，神氣顯得非常狠狠，可是他的火性却還沒有平下去，眼睛惡狠狠地看着四周的人。

「我沒有做過什麽事嗎？有沒有？你總應該知道咧！這個傢伙什麽理也不講，就把我扭住了——。」

「閉嘴！」歐克並不十分粗暴地說：「再過十分鐘，梅遜先生就要來了！」

倫康不由嘆了一口氣。

「哼！」他聳了聳肩膀說：『「富於同情心」的梅遜也來了。今天晚上，倒眞是一場勝會！』

偵探長梅遜這一晚湊巧走到這裏一帶來巡查，當歐克打電話上區分局去報告的時候，他正坐在局裏休息；一會兒，梅遜便搭着一輛很大的公事車來了，除掉幾個偵探之外，另有一個年紀很大，性格相當暴躁的法醫也跟了他同來。

路特醫生的所以要在警隊裏當法醫的緣故，實在並無其他理由，僅僅因爲工作最輕，收入又最豐滿；他是一個單身漢，手裏有不少的股票和存款，生活原來已經不成問題，可是他還歡喜搭一些架子，當了法醫，他可以在街上受到警探們很莊嚴的敬禮，使和他同行的人爲之相形減色。

他以前也曾和馬福特醫生見過一兩次，便冷冷地向他點了點頭。馬福特醫生的混進這一件案子中來，實在是他絕對不贊成的；因爲他只是一個窮醫生，地位一些沒有，卽使路特醫生有什麼事要跟他的同行商量，無論如何也不會找到他。

他很小心地把那僵硬的屍體驗看了一番。

「現在當然是已經死啦！」他搭足了架子說，神氣之間，好像如果他能夠來得早一些的話，這個人是可以不死的。

「身上有一處刀傷，」馬福特醫生插嘴出來說：「一直穿透——」

「是的，是的。」路特醫生馬上透出了很不耐煩的樣子。「當然嘍！還會有旁的原因嗎？」

然後他又回頭去向偵探長說：

「死了！我還要再仔細驗一下，顯然是受了刀傷，或許一下就致命的！」

他又改問馬福特醫生：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你就在這裏嗎？」

「是在發生以後，」馬福特說：「大概一分鐘以後，——也許還不到一些。」

「啊！這樣說，」路特醫生把兩條手插在衣袋裏，雙腿分開了一些。「你應該可以告訴我們一些——」

這時候，梅遜才開始說話了，他是一個禿子，眼睛裏永遠透着很幽默的神氣，說話的聲音很沉着，似乎是富於情感的人。

「不錯，不錯。請你說出來讓我們聽聽吧！醫生。」

他對於路特醫生的越俎代謀，一些也不着惱，反而覺得他那

樣莽撞的行動很有趣；其實祇要這件案子裏有路特醫生，他是常常會做出種種不在法醫職權範圍以內的事來的。

「請你說出來讓我們聽聽吧馬——」

「馬福特，」馬福特自己說。

「很好，馬福特醫生。當這件暗殺案發生的時候，或是發生了一分鐘以後，你就在這裏了，我相信你是一定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重要的事實的。不過，現在呢你心裏當然很慌亂！」

馬福特微微一笑，同時搖了一搖頭。

「我實在沒有什麽事可以告訴你，梅遜先生，僅僅是我親眼看見這個人跌下去的。」

「我現在還把這個人扣留在這裏！」現在說話的是長警哈德福，恭恭敬敬的向梅遜行着舉手禮，神氣非常鄭重，好像一個警務總監在接事之後，辦理第一件要公一樣。

梅遜却還沒有理會他，只自己走近那屍身邊去，用一支手電筒照在那傷口上。

「刀呢？」他輕輕地問：「這是我們必須找到的啊！」

「我們沒有看見過什麽刀。」歐克神情慘淡地回答。

「請原諒我，長官！」長警哈德福精神抖擻地說，身子站得比一個兵還要挺。「這裏我還扣留着一個人咧！」

梅遜這在發覺旁邊還有這麽一個恭而敬之的下屬，在等待他的回話，便定神向他打量了一下，從他的帽徽上，一直看到他脚下一雙又大又光亮的皮靴。

「就送到他局子裏去吧！」梅遜很柔和地說。

於是歐克走上來解釋了。

「我是特地把這個人留在這裏等你前來詢問的，長官。」

梅遜用一條小手指塞在左邊的耳朵裏，很不耐煩地搔摸着。

「很好，」他說：「一切的事都能夠完全照着規定的手續做，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區長，想不到你這一區裏倒有這許多絕頂聰明的警官！」

這是他向和他同來的本區區長希爾勃萊說的，可是勃萊這個人却一些也不懂得幽默的意味，梅遜說話中所含蓄的譏刺，他顯然完全沒有覺察。

「不錯，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他十分滿足地說。

梅遜又向躺在地下的那具屍體看了一眼，然後移過視線去，向那站在兩個警察中間的小賊望了一望，末了便又低頭去看那屍體。

「沒有刀……？你們可以在屍體上搜一搜啊！歐克，請你就動手好不好？希爾，請你幫助他，多謝你！」

接着，他又回頭去向那擠在四周的閒人逐一打量過去，人堆裏這才略略鬆動了一些，因爲也有幾個人比較的怕管閒事，惟恐梅遜會把他們傳上去訊問，便先自湊黑暗裏溜走了。

馬福特醫生默默地站在一旁，所有的警探都是瞧不起這樣的窮醫生的，連梅遜自已也彷佛已忘記他還在這裏了。

突然，歐克從那屍身下面拉出了一件東西來。

「在這裏了，長官！」

那是一個藏刀的鞘子，上面已沾滿了鮮血，手簡直不能拿；梅遜便從衣袋裏找出了一個舊信封來，很小心地把它裝了進去。

「刀也在那裏嗎？」

「沒有。」

「沒有刀？」梅遜抬起頭來，向那一圈高牆注視了一下。「也許已丟進裏面去了！」他沉思着說。

「請原諒我，長官。」長警哈德福再度挺直了身子說。

「等一等，」梅遜却回頭去看着馬福特。「現在，馬醫生，請把方才看見的一切告訴我。」

馬福特的突然被牽進這樣一件可怕的暗殺案中來，的確已使他自已覺得相當的窘了，因此說話不覺有些斷續。

「我從我的診所裏走出來，」他很慌亂地向對街一指。「就是那邊一所有紅燈燃在外面的屋子。我聽見兩個人在打架，……我想事前我彷佛還聽他們爭……吵……過，於是……我便退回屋子裏去，……取了雨衣和帽子……。」

「啊！這樣是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了，是不是？馬醫生。」梅遜很溫和地笑着。

現在，馬福特的心神已比較安定了，他也可以用微笑來答復梅遜的笑。

「並不如此，」他說：「在這裏一帶，打架眞是太不値得注意的事了。我的目的是要去出一次診，——接生。待我第二度再走出來，那個人已跌倒了，正當我從馬路中央走過去的時候，這一位警察已捉住一個人了——。」

「慢一些！」梅遜很尖銳地說：「你說你瞧見兩個人打架，現在你還能記得他們的狀貌嗎？」

「不很淸楚了！」馬福特搖了一搖頭。「雖然他們就在我的診所對面。」

「這對於他們倒是很方便的。」梅遜帶着譏鋒說：「這個死的人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嗎？」

馬福特却也斷不定，他只能說大概是對的，不過有一點他可以斷定，那就是兩人中間有一個穿着晚禮服。

「你可認識他嗎？」

馬福特又是一陣搖頭。

「我想他從前是多分沒有上這裏來過的，今天以前，我始終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人。當我瞧見他躺在地下的時候，還道就是方才打的一次架的結果咧！」

梅遜輕輕地吹着口哨，眼睛看在馬福特的頷下，馬福特以爲自己的領帶鬆開了，忙着用手去拉整；然而這是梅遜的習慣，馬福特的領帶事實上一些他不會鬆開。所以有時候人們都叫他「富於同情心的梅遜。」

「哈德福！」他把那個長警叫了上來。「你又看見了些什麼呢？」

哈德福先是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

「長官，」他用着最準確的拼音說：「我先看見死者——」

一種不快的感覺立刻從梅遜臉上透露了出來，他對於這種說話太嘮叨的長警，却是向來不表同情的。

「不錯，不錯，我的孩子！可是現在你却不在法庭上啊！你不必稱他爲「死者，」隨便你怎樣稱呼他都行！讓我問你：在他跌倒以前，你就看見他的嗎？」

長警哈德福又行了一個舉手禮。

「是的，長官。我先見過他的。當我在這裏走過的時候，他把我喚住了，問我有沒有瞧見一個曾經和他爭吵過的人，我便回答他說沒有。」

「他可曾告訴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嗎？」

「不曾，長官。」

「他可曾說過別的話嗎？」

長警哈德福默想了好一會，然後才把那個嘴唇灰白的人在未死以前和他互相問答的一番話儘可能地複述了出來。

「你竟沒有碰見那個毆打他的人嗎？——我的意思是問你方才可曾一心想在你今晚回去可以喝到的啤酒上面嗎？」

哈德福差不多就想來一個暴怒的答復了，但他終於竭力嚥了下去。

「沒有，長官。隔了幾分鐘，我又打這條路上走回來了，便發現他已仰臥在這一支電桿木的下面同時我瞧見另外有一個人正想逃走，因此我便把他拖住了；過了一會，馬福特醫生也從街的對面走了過來而我也把倫康緊緊地扭住了，因爲他還拼命的想逃走。」

「啊！不是這樣的！」倫康高聲地說。

他開始運用他的卓越的口才了：他說因爲家裏有人害病，所

以急着想跑去請一個醫生。

「在你碰到他以前他已經早就在地上躺着了。這就是你要說的話嗎？是不是？」梅遜問。

這個小賊不但眞想這樣說，而且一再起誓聲明他所說的確是事實；他還在人叢裏指出一個手裏提着一口洋鐵罐的女人做他的見證。這女人起初還想否認，但窮苦的人所常有的那種正義感終於激動了她，使她不顧再自私，於是兩個警察便把她帶了上來。她的神氣顯得很正派，一上來就說她先看見那個人跌倒，接着又見倫康走上去。她對於倫康的爲什麼要走到那個人身旁去的動機，即使心裏有什麼猜疑的話，她也很聰明地忍住了沒有說出來。

梅遜一眼不霎地看了她半晌。

「你的罐頭裏是什麼東西啊？」

罐頭上是有一個蓋的，她的原意本不想把實情告訴梅遜，可是她也懂得應該遵守法律的道理，便立刻說了眞話。

「啤酒。」

現在，梅遜好像已把一切全忘掉了，那個躺在他背後的死人，那個被扣留着的小賊，以及凶手公然沿路殺人的事實，彷彿一概不爲他所注意了！

「啤酒？這倒是很奇怪的啊！」遠處有一架大鐘很淸楚地打了十點半。「在十點半鐘的時候，你爲什麼還要提着啤酒在街上走呢？密昔司——」

她是密昔司亞爾勃脫。對於啤酒這一點，她拒絕作什麼說明，祇用含糊其詞的語句說，這是她預備帶到家裏去的。其時人堆裏已起了一陣耳語，多數是同情這個女人的評論，甚至還有幾個富於反抗性的人躲在黑暗裏高喊着：「不關這女人的事！」「快把她放走！」全世界各處，凡有類似的情形發生，警探們總不免要聽到這樣的抗議的。

那個屍身還在電桿木下躺着，歐克等一班人正在很忙亂地搜查他的全身。長警哈德福却默默地站在一旁，他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須向梅遜說，甚至他覺得這是本案中最重要的關鍵，可以掃盡所有的疑雲。

於是他便毫不遲疑的開口了：

「長官，我要報告你方才我曾眼見這個人把什麼東西丟進這牆圈裏去的。」

梅遜重復又向那圈高牆看了一看，似乎要它證明哈德福的話是否眞實。

「你是說倫康嗎？」他斜眼過去，看着那小賊把頭一點。「先

把他帶走，讓我回到局子裏去再問他！」

倫康先生便給兩個警探挾走了，一路還不停的在咒罵；這種幹過多年竊盜生涯的傢伙，有時候眞是很倔強的，任何刑罰他們都能慨然承受，連眉頭也不皺一皺。

「我也要請你上局子裏去走一遭，太太。」梅遜說。

密昔司亞爾勃脫聽了，險些嚇得一失手，把那罐頭也丟掉；她是一個已有四個孩子的母親了，而且一生一世也沒有進過警察局。

「給你學一些乖也是好的。」梅遜似乎很同情地說。

另一輛救護車來了，那是很舊式的一種，還是用人手推的。接着又來了一輛公事車，滿載着拍照相的人，滿面笑容的指紋專家，和蘇格蘭警場紀錄處的許多警官，於是一場聲容並茂的暗殺案，便由緊張而歸爲平淡了。

「這是一件很單純的暗殺案，」梅遜慢慢地向那一輛汽車走去，一面對他的屬下說：「祇有一兩點很奇怪。」

就在這時候，人羣裏突然擠進了一個女人來，最初，梅遜還道她是一個小姑娘，可是待到她一走進光亮的所在，便發覺她離開少女時代已經很遠了。她的臉色灰白，眼睛睜得又大又圓，顯然已受了極度的驚嚇，顫抖的嘴唇張開了好半晌不能說出一句話來，祇呆呆地看着每一個人。馬福特醫生正站在黑暗裏，很詫異地注視着她，因爲他認識她就是溫司頓羅娜，一個沒有固定職業的女人。

「是——他嗎？」

她的聲音起初好像有些怨恨，但終於變爲哭泣了。

「你是誰啊？」梅遜直挺挺地站在她的面前。

「我是——我就住在這裏近邊。」她顫抖着說，一句話要說出來比什麼都吃力。「今天晚上，他來看我……，我便……警告他，教他……小心。你要知道，我丈夫……的……的性格……我是知道的……，他是一個魔鬼……！我多少知道一些！」

「你的丈夫殺死了這個人嗎，是不是？」

他立刻想走上去看，但梅遜竭力把她拉住了。這個女人在過度恐怖的刺激下，力氣已像一個壯漢一樣大，梅遜差一些拉不住她。

「靜一些，靜一些，我的好姑娘！也許他根本不是你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什麼呢？」

「陶納爾——」他又自己噤住了。「讓我去看一看他可以嗎？……停一會我就可以告訴你了！」

可是梅遜却一定要照着他自己的習慣，一步一步的依次做

過去。第一步他先要確定事實。

「你方才說這個人今天晚上來看你，你便勸他小心提防你的丈夫現在請你先告訴我，你的丈夫可是也住在這裏附近嗎？」

她莫明其妙地望着他，梅遜便知道她方才並沒有用心聽自己的話因又對她重說了一遍。

「是的，」她說聲音裏很有些輕蔑的意味。

「他到底住在那裏，他的名字又叫什麽？」

溫司敦太太的身子却只是忽左忽右的亂轉，接着又俯下上身，從梅遜兩條張開着的手臂下看過去，張望那個躺在地上的屍體。

「讓我瞧一瞧他吧！」她請求着。「我決不會昏倒的……。也許實在不是他，我想一定是另一個人。讓我瞧一瞧他吧！」她的聲音已擴大到狂喊的程度了。

梅遜便向歐克點了點頭，歐克就走上來，扶着她走到那電桿木下面去。屍身是一半躺在光圈裏，一半躺在黑暗中她低下頭去看着，一聲也不發，張大了嘴唇但什麽話也說不出來。隔了好一會——

「陶納爾……這是他幹的好事啊！……那個畜生！……那個凶人……！」

她突然昏過去了，歐克覺得她的身子像失了重心似的望後面倒下來，忙竭力把她抱住。船塢區的居民竟又意外的看到了一幕臨時加演的好戲，他們覺得這一晚不睡覺眞是毫無遺憾的了！

梅遜向四周看着，一看到馬福特，便向他招了招手。

「可不可以請你幫助他們，先送這個女人上局子裏去？我想這祇是暫時的昏暈，停一會總可以醒過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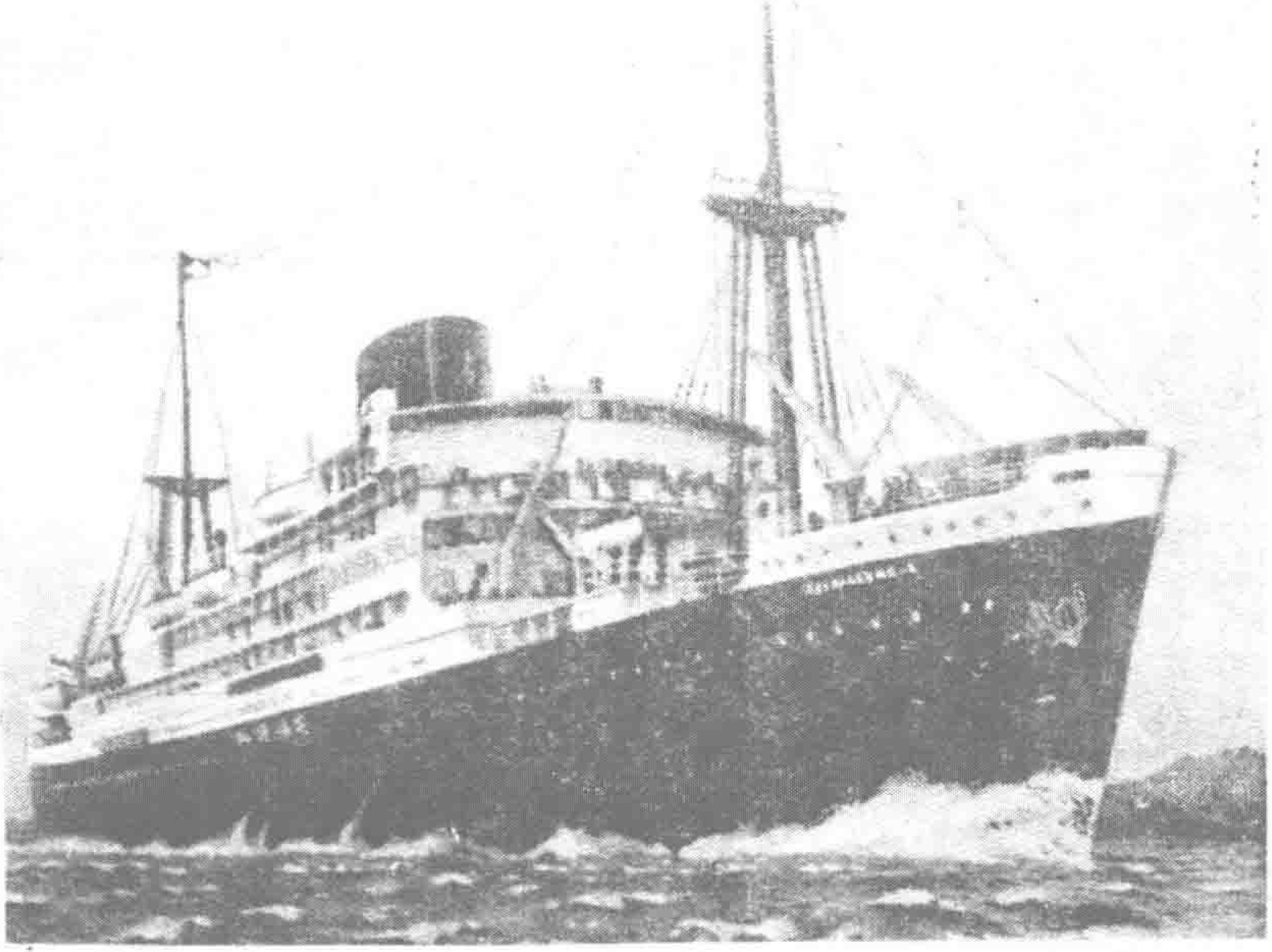
馬福特勉强應承了，他和另一個警探便一同把那女人抬上了最近的一輛公事車去；當車子開到北新路底一家藥房門前的時候，他便喚住了車子，打發那個警探去打開那家藥房的門，可是他所得到的藥，竟不能使那女人囘復知覺直到警察局，她還是昏迷着，一些聲音也沒有。

梅遜一面在街上等候那輛汽車，一面又在左近仔細察看了一遍。

「暗殺案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簡簡單單的暗殺案，一種是有花式的暗殺案。」他向那個很鎮定的區長勃萊說：「現在這一件就是簡單的暗殺案，沒有音樂，沒有花砲，既不在女人的屋子裏，也不帶一些別的糾紛，只是有一個人給刀刺死了。所奇怪的是分明有三個人在旁邊，却沒有一個人看見那個凶手，刀也沒有，動機也不知道，其他的線索更一無所有，連他的名字我們也不知道！」

『方才那個女人不是說「他是個魔鬼嗎」——』？勃萊插嘴着說。

「讓我們把這種鬼話丟開了吧！」梅遜馬上止住了他。「究竟是誰把那刀子飛過來把這個人刺死的呢？而且他又用什麼方法再把刀子收回去的呢？單是這兩點，已經夠我們思索了！」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萬鴉老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四二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四二一｜三七〇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下集）

張恨水

第四章　魚鷹的威風

你看見過在河裏捕魚的魚鷹沒有？它平常受着主人的訓練，棲息在漁船的船舷上，頸子上可緊緊的套着一個篾圈圈，什麼東西也不讓它吞吃了下去。甚至一隻小米蝦子，也是吞不下去的。可是它主人在船艄上一聲吆喝，在兩邊蜎縮着的它們，就噗通通，一齊由船舷的木竿上跳下水去。或啣着兩三寸長的小魚上船來，或啣着六七寸長的中等魚上來，或者一隻魚鷹所啣不動的，却由兩三隻魚鷹共同啣着，抬到船邊上，由它的主人撈了上去。因爲它們頸子上有那麼一個圈圈，習慣成自然，它們是只替主人翁捕魚，而不會想到把這捕到的魚，自由享受。必待捕得大魚，讓主人看着高興了，才把它頸子上的篾圈圈取消，給它一條寸來長的小魚解解饞。自然，這小魚也是它們在河裏捕來之物，並不會破費了主人什麼！然而這在魚鷹已是高興的不得了，昂着頭，伸長了頸子，很得意的樣子，把那小魚吞下去。而吞下去之後，其間不會相去一分鐘，主人又把篾圈圈在它頸子上套下了。那位收房租的陶先生，他的環境與生活，便和這魚鷹相去不遠。楊大個子夫妻，便是那長不滿二三寸的小魚，這小魚與魚鷹無仇，魚鷹捕了去，也討不着主人翁的歡喜，那又何苦做這忍心害理殘酷行爲呢？楊大嫂積忿之下，反唇說了一聲奴才，天理良心，那也是極低限度的一種反抗了。陶先生一氣走了之後，楊大個子便瞪了一眼向她道：你那嘴可稱得起是一位英雄好漢。楊大嫂子伸了個大拇指向他淡笑道：嘴是好漢，我爲人難道不算好漢？你以爲恭維那姓陶的一陣，房東就可以不收房租嗎？兵來將擋，怕他什麼？他天大的本領，也不過要我們搬家。這不會像你們和童老五辦的事一樣，還要預備吃官司。楊大個子道：搬家？搬家這件事，我們就受不了。現在房租一天貴似一天，搬到別處去住，決不會比這裏再便宜些。搬一趟家，丟了許多零零碎碎不算，挑來挑去，我也要躭誤了兩天生意。楊大嫂道：就明知道搬家要吃虧，我也不肯在奴才面前低下這個頭去。楊大個子道：你信不信？不是明日上午，便是明日下午，那姓陶的一定要帶了警察來。楊大嫂道：你放心，明日你還是去作你的生意，有天大的事，我在家裏抗着。楊大個子笑道：你不說這話，倒還罷了，你說了這話，我更不放心。他們一來了，你就要和他們頂撞，好來是一場禍事，不好來，更是一場禍事。楊大嫂子道：依着你，要怎樣才可以安心無事呢？楊大個子道：我們窮人，總是窮人，憑自己一身衣服，走在街上，也得

向人家低頭。於今實實在在欠着人家錢了，那還有什麼話說，只有再向人家低頭就是。楊大嫂笑道：你不用發急，明天你出去了，我也出去，躲他個將軍不見面。楊大個子搖搖頭道：若是房租躲得了，作房客的人都躲躲了事，還有什麼爲難的。楊大嫂皺起兩眉大聲喝道：那裏像你這樣無用的人說話？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們那只有作闊人的奴才了。我告訴你，這件事你交給我辦就是了。楊大個子見她板了個臉子，這話也不好跟着向下說。到了次日，楊大個子，也就把這事忘了，照着往日行爲，不等天亮就去販菜。楊大嫂子自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到了半上午的時候，那個姓陶的果然帶兩名警察來了。他先不忙着走進屋來，沿着牆在屋外面巡察了一週。楊大嫂子在屋裏聽到外面的皮鞋聲，心裏有事，也就早迎了出來。看到姓陶的後面跟隨了兩名警察，心裏便十分明白。她且不作聲，斜靠了房門框，向外面淡笑了一笑，心想，我看你怎麼樣？那姓陶的那雙眼睛，黑眼球微向外露，正表示着他爲人厲害。剛踏到門前，就看到那扇門板，斜了向裏，仔細一看，下面脫了榫，門斗子也裂着縫寸來寬。便冷笑了一聲道：好哇！房東還沒有向房客討房錢，房客已經拆房子了。我若是再遲兩天來，老實不客氣，這房子恐怕會沒有了踪影。楊大嫂子這才迎上前兩步，微笑道：陶先生，你不要把這樣的大帽子壓我們。這扇門是前兩天我們老板碰壞的，也是這兩天我們窮忙得很，沒有騰出兩隻手來修理。其實……姓陶的喝住道：你把房子拆了，你還說嘴。其實怎麼樣？其實是房門把人碰傷了，你還打算和我們要醫藥費呢。楊大個子那裏去了？楊大嫂淡笑道：陶先生，你厲害些什麼，我們沒有犯槍斃的罪吧？你以爲帶了警察來了，我們就不敢說話。姓陶的且不理她，回轉頭來，向站在身後的兩名警察道：你看看，她的口齒多厲害，一個警察走向前一步，對楊大嫂週身上下看了一看，因問道：你丈夫到那裏去了。楊大嫂子道：我決不推諉，他是個販菜上街賣的人，一大早不等天亮就上菜市去了。總要等着一兩點鐘才能回來。生意好的話，少不得在茶館裏泡碗茶坐坐，那回來就更晚。作小生意的人，多半是這樣，這決不是我的假話。警察道：假話不假話，我倒不管。現在有兩件事，你答應一聲。你丈夫不在家，你總也可以作主。第一是這房錢你欠下來兩個月了，什麼時候給。第二是你把人家的牆牆壁壁，弄成這一分樣子，你打算怎樣賠人家？楊大嫂道：房錢呢，昨天我老板就對這位陶先生說了，就在這幾天之內，送上一個月。他不曉得我們窮人的難處，今日又來催，我們有什麼法子？要說這房子讓我們弄壞了，我倒不敢賴。不過這土牆薄板壁的房子，前前後後，我們住了三年，那裏能保險沒有一點損壞？先生，你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地方有什麼好房子？房東那裏又肯將好房子把給我挑桶賣菜的人住。實在原來也就不怎

樣高明。這個時候要我們替房東整房子，就是整舊如新，整出一幢新房子來，我們那住在高大洋樓上的房東，也未必看得上眼。我自己也知道，是昨天沒有招待得陶先生好，言語得罪了他，所以今天要來找我們的錯處。那有什麽話說，我們還抗得房東過去嗎？不過我們要拼了坐牢，那就不肯拿出房租來了。而且我們這樣手餬口吃的人，你把我關到牢裏去，家裏不會積蓄個一百八十，更沒有錢出房租了。她這一大串話，弄得兩個巡警無話可說。不過他們來了，楊大嫂一點也不示弱，那縱然理由充足，也是其情可惱。姓陶的這便冷笑一聲道：憑你這樣說，我們來收房租，倒滿盤不是。我告訴你，我就知道你的頭難剃，特意請了兩位警察來幫忙。我想你丈夫是個男人，他倒也說不出話來，住了人家房子不給錢。那些賴債的詭計，都是你弄的，我就找你算帳。他說着，把一隻脚架在屋子間凳子上，左手將帽子向後一推，罩着後腦，露出了前額。右手伸了個食指，向楊大嫂亂點。楊大嫂反了兩個手背，將腰叉着，也正了臉色道：姓陶的，你不要倚勢壓人。我欠了你什麽錢，你說我賴債。姓陶的道：欠房錢不算債嗎？怪不得你不願意給。他說時，那個手指還是向楊大嫂亂點着。楊大嫂瞪了眼喝道：你少動手動脚，我是個婦人，你這樣不顧體面，我是個窮人還有什麽拼你不過的。你那件綫春綢夾袍子，就比我身上大布夾襖值錢。姓陶的向警察道：你二位聽聽，這樣子她竟是要和我打架。請你二位帶他到局子裏去說話。楊大嫂哈哈一笑道：我老遠看到陶先生帶了兩名警察來，就不肯空手回去，於今看起來，我倒一猜就中。這最好不過，窮人坐牢，是掙錢的事，家裏省了火食。不用帶，我會跟了你們去的。家裏有點事，讓我安排安排。姓陶的只說了一句話要她走，不想她竟是挺身而出。這倒不能在大風頭上收帆，正了臉色道：要去就走，不要嚕哩嚕囌。楊大嫂走到大門口，向隔壁叫了一聲劉家婆。那老婆子就應聲出來了。楊大嫂伸手到衣襟底下，在褲帶子上扯出一把鑰匙來，笑道：為了房租，交不出來，說話又得罪人。現在要去吃官司了。我鎖了門，大毛二毛散學回來，鍋裏有冷飯，請你老人家在缸灶裏塞把火，替他炒一炒，鑰匙就交你老人家。說着，隔了幾尺路，就把鑰匙拋過去。劉家婆接了鑰匙，緩緩走過來，向來的三位來賓，笑嘻嘻地點了個頭。因道：陶先生，你寬恕她一次罷。婦人家不會說話，你何必向局裏去。他們家欠的房租，當然要給，雖是遲兩天日子，他丈夫回來了，一定有句確實的話。你把她拿去關起來，錢又不在她身上，還是沒有用的。一個警察道：我們是和人家調解事情的，越沒有事就越好，無奈我們一進門，這位大嫂就像放了爆竹一樣，說得我們插不下嘴去。楊大嫂道：巡警先生，你說我話多嗎？根本你就不該來。警察是國家的警察，不是我們房東的警察。房東收不到房錢，他和我們房客自有一場

四二一—三七三

民事官司，他收到房錢，收不到房錢，你替他發什麽愁？這滿城的房東收房租，都要警察先生來幫忙，那你們連吃飯睡覺的工夫都沒有呢。你們是自己要找麻煩，那還有什麽話說？兩個警察被他說得滿面通紅，瞪了眼向她望着。姓陶的越是惱羞成怒，將脚在地面上頓着，拍了大腿道：這實在沒有話說，我們只有打官司解決。老人家你不用攔阻，你看她這張利口，我們在私下怎麽對付得過她？說着，還抱了拳頭，向劉家婆連拱了兩拱手。楊大嫂子更是不帶一點顧忌，將大門向外帶着。把那脫了門框斗的地方，還用塊磚頭撐上。然後反扣門搭紐，將鎖套上去。在門外台階上站着，牽兩牽衣襟，向姓陶的很從容的道：我們就走罷。那劉家婆站在旁邊，倒有些爲她發愁，只管搓了兩手。楊大嫂子向她微笑道：沒關係，反正這也沒有槍斃的罪。說着她先在前面走了。姓陶的緊跟在她後頭，兩名警察，也就在後面不發一言的跟着。剛剛走過門口這個院子，踏進巷子口，只見一個人臉紅紅的，滿額頭滴着汗珠子，迎到楊大嫂子面前來，抱了拳頭笑道：嫂子那裏去，我正有事要求求你呢。楊大嫂子對他臉上望着，話沒有問出來。他道：你不認得我嗎？我和楊大哥早提過了。我是三義軒跑堂的李牛兒。楊大嫂道：呵！是的，他和我說過的。你家嫂子發動了？我現在正答應着人家打官司，要到警察局去。李牛兒不覺伸起手來，搔着頭髮道：那怎麽辦呢？我事先又沒有請第二個人。劉家婆這就迎着姓陶的笑道：還是我來講個情罷。我們這位楊大嫂她會收生。這李大哥也是個手藝人家境不大好。請不起產婆事先早已約好了這位嫂子去收生的，所以並沒有去約別人。這個時候人家正在臨盆的時候，臨時那裏找得着人？楊大嫂子要是不去，那不讓這位李大哥爲難嗎？楊大嫂見李牛兒扛了兩隻肩膀，歪了頸脖子站在一邊，透看是十分爲難的樣子，自己覺得和姓陶的僵下去，倒是害了這個李牛兒，站在旁邊，就沒有作聲。姓陶的向大家臉上看看，微笑道：這事倒巧了。正當我要帶人到局子裏的時候，你的女人就要生孩子。大概這一所大城裏頭住着上百萬的人口，都靠了這姓楊的女人一個人接生。李牛兒掀起一片夾襖衣襟，擦了頭上的汗，笑道：我少不得要多兩句嘴。這位楊大嫂和你先生有點交涉，是不是差幾個月房租？姓陶的點了兩點頭。李牛兒將手在衣襟上搓着便笑道：那末，我有點不識高低，請求你先生一下。我是做手藝混飯吃的人，當然做不了這樣的重保。不過煩勞你先生到小店裏去一下，可以請我們老板做個保。所欠的房錢多少，請你限個日子，由我老板擔保歸還。姓陶的道：那個去找這些麻煩？而且我找她打官司，也不光爲的是要付房租。楊大嫂不能再忍了，不覺紅了臉，翻了眼皮道：不爲了欠房租，你就能叫警察到我家裏來找事情嗎？姓陶的道：我倒要問你，你憑什麽可以罵我奴才？劉家婆不

覺把身子向前一擠，橫站在他當面。因噯呀了一聲道：好雞不和狗鬥，好男不和女鬥，就憑她一句不相干的話，你值得生這大氣。是塊金子不會說成黃銅，是塊黃銅，也不會說成金子。你先生是金子呢，是黃銅呢？怕她說什麽？我看這位李大哥，實在也是急，你看他這頭上的汗。說着，這位老婆婆倒是眞的伸手在李牛兒額角上摸了一把。將手放下來伸着給兩位警察一看，却是濕淋淋的因道：人生在世，那裏不能積一點德。現在那李家嫂子，是等着在家裏臨盆，萬一躭誤了，大小是兩條性命。你二位不過替人了事的，不必說了，就是這位先生爲了出口氣，惹出這個岔事，那又何必？姓陶的和警察聽了這話，都挫下去一口氣。楊大嫂道：你三位不必爲難。只要你說明白了，是在那裏打官司，我一定把孩子接下了，自己投案。若隔三天不到案，我可以具個結，加倍受罰。察警道：你準能來？楊大嫂道：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到了日子不投案，你們可以到我家裏來找我。姓陶的那小子，還在猶豫，楊大嫂扯着李牛兒道：走！你府上在那裏，我們這就去。刀擱在我頸脖子上，我也要把這件事辦了。說着，一陣風似的，她就走開了。兩個警察不曾去追，姓陶的也不便單獨的趕了去。他只好向劉家婆叮囑兩句道：你在這裏，大小是個見證，她接了生回來，是要去投案的。哦！是的，我還沒有說是在那裏打官司，她就跑了。你轉告訴她，她到本區去投案就是。到了區裏，自然有人引她去打官司。劉家婆笑道：好的，我可以說到。不過你先生眞的和她一般見識嗎？還不是說了就了。陶先生道：說了就了？哼！他最後交代完了這句話，方才扭身轉去。劉家婆站在門外院子裏，倒是呆了很久。最後她合了巴掌對天望着，連念了兩三聲阿彌陀佛。到了下午兩點多鐘，楊大個子挑了菜夾籃回來了。見大門鎖着，便到劉家婆家裏來討論匙。聽到她把過去的話說了，便皺了皺眉道：我這個女人，眞不肯替我省事。給不了房錢，給人家幾句好話也沒有關係。她不要以爲這是一件風流官司，你是個女人，就沒有什麽了不得，照樣他關你過年半載。劉家婆道：旣是那樣說，你就想法子，把欠的房租給了罷。楊大個子開着房門，坐在門口一條矮凳子上，兩手按了膝蓋；只管昂了頭向天空上望着，遠遠的聽到孩子們叫着爸爸，正是大毛二毛下學回來了。手裏提了書包，上下幌蕩着。到了門口，大毛第一句問着：媽媽回來了沒有，警察不捉她去打官司吧？她是個九歲的小女孩子，穿了件半新舊的草綠色童子軍服，漆黑的童髮，像頂鳥緞帽子，罩在頭上。楊大個子就常常笑說着：破窰裏出好碗，沒想到我們挑菜的人家，生下這麽伶俐小姑娘。那二毛是個七歲小男孩，光了大圓腦袋，穿着藍布短夾襖褲，短褲子外，光了兩條黑大腿，打了赤脚，穿着一雙破皮鞋。臉上鼻子邊下，兩塊齷齪，像畫了個小花臉。這樣越發現着大毛團團的粉臉子，透着兩個漆黑的眼珠。

楊大個子左手接了她的書包，右手握了她的小手笑道：你怎麼知道警察要捉她去打官司？大毛道：這巷子裏面高年級的同學對我說的。中午我回來吃飯，還是劉家外婆炒給我吃的呢。她說不是到李家去接生，那早就跟着警察去了。爸爸，你不要讓媽媽去打官司罷。去了，他們會把媽媽關起來的。我們沒有了媽媽怎麼辦呢？楊大個子道：不打官司怎麼辦呢？欠了人家的房錢呀。大毛聽了這話，跑到屋子裏去了，不多一會，兩手捧着一個泥撲滿出來，兩手交給大個子道：爸爸，這裏面的錢媽媽原說拿來和我做一件新衣服穿的。現在我不穿衣服了，你拿去給房錢。那二毛在短襖子口袋裏掏出兩個小銅板來，將手托着，因道：我也出兩個銅板，我不要媽媽去打官司。楊大個子接着那個泥撲滿在手上，笑又不是，說又不是，只管發怔。等着二毛把兩個銅板拿出來以後，只覺有一股子酸楚滋味，由心裏直透頂門心，兩行眼淚由臉腮上直掛下來。突然站起來，舉着拳頭道：我滿街告幫，也要把房租弄出來，不能讓她去打官司。說到這裏，正好劉家婆站在門口，因向裏面望着，點了兩點頭道：你這話是對的，我們欠了人家房租，怎麼樣理也虧在我們這邊。你弄幾個錢，還了這筆帳也好。若是你沒有路子移挪款項，我倒有條路子指示給你。楊大個子聽了這話，自是十分歡喜，或者這也就是說天無絕人之路了。

上海冠生園重慶支店

門市部

粗細餅乾
各種糖果
中西名點
麵包果醬
旅行食品
各地土產

地址：民權路十四號

飲食部

高尚粵菜
杜候鹵味
太牢食品
大宴小吃
星期美點
牛奶咖啡

分銷處 民權路林森路 上清寺小樑子

南溫泉支店附設餐室及招待所復興路
昆明支店金碧路貴陽支店三山路